

長篇武俠小說

血濺青鋒

陳抱翠著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出版

血濺青鋒

全一冊
基本定價

著者

陳挹翠

挹翠

發行者

劉彙臣

彙臣

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經售處

青島	莘縣路市場	新明書報社
漢口	洪益巷	青藜書局
北平	楊梅竹斜街	新華書局
蚌埠	國貨路	三山書社
南京	敦教營	大陸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武俠
小說

血濺青鋒

陳挹翠著

第一章 石統帶陋巷逢怪客

遼東之名見之於史記，在漢書地理誌上說：「遼東遼西皆秦置，地廣民稀，漢有遼東郡；其地的大小，足當今遼寧一省之地，」按遼東二字的意思，在明都御史李承勛的征虜前將軍題記上說：「遼在中國爲中國極邊，自昔有天下者，多都秦晉，遼爲最遠，故取荒遼之地義而名遼。」

其地古爲東北大荒之境，自帝舜入之中國版圖之後，接青齊而名之爲營州，及至周封箕子，又爲過化之邦，自漢氏以降之後淪入東夷，凡歷遼，金、元，胡遼寢成胡俗，明朝朱氏再造寶區，始以四方之民，來實茲土，未幾煦濡浹深，禮樂文物，彬彬然矣。

然而自從滿人入關之後，其地卽多馬賊，又俗稱紅鬍子，千里遼荒，一鞭如飛，時三五成羣出沒無常，在每年的青紗帳起之時，尤形猖獗，殺人越貨，幾成爲司空見慣的事情，按馬賊的起源，實肇自明末，當明朝末年，閹宦專權，尤加政府誅求無厭，以致盜賊蜂起，民不聊生，於是北方豪傑之士，乃互相團結，自爲守禦盜賊，抵抗貪官污吏，以圖身家之安，其本旨原在保全人民，排行暴政，非如那般綠林暴客，只知道以殺劫焚掠爲能事可比，及自清兵入關代主中原之後，乃益肆暴虐屠戮人民，搜居財產，酷法虐政，橫征苛斂，較之明季尤甚，於是馬賊團體一變皆爲愛國志士，反抗政府日益

力，而北方人民之相率投馬軍以圖安身者日益多，馬軍與政府養成兩不並立之勢，相持以至於遲清未葉，其勢狂張，然間有不逞之徒，忘却本來志願，一變而爲殺人越貨無惡不作者矣。

誠然馬賊之中不乏身懷積憤，愛國志士，徒以世人以紅鬃之名震驚遼荒，遂目然盜黨。

這一天清晨，盛京將軍衙門剛剛散勤，值班的千總胡延禮正陪着同僚各營遊離都司，步出東門，打算各自分手回營，這時沿着東轅門的前路，突地奔來一輛轎車，駕駛的騾子由嘴裏直冒白沫，風馳電掣似的奔來。驚得清早上市的人紛紛的躲避，立時一片叱罵之聲，起自這座轎車的身後。

千總胡延禮此人甚是機警，一拉同僚開原遊擊金英道：「你瞧，這匹騾子不俛瘋了吧，什麼人這麼大胆，我們阻住他。」這開原遊擊金英，身軀偉岸，膂力甚大，並且武功也甚好，尙未答話，那匹騾車已風也似的馳近，這金遊擊一橫身，伸手揪住韁繩往前一探臂，這匹騾車停住，駕駛的騾子，被揪得頭向後仰嘴裏嘶嘶作聲。這金遊擊放出巨雷也似的聲音，厲聲喝道：「什麼人這麼大胆，竟敢直闖轅門，莫非不要腦袋嗎？」這一聲喝，那車把式趕緊一收韁繩跳下車來，剛叫得一聲「爺……」那胡千總上來就是一個大嘴吧，把這車把式打得一歪二斜，抱着臉躲到一旁，這胡千總罵一聲：「混蛋的東西，這是什麼地方，許你胡闖睜開眼睛看看！」車把式看樣子是個莊稼人，莊稼人都怯官，那裏敢出聲，只抱着臉「哼哼！」這胡千總剛想再上去踢上兩腳，那轎車內却已有四十多歲的人探出頭來一看，趕緊道：「別！別！別！是我！」那胡千總一回首，那人已一掀車帘子探出全身。這金遊擊眼快速忙放了韁繩，打了一躬道：「錢師爺……怎麼回來的這麼快？」那胡千總也吃了一驚，忙着與同僚步上一步，向這錢師爺行禮不迭。這時候那錢師爺的面上是非常的難看，在憔悴的面色上，兩

鬍小鬍子，更顯得焦黃了，陰沉着臉，伸腿下了這騾車。看了看車把式已順着嘴角流血。樣子非常恐怖。錢師爺回首向着胡千總一千人道：「怎麼着老爺們不許我上衙門了？」胡千總連忙陪笑道：「這實在是料不到的事，不知道是師爺坐的車，如果知道是師爺坐的車，我們天胆也不敢攔阻。」錢師爺只冷笑了兩聲，又復翻身上了車，剛坐定，又趕緊下了騾車向着金遊擊一千人道：「金老爺，我跟你打聽一件事在黑山附近可否有綠林人物嘯聚？」這金遊擊聞言一怔，遲疑了半晌，內中盛京將軍所屬第三營標兵統帶石玉道：「這黑山一帶並無綠林人物嘯聚，不過此地時常爲馬賊騷擾，不敢動問錢師爺，問這件事是有什麼事故？」

那錢師爺嘆了一口氣道：「諸位都是帶兵的人員，我竟忘了請教諸位，如今錢物盡失，人也被劫說他有什麼用處？」這石統帶和金遊擊一千人，同時大大吃了一驚，探首看了看這輛騾車，車子內除了一條破舊的墊被以外，內中躺着一位四十多歲的半老太太，估量着必是錢師爺的太太了，這一些人面面相覷了好一回，倒是金遊擊開口道：「不敢動問，您是在那裏被劫的，是否由錦州來半道被劫？」這錢師爺又嘆了一口氣道：「我這時候心裏急得要死，財物都不要緊，唯獨小女錦娘却不能不早點設法救出來，諸位不必先忙着問，等着還請諸位幫幫忙呢。」說着就催車把式趕動騾車，朝着盛京將軍衙門行去。這錢師爺朝着金遊擊點了一點頭剛剛舉步，那車上的半老太太這時却「哇」的一聲，隨後又抽抽咽咽的似乎哭起來。這錢師爺朝着車內道：「已經到了，妳還哭什麼，反正總能救出來的，急也無用。」說着騾車和錢師爺已走遠了，這金遊擊一千人大家低聲商量了幾句，也就各自散去。

翌日清早，這盛京將軍衙門循例升堂辦公，這金遊擊石統帶胡千總一千人，正在班房準備回稟日

例公事，這時一名戈什哈進了班房，朝看石統帶道：「將軍傳見。」這石統帶還抱着一支水燭輪，咕嚕咕嚕的吸着，一聽將軍傳見，心裏老大吃了一驚，連忙放下水燭槍，朝着這名戈什哈道：「將軍傳見有什麼要公？」這名戈什哈道：「將軍沒有說明，只說傳石統帶。」這石統帶望着金遊擊一千人，似要討什麼主意，可是這名戈什哈催促道：「統帶不必猶疑，反正也不過是聽幾句話。」這名戈什哈別看無官無階，却是將軍的隨路親兵，也俱有無上的權力，這石統帶不敢違抗。

連忙出了班房，跟着這名戈什哈到了將軍辦公廳的院內。那辦公廳內却還是靜悄悄的，素日姑班值勤的親兵等這時候還不見人影。石統帶猶疑之下，這名戈什哈竟帶着石統帶向右一轉，穿過辦公廳進了後院。這後院本是將軍的起居室也兼作爲會客廳，這時石統帶進了後院，就見將軍的親兵值立在屋簷下，一個昂首挺胸的，空氣非常齋穆。石統帶不知傳見有什麼要公，這名戈什哈道：「請先行止步，待我回稟將軍後，再行傳見。」石統帶諾諾連聲，就見這名戈什哈緊行幾步進了廳房，這院內的房子也非常寬大深遠，石統帶也沒看出廳內有什麼人，心裏非常惴惴不安，不多時，那名戈什哈出了廳房，立在階梯上向着石統帶招手，這石統帶連忙趨近身子，那戈什哈低聲道：「將軍傳見，須要小心。」這石統帶點了點頭，將衣褲整一整，就在四名親兵虎視眈眈的監視之下，隨着這名戈什哈進了廳房。

這時的盛京將軍是那殺兄奪位殘忍無雙的雍正帝，手下一名血滴子的堂弟，這時候年紀已有六十多了，過去也是一身武功，曾隨年羹堯征西，踏平金山，論功行賞，因係滿人遂封爲盛京將軍，其時年紀才不過二十多歲，不久年羹堯賜死以後，「狡兔死，走狗烹」物傷其類，這盛京將軍就欲掛冠返

山，稱病辭職，其時雍正帝自知手段過於毒辣，引起臣下反感，爲欲籠絡人心，始數下旨意命還盛京將軍，照舊供職勿負朕意，這盛京將軍只好在誠惶誠恐之下唯命唯謹的照舊供職，不久雍正帝忽然暴卒，這盛京將軍雖然不知道這雍正帝致死的真因，但道路謠傳這雍正帝是被別人割去了六陽魁首，在新帝尚未登位時，這盛京將軍已接得密令，飭命所屬官員，一體密查追緝囚犯，但這盛京將軍雖屬滿人，並不贊成雍正的這種毒辣手腕，又悲年羹堯之死，物傷其類，也只照例因循虛行故事而已。

此時這盛京將軍，仍照舊供職，唯年事已高，因此一切公事，全由一般幕友計劃襄理，錢帥爺便是其中之一。這時石統帶隨着名戈什哈進了會客廳。

在平常辦公時，這石統帶見了將軍也沒有什麼感覺表示，這一次這石統帶不知將軍獨傳他自己有什麼要公，心裏非常悚懼，低着頭不敢仰視，只隨着這名戈什哈的脚跟走了幾步，便立住了。聽得這名戈什哈道：「已傳石統帶進見！」說着身影向旁一閃，這石統帶微抬兩眼向前一看，就見這盛京將軍，綉衣輕裘，完全是便衣樣子，一部花白鬚鬚滿胸胸前，不怒自威。這石統帶趕緊趨行兩步，向上打了一躬道：「卑職第三營標兵統帶石玉參見將軍。」這盛京將軍微頷其首道：「這並不在公堂上，統帶不必多禮。」又回頭道：「來人給石統帶看座。」這石統帶又向上打了一躬道：「卑職不敢。」說着那名戈什哈已接來一把椅子，放在石統帶的身後。那盛京將軍道：「統帶不必多禮，這只是家常談話，多禮未免拘束了。」那座旁錢帥爺道：「將軍沒有什麼要公，統帶不必多禮，坐下了好談談。」這石統帶只好向上打了一躬，退到椅子前，側身微貼着椅沿坐定。

盛京將軍道：「今日獨傳石統帶，你可知道爲了什麼事情？」這石統帶趕緊立起身來道：「這個

卑職不知。」這盛京將軍回手指了指錢師爺道，「你和錢師鄭商酌商酌吧，這種事情我也不十分詳細。」石統帶回頭看了看錢師爺，這錢師爺攤手道：「你不必太多禮了，坐下好談。」這石統帶只好又復落座，將屁股往內挪了一挪，眼望着錢師爺，好似等錢師爺開口。這錢師爺好像很怔忡的樣子望着石統帶道：「統帶的貴處是否黑山？府上尙有什麼人？」這石統帶人才二十七八歲，至今還是一顆無辜無辜的光棍子，聞言怔了一怔，好似看透了錢師爺的機關，便很直爽的答道：「不謬，我正是黑山人氏，家中已經沒有什麼人了，就是有一個姐姐，也早嫁得樺甸去了，十多年不曾見面，至今我還是孤身一人。」這錢師爺立刻目光一動，望了望盛京將軍，盛京將軍微微點了點頭，隨即開口向着石統帶道：「統帶不必多疑，你可知我今天單獨傳你的意思嗎？」這石統帶似乎瞧料了三分，連忙欠身答道：「這個……這個卑職不知。」盛京將軍道：「今天的傳見你並沒有什麼意思，剛才統帶說你是黑山人氏以以就傳見你，這一問就證實了。」石統帶不知是什麼事情，心裏好像懸着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的，盛京將軍又接口道：「你可知道錢師爺前五天由錦州接眷，行抵黑州附近時遇到馬賊，不但將所有資財全數劫去，就是小姐錦娘也同時被劫。你是黑山人氏，總能知道在黑山附近有無綠林人物嘯聚，今天的傳見你就爲此事，你有所知可照實說說。」這石統帶聞言突地吃了一驚，遲疑半響道：「這個……統帶自從隨軍以來已有七八年不曾回到黑山去了，過去也曾有馬賊，嘯聚於黑山之南與打虎山交界的周家嘴子，不過他們這般馬賊的巢穴是隨時遷移，卑職也不敢斷定那般馬賊是否尙在原地，現在誰是當家的，卑職也沒有耳聞。」錢師爺道：「那麼你可知道過去的馬賊當家的是誰？」石統帶道：「這個卑職也不十分明瞭，只知道這當家的外號叫做百腳蜈蚣……」話說到這裏，那錢師爺連於

接口道：「那蜈蚣是不是一個淡黃面皮，年紀三十多歲，身形瘦長的人？」石統帶兩目一凝想了一下道：「不錯，那人果然是百脚蜈蚣，錢帥爺是否就是遇上此人？」錢帥爺道：「前兩天我行抵黑山，那時天色尙不十分黑暗，從那大道上來了兩騎健馬，彎鈴響動，就知道這是夥馬賊，剛想向道旁閃避，不料他們的健馬，就如追風逐電似的趕到，一句話不說，就將我砍了一刀背，將我砍下車來，將所有細軟以及小女錦娘一古腦兒劫去，我當時看清了內中就有一個瘦長清黃面皮的人，另一個馬賊口口聲聲的叫他三當家的，劫完了後，又踢了我一脚，並將我賤內扔下車來，驅着車子向黑山方面逸去，好容易我夫妻掙扎着走了十多里路，找了一家野店，休息了一天，雇了一輛車子回來。半生所蓄不算什麼，可憐我賤內只這一女，今被劫去生死未知，賤內的性命也許就此不保了。我已回陳將軍，將軍的意思就打算發兵剿山，但我恐玉石俱焚，或恐不是黑山附近馬賊所爲，沒的打草驚蛇。便那一夥馬賊劫持小姐遠揚，因想起統帶是黑山人氏，總能知當地的一切，故而獨見統帶問話，果然是那百脚蜈蚣所爲，就此好找了，敢問石統帶，你有什麼辦法。」

石統帶想了一下道：「當然發兵剿山，是第一要務，不過馬賊的行蹤飄忽，今日東明日西，很難有確定的巢穴……」又遲疑了一下道：「不過……不過卑職近又聞人言，那黑山附近的馬賊，四年前已改易了一名盜首，據聞原是關內人氏，攜眷逃亡遼東，意思好像是避仇，不知怎樣那百脚蜈蚣甘心屈居第三把交椅。江湖傳言那盜首名余觀海，是一名血性漢子，非唯武功卓越，而個性亦非常直爽，所立幫規亦較其他爲嚴，最嚴的一條幫規，就是不准奸淫，犯者死，所以這遼東馬賊都非常敬仰余觀海，推爲遼東巨擘，以卑職愚見，令愛的被劫，也許這余觀海毫不知情，假若冒然勦山，也許引起這

遼東馬賊的變亂，最好先派人暗中探訪，如實係余觀海的黨徒所爲再發兵勦山，使彼輩死而無怨，如非彼所爲，不妨招安，亦一大贊助，將來不愁這遼東半島安謐如恆。」

那盛京將軍聽了這石統帶的話，連連點頭道：「統帶的話果然頗有見地，不過派誰去暗中探訪呢？統帶也許知道不妨舉薦。」石統帶尙未回答，那錢師爺道：「我想這探訪的事情，非老於此道，並懂得江湖道上的人才不可。」石統帶道：「這當然。」錢師爺略一冥想，隨後抬頭望了望石統帶，這石統帶立時明白了錢師爺的心意，欠身向着盛京將軍打了一躬道：「關於探訪的事，卑職軍伍出身，只曉得衝鋒陷陣，對於探訪案件却是一竅不通，卑職可以舉薦一人，不知將軍能否容納？」盛京將軍手拈着花白鬚鬚點頭道：「這一層我也明白，不知你打算舉薦誰呢？」石統帶道：「卑職可以舉薦本府三班總捕快周益，足可以擔當此任。」

那盛京將軍「哦」了一聲，回首望了望錢師爺道：「錢先生你想行嗎？」錢師爺趕緊欠身道：「這個晚生也知道這個周益，早先也是個江湖人，不妨傳來宜諭將軍的意思，派令他去暗中探訪。」盛京將軍聽完了這錢師爺的話，即向旁邊那名傅石統帶的戈什哈道：「去到盛京府縣衙門，傳三班總捕快周益進見，說有緊急公事。」這名戈什哈「噢」的答應一聲，就想轉身，可是石統帶却趕緊起身向着盛京將軍又打一躬道：「這個請將軍且慢傳見。」盛京將軍眼望着石統帶道：「什麼？」石統帶且不回答盛京將軍，先行兩步橫身阻住這名戈什哈，這名戈什哈瞪了石統帶一眼，止住步子，石統帶滿面陪笑道：「老哥請稍候一下。」

說着回身走到盛京將軍案旁，探着身子向着盛京將軍低言了幾句，這名戈什哈眼看着盛京將軍，

趨先眉峯緊蹙，隨後手撚着鬚子梢微微連點了幾下首道：「哦！」這石統帶說完退後兩步，又朝着將軍打了一躬，盛京將軍就傳令暫不必傳見這三班總捕快周益，這名戈什哈不知什麼意思，只好仍退回案旁，照舊伺候，連錢帥爺也非常納悶。

不多時，這盛京將軍衙門，又循例散勤之後，這石統帶出了東轅門，叫同僚分手之後也不帶隨從，一個人步行逕奔大西邊門而來。

這大西邊門隔離盛京將軍衙門至少有二里路，這石統帶是軍伍出身，區區二三里路，不多時就到了。所幸這石統帶平時也知這三班總捕周益的寓所，就在這大西邊門內小水巷口，心裏猛然一動，暗叫「糟了」！想起這三班總捕周益，平常都是在班房內值勤，再不然就是在茶樓娼寮聽取手下捕役探手的報告，很少有在家的時間。這麼一想，打算撒身退出這巷口，恰巧這時一輛騾車，也要穿進這巷口來。這巷口本來並不寬敞，又加上石統帶是一個胖子，這騾子車一進巷口，也並不停留往前直衝，石統帶閃身不及，眼看要被車輪擠在牆上，所幸石統帶武功不弱，右臂向前一探，手指微然一拈正在急進中的車輪腳下一使勁，人就借力過猛，身子倒着又是一個急勁，腳跟剛一沾地，那匹騾車，照舊的往前直衝，這石統帶剛喊得一聲「不好」人就向後倒栽。在這千鈞一髮危急的當兒，石統帶就覺得一陣微風撲面括來，自己的身子就好像被人提了一把，仍然雙腳踏地，那匹騾頭正抵住胸前二寸許。在騾子頸項之下，却是個矮小的老頭正兩手抵住騾子的兩隻前腿。石統帶大吃一驚，連忙竄回兩三步路，那矮老頭却已回身，朝着石統帶含笑說：「對不起！使你老大哥受驚了。我這匹騾子雖然是畜牲一類，却最頑皮不過，少不得叫他向你老哥賠個不是。」說着石統帶就覺得眼前一晃，那矮老頭就似被人

提起似的，平空躍上騾子背去。兩條矮腿一夾馬背，兩手按住騾頸，嘴裏唵唵叨叨的道：「畜牲！畜牲！放了大道你不走，却走這條冷巷，我問你前面有什麼好東西？如今沖撞了貴人，你可知罪？還不趕快賠個不是！」說也奇怪，這匹騾子竟是前蹄撐住，後蹄高揚，向石統帶一連低了三次頭。這近乎拿著石統帶開心，可是石統帶也老於江湖，看出這矮老頭兩眼神光貫足，威稜逼人，是個江湖異人之流。

狹路賭這怪異，石統帶怎不驚異？趕緊向這矮老頭一抱拳，躬身一揖道：「老英雄別開這玩笑了，我石某好交武林同道，請下來到舍間盤桓盤桓。」石統帶這一揖，那矮老頭趕緊翻身下了騾背，牽住韁頭翻起兩眼望著石統帶道：「你老哥說些什麼？我小老頭一毫不懂。」石統帶趨前一步，躬身又是一個長揖道：「老英雄別再隱瞞行藏了，我石某也是江湖上混過許多年，已看出你老英雄，是個江湖隱逸之流。」

那矮老頭「哦」了一聲，直搖頭道：「哦！原來你老哥是看錯了人，我小老頭是個趕車的，那裏稱得起什麼英雄，江湖隱逸，那真笑話，別歪纏了，前面有人要雇我的車子呢。」說着一抖韁繩，又扯著騾頭往前直衝，前面地勢越來越窄，同時地勢也是一片斜坡，石統帶退了幾步，退無可退，明知這矮老頭是個江湖異人故埋行藏，安心在這老頭面前顯一顯武林絕技，又退了兩步路，騾頭一低，這石統帶伸手一點騾頭，兩腿往上一飄，人就凌空一個「鴿子雲裏翻」翻出丈多路，落足在這騾車之後，兩足剛一着地，就覺得右脚之下，軟綿綿的好似踏了一物，石統帶一低頭，後面牽騾的矮老頭嘆道：「我說呢！你沒有眼珠，怎麼踩了我的腳？」石統帶趕緊低頭一看，脚下却什麼也沒有，回身從

車旁往前一看，那矮老頭正抱着驢頭連拉帶拖，石統帶呆立了一下，覺得這矮老頭有點故意拿他開心的了，不由得氣往上騰，但明知道這矮老頭，一定武功精深，自己免不上再去糾纏自討沒趣，這一想也就無精打采的，打算回身出巷，誰知剛一回頭，那匹驢車竟突然的停在小飛狐周益的門前，矮老頭上了台階，「吧，吧，吧，」的敲了一陣子門，隨後嘴裏嚷道：「狐狸呢！還不快快出巢，難道要我小老頭兒，在這立到天黑！」

石統帶不由得停步看去，停了一刻，那小飛狐周益的兩扇衙門，却突然開啓，迎出門來的却正是小飛狐本人，石統帶覺得詫異，所幸自己尚未走出這巷口，否則又得到別處找去了，連忙回身走了幾步，想招呼這小飛狐，不想這小飛狐似乎沒看見石統帶，就立在這巷中，只管將這矮老頭很恭敬的迎進門內。石統帶趕行兩步，已聽得小飛狐道：「師父：你老人家大遠的來辛苦了，十多年沒見……」往下話音就寥寥了。石統帶趕忙超過驢車，一看那矮老頭和小飛狐已進了屏門，這裏石統帶也來熟了，當就毫不猶豫的進了衙門，那小飛狐回首一看，趕忙拱手道：「哦！石老爺，這來得巧極了，鄰家師也剛剛到來，請進！請進……」說着迎出屏門。石統帶面含笑望這小飛狐道：「周大哥！我小弟也是一步來巧了，竟已在巷口遇見令帥，不客氣，請你介紹一下，我想與他老人家談一談。」小飛狐道：「那好極了！」說着將這石統帶迎進屏門，那矮老頭正立在堂屋階上，石統帶緊行幾步，走到跟前躬身一揖道：「老前輩，弟子眼拙，剛才在巷口，並不知道老前輩，就是名震關外的通臂仙猿吳老英雄，弟子石玉屢聽周大哥道及，惜未晤面，今日幸會，實屬畢生之幸，尚望老前輩多多賜教。」這矮老頭是關外熱河人氏，名叫吳藹若，平生精於通臂門白猿拳法，在關內關外及西蜀一帶江湖上頗有

名望，人稱「通臂仙猿」，已遷跡江湖十多年了，此時突然出現，也正是小飛狐所料想不到的事情，無怪石統帶這麼誠懇的拜見。吳萬蒼却忽然哈哈大笑起來，迎上一步，執住石統帶的一隻臂膊道：「難爲石老爺這麼看得重我這山野莽夫，足見石老爺並無那級官僚的臭架子，剛才的冒昧舉動，尙望石老爺多包涵，小老兒就承情不盡了。」這幾句話，小飛狐聽來，是沒頭沒腦，不知什麼意思，可是石統帶已滿面通紅，望着這通臂仙猿吳萬蒼道：「老前輩太愛開玩笑了，弟子剛才也情實不知是老前輩駕臨，如果知是老前輩了，弟子斗胆也不敢這麼玩門弄斧。」吳萬蒼笑着放了石統帶手臂道：「好！石老爺請進！」石統帶那裏肯先進屋，還是小飛狐先將吳萬蒼讓進堂屋，隨後石統帶也進了屋子，小飛狐立時就忙起來，招呼手下捕役幫着忙，抬桌子擺盃盤，給這通臂仙猿接風，外面的騾也就拉進旁邊門車內，酒過三巡，小飛狐回身望着通臂仙猿道：「師父！你老人家由那裏來此？小徒拜別仙顏之後，已有十多年不見老師了，心裏很是想念，但不知道老師確實的地方，也無從去拜候起居很是抱歉。」那吳萬蒼停盃道：「賢契難爲你還念念不忘我這行將就木的人，承情不盡，爲師自從棲身江湖以來四十多年，是行蹤不定，這一番我是從直隸歸返關外，在關內時聽你同門兄弟說，現在你已入公門執役，近況甚佳，故便道至此一敘懷緒。」小飛狐帶着這份慚愧道：「弟子太無能了，有負老師栽培的厚意，也是弟子覺得棲身江湖上非屬長策，才毅然改途入公門，這一點希望老師原諒。」這吳萬蒼手捻着幾莖短鬚道：「賢契你這話也就不對了，讀書人有句話，讀書志在聖賢，爲官心存君國，又文天祥說，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拿這幾句話來轉送給我們練武的人，也是一個道理，雖不能行俠仗義，勤奸除惡至低的限度也得給國家出一份力量。」小飛狐道：「師父的話弟子當然謹遵，不過，不過：

「說着話扭頭看了看石統帶，石統帶人也精明，早已猜到小飛狐的意思，因即開口道：「周大哥，你不是外人，在老前輩面前何妨直言，小弟也是一個人，決不會賣友求榮。」通臂仙猿吳萬蒼朝石統帶點了點頭道：「黑小老兒早看出石老爺也是出身武林，當然懂得江湖上一切，決不會作那種人神共憤的事情。」小飛狐慨然道：「弟子雖然身入公門，但無時無刻不爲武林同道作打算，何況滿族驕橫竊居神京，弟子的身入公門，也還是心存漢室，決不爲滿族利用欺壓同種，如果江湖間有了超出武林行徑以外者，弟子尚可拿這點權勢去干涉，老師你總能明白弟子的這一片苦心孤詣吧。」

吳萬蒼點了點頭，又將酒盃往着嘴裏一送，隨又放下望着石統帶道：「石老爺，我斗胆說一句，按我們武林道義的天職來說。本不容許身入公門，爲人利用，但也不能一概而論，雖然身入公門，只求無愧我心，不失武林道義，不恃勢凌人，不助紂爲虐，何事不可以幹，石老爺出身武林。當然總能明白到一點吧！」石統帶道：「老前輩這話，不啻是我們武林人物的金科玉律，弟子的身入官場，也是抱着這點意思的。」吳萬蒼點了頭，又望着小飛狐道：「賢契我說句話，不是打斷你們的官興。急流勇退，是官場中明智的保身的要律，因爲但凡一個官場，決難以到上峯求久的信任，何況宦海風波變幻莫測，自古道，狡兔死走狗烹，像韓信那樣的忠勇，尚且落個身遭慘戮，更不用說在滿族主宰華夏的時候。我希望你們兩個見機而作，尚可得完頭領，老朽的浪跡江湖，決不涉足官場，也無非是看穿了這一點。我希望石老爺和賢契能够作到這急流勇退的地步。」

小飛狐宛是一個在官執役的人，惟恐這通臂仙猿，在這石統帶面前說出更使人難堪的話來，無奈又不便阻止，回首看了看石統帶，就見石統帶仍然滿不在意的樣子，似乎這通臂仙猿的話已使這石統

帶覺得官場可怕，起了退志，因舉盃望着石統帶道：「石大哥來乾一盃！」石統帶時然也一飲而盡，將酒盃往桌子一放，不免手重了一些，盃盤微微一陣動，吳萬蒼一變神光足瞞的眼睛在石統帶面上銜地一掃道：「石老爺！可是嫌小老言重了？」石統帶忙欠身一揖道：「老前輩別這麼誤會了！弟子想起老前輩的話，可說是頓開茅塞，怎敢說嫌，實際弟子這一番到周大哥的府上，也是受了上命的差道，可是聽了老前輩的話，伸手辦吧，未免對不住自己良心，若不管吧，也情實無法交待，因此不免有所失禮，尚望老前輩海涵！」這吳萬蒼尚未回答，小飛狐急道：「未悉石大哥究竟是奉何差遣？小弟願聞其詳。」石統帶先看了看吳萬蒼，嘆了一口氣道：「不瞞老前輩說，弟子對於官場早已厭惡了，不過這盛京將軍不允辭職，又不能來個掛冠而逃，也只能這麼應付下去，不料現在呢，也看給我一件難題了。」這通臂仙猿不耐煩道：「石老爺！究竟是什可差遣？請你別饒彎子了。」石統帶眼望着小飛狐道：「大哥你可知道，在這打虎附近，是否有綠林人物盤聚？」小飛狐聞言一愕道：「自從將軍派第四標火鎗響營，掃蕩這盛京附近以來，那打虎山久無綠林人物盤踞了，至於黑山附近的匪害，也隨着打虎山的潰敗，土崩瓦解了，至今已有五六年，不聞是處再有匪警，不知這話究竟是什麼原因？」石統帶又嘆了一口氣，跟着將盛京將軍，聽了錢帥爺被劫失女，飭令自己探訪遼黑山打虎山有無蹤跡，想要帶兵剿山，後來想到盤踞在黑山一帶是余觀海，因想到招安的事，才又飭令自己辦理這件事，不過自知力量不足，才舉薦出小飛狐來商量商量的話來。

那小飛狐周益聽畢這石統帶的話，並未立即回答，却望了望吳萬蒼。那通臂仙猿吳萬蒼，這時候手拈着花白的鬚子稍，沉思了一下。突的將桌子拍了一把掌，眼望着石統帶道：「好！石老弟！這件事

我老子顯意伸手管管幫忙你！」石統帶和小飛狐周益不由全部一愕，那通臂仙猿吳萬蒼又接口道：「石老爺你須要明白，我這幫忙你，並不是貪圖你的官位巴結你，也不是貪圖幾兩銀子的報酬，說實話，我是爲了黎民百姓的性命着想，才幫忙你去招安這余觀海，我想余觀海之師金鷹趙宏澤，與我也有一面之誼，不會不給我個臉面的，就是沒有這層關係，用我這三寸不爛之舌，送幾手笨功夫，也不怕這余觀海不俯首允可，石老弟你想如何？」石統帶避席朝着這通臂仙猿打了一躬道：「老前輩肯幫忙弟子招安那余觀海，弟子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不過弟子覺得覬覦服事異族，也是我們漢族的耻辱，對於余觀海這樣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實在也是一種欺辱，說不了也許弄出什麼意外來。……」話至此，那通臂仙猿吳萬蒼又將桌子拍了一巴掌道：「對呀！者余觀海雖是馬賊一流，但也頗有種族的觀念，不過我來允許幫忙你招安他，此中也有深意。當初袁崇煥忌功計戩魂文龍時，毛手下的幾員勇將，耿精忠尚可喜等降後清朝之後，那尚可喜手下尚有一員裨將安化南，曾勸尚可喜須要以種族念，尙意動，惜爲耿精忠所誤，至終落一個漢奸之名，結果同樣身敗名裂，那安化南見勸不轉尚可喜，也只好辭去官職，掛冠返山隱居於津門附近。唯仍於暗中與明朝遺臣逸老暗中結連，欲謀推翻清廷，再建漢族天下，不過因着清廷氣數未終，也未敢輕舉妄動，那鄭成功之子鄭經不時遣人來往與安化南互通訊息，派人深入清廷各層階級，明爲服事清廷，暗中是在樹植勢力，作推翻清廷的準備，在這盛京將軍之內，十有二三潛伏此種勢力，即民間亦然，唯因時間未到，也未敢揭竿舉義，經身妄動，我想石老弟雖說說服事清廷，這種種族觀念，諒也是有的，我老實告訴你，我的幫忙你招安余觀海，正是樹植

我們的勢力，並不是要他效忠清廷。」通臂仙猿說畢，小飛狐周益滿斟一盃酒遞給吳萬蒼道：「師傅所言一切弟子等早已料及。不過沒有直說出來，既然師傅肯幫忙石大哥的話，弟子亦極爲感戴。」那石統帶也道：「老前輩肯這樣的幫忙弟子，弟子是承情不盡，一切辦法就聽老前輩的指教。」那通臂仙猿道：「你們且慢謝我，我覺得這余觀海的個性與衆不同，我們雖道去招安他，但背後亦須與這余觀海說明，省得叫他誤會我們別有用意，事不宜遲，我們明日即當動身去訪這余觀海，不過我們還得計議一下，石老弟在官應役，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不便彰明顯著的去拜望一個盜魁，我只帶同周益去即可，因周益雖說也是在官應役，但係祕密的職務，那余觀海也許不明底細，石老弟你就回去聽信好了。」言畢舉起酒盃一飲而盡，往桌上一放，扣住酒盃，又望着石統帶道：「我想此行能否果如所願，也還不敢料及，唯望你在盛京將軍跟前，千萬不要露出口風，說我老頭子也在內，也不可將我們的意思露出。」石統帶連忙「噢」的應了一聲道：「是！老前輩的話，弟子是完全明白，就請老前輩放心好了。」如是小飛狐周益又叫進手下人，從新置酒佈菜，大家歡呼痛飲了一陣，直到二更天，石統帶才踉踉蹌蹌的帶着十分酒意，重回宿營，所幸盛京將軍衙門也沒有傳見。

次日石統帶酒醒之後，又往小飛狐周益處去，誰料小飛狐周益已同着通臂仙猿吳萬蒼，平明五鼓已趕往黑山去了。石度帶張望一陣，也就折身回到盛京將軍衙門，前見盛將軍之後，沒敢將通臂仙猿的意思露出來，只說那小飛狐已趕奔黑山招安去了。盛京將軍只微微頷首，也沒說甚麼，那錢帥希在旁聽了，情態雖然很急，但也沒甚麼可說。

第二章 窺黑山仙猿施威

當日晨興，天在剛剛微明之際，這盛京將軍衙門的三班總捕小飛狐羽益，同着這位江湖怪傑通臂仙猿吳萬蒼，已然踏上了這盛京十里外的郊野了。此際的氣候還未判初秋，一望百里之內，青蒼蒼的一片，如一片廣大無邊的綠海，這正是東北唯一的物產大豆高粱將要成熟時期，這通臂仙猿的跨下騾子，雖不是蒙古名種，但也是晉北出產，善於奔馳山野，此際走在這遼東道上，正好顯出牠的絕技來，有時候這通臂仙猿一抖韁繩，這匹騾子就連竄帶跳越過田疇阡登上一座高坡。響起兩隻耳朵，左右前的搖擺一陣，而這通臂仙猿吳萬蒼，則是手扯韁繩左右眺望，有時候這匹騾子奔馳在大道上，揚耳響尾，四隻蹄子就如擂鼓似的敲在地上。蕩起很高的塵土，如烟似霧的瞬息即過，所幸小飛狐的跨下騎，原是蒙古名馬，走在這關外的道上，四隻錢蹄就如撒了歡一樣一陣價嚮，也沒落在通臂仙猿的後面。

從盛京到那黑山，也不過是百里的途徑，在天際剛剛黑將起來時，這通臂仙猿和小飛狐的蒙古馬，早量踏進了打虎山地界走向黑山，按這兩匹坐騎的速度，不到半日就可到了黑山地界，但那通臂仙猿吳萬蒼江湖上的閱歷非常的淵博，早估料到自己同這小飛狐登黑山拜訪余觀海，若不在事先說明來意，就冒昧的與余觀海會面，勢必引起余觀海的誤會，若先拜訪余觀海之後而後說明來意，余觀海爲了山寨的名譽，決不會承認，自己這一蹉算是白走了，而會博判石統帶和小飛狐的輕視，所以吳萬蒼一路走着，一路和小飛狐計劃，用什麼口實來拜會余觀海，這通臂仙猿的意思，先調查個水落石出，

那錢師爺的愛女，是否真的落在這黑山之上，如果證實了是落在這黑山，能找出證據來，就不怕余觀海不承認，這主意一出，小飛狐自是非常的贊同，實在這通臂仙猴的輩分，既比小飛狐高，而且武功造詣江湖閱歷，件件都比小飛狐強，那裏又能多置一喙呢？

爲了要達到暗中窺探的目的，所以兩匹坐騎連走帶打旋悠，直到天快要黑了，才到這黑山地界。這黑山的週圍也是有百多里，山勢雖然是不十分的高，但很險惡，並且遍山都是黑黝黝，密不見日的大叢林，裏面的小道或是隱沒在深草叢內，或是曲曲折折的，盤着錯落不一的山石，轉來轉去，也許會轉到一座大叢林之前，忽然的沒了，四週都是黑黝黝的叢林，遠遠的一望，山脈邃黑，無怪有黑山之稱了，山勢如此的險惡，一般馬賊當然會作爲最好的巢穴。

通臂仙猴吳萬蒼和小飛狐兩人兩騎，一踏進黑山地界，都各自的放緩了韁繩，此時七月之天將近八月，但月色還沒有升將上來，望去四山是隱沒在一片月黑之中，一沒有人聲，二沒有犬吠，不知道是黑山大寨是在那裏隱路，這通臂仙猴一抖韁繩，這匹騾子，卽蹬開四隻健腿，連蹣帶跳的越過數個小山崗子，至終登上一座稍高的山頭，一勒韁繩向着四外眺望。

那小飛狐的蒙古馬，雖也是立在後面，但已是不斷的在嘶嘶作聲，嘴邊也噴冒着白沫，小飛狐也勒住馬向着四外眺望了一陣，這才回頭望着吳萬蒼道：「師傅你看那邊有着隱隱的一星燈火，可是黑山大寨嗎？」通臂仙猴吳萬蒼順着小飛狐的手指看去，在遠遠稍高的一座半山腰裏，自幽邃的叢林之間，露出一星的燈火。可是這燈火是搖幌不定，又是忽隱忽現，好像是有人提着燈籠穿行於那叢林之間，這通臂仙猴的眼力是非常的尖銳，可也沒有看出那燈光確實的情形，在那有燈光的地方是否在房

塵，還是有人提燈夜行，唯聞得山風吹動着林間葉梢，簌簌的作聲，如山猿夜哭，又如海濤低嘯。

通臂仙猿手拈着鬚子梢，向着那方眺望了一陣，這才一抖韁繩道：「這可不能料定那就是黑山大寨，我們先過去看看再說，你須將那馬鈴摘將下來？」說着話這通臂仙猿首先策蹠縱下這條小山崗子，直朝那有燈光的方向馳去，小飛狐也正恐那鈴響過大，又在這寂靜的深山荒谷之中，是容易的使人發覺，一伸手就將那馬鈴摘將下來，也是一抖韁繩，這匹蒙古馬，就緊跟着通臂仙猿的蹠子繞向那燈光出沒的地方。

那燈光出沒的地方，看着似乎不遠，可是兩匹坐騎繞來繞去的竟走了有一個更次多，才漸漸的行近這座蔽沒燈光的林前，八隻蹠子一停，通臂仙猿探頭看了一下，回頭望着小飛狐道：「據我看那有燈光的地方雖有人，恐不是黑山大寨吧！」小飛狐也探頭看了一下道：「弟子想雖不是黑山大寨，恐也相離不遠，待弟子前去探看一下：」小飛狐說完即縱身下了這匹蒙古馬，韁繩往着判官頭上一拋，果然這小飛狐身法快捷，早是一陣輕風，人就撲入了這林內。

通臂仙猿還坐在蹠背之上左右窺探，不一刻那小飛狐已撲出林外，向着通臂仙猿道：「師傅我們往那邊走……」說着又飛身上了蒙古馬，這匹馬就首先的轉到林子前面，繞着小道轉了半匝，已見前面有白茫茫的一條小道，隱沒在一叢叢的蒿草和灌木叢裏，通臂仙猿忙問道：「你可知道了大寨的所在嗎？」小飛狐搖手一指背後林子低聲道：「師傅那邊可是有着匪徒的卡子，好在他們都在聚賭，我們又是繞道，據他們門前的那條小道看來，是通到正北方面，我們只望北搜尋好了？」說着話時這騎馬已然的轉入一條小山道內，這條小山道看樣子雖如九曲黃河似的彎彎曲曲的，不知拖連到有多遠，

但驢目前路好像是有一堵黑影迎面遮住去路，據推測也許就是黑山大寨了。

兩匹坐騎八隻蹄子走在這幽密深遠的高草和灌木叢中，不致有響音傳將開去，但兩個人却是很小心的抖動韁繩，這兩匹坐騎就側身倚着道旁前行，準備有人時，好往道旁內躲藏。

大約走了四五里路，回首看去燈光已轉到身後去了，但在不遠的林內又現出一點飄忽不定的燈光，看樣子好像是有人提着夜行，看它的方向似乎是由左而右，此際小飛狐却是緊催着坐騎，繞了兩個彎子，這條小道已是放寬了許多，足容兩人兩騎併肩而行，通臂仙猿也感覺出此地似乎離黑山大寨不遠了，正欲與小飛狐計劃，已見前面燈光，突地轉將過來，好似是朝着這方向走來，但是一剎那之間，燈光忽又隱沒了，而說話的聲音已是隱隱的傳來。

小飛狐周益趕緊一提韁繩，這匹馬是跟着小飛狐低首鑽入一叢公孫樹之後，通臂仙猿的耳音也甚好，不用抖動那韁繩，只用兩腿一夾騾腹，這匹騾子也是一低首，跟在小飛狐的蒙古馬之後，進了林內，這林內枝葉橫生非常的幽邃，兩人一塊下了坐騎，各各將韁繩往着樹枝上懸好，兩人往着一處一湊，小飛狐低聲道：「據我看此地必是黑山大寨的必經之路，……沒待小飛狐說完，已是有着幾十隻馬蹄之聲，從不遠的地方傳來，在這空林寂靜之際，馬蹄踏在山道之上，音響是分外的嘹亮，別看這山道是曲曲折折的，但是幾個騎馬的人騎術都似乎是非常的精純，瞬眼之間已然是奔近了這林畔，小飛狐和通臂仙猿是不約而同的，一齊撲奔林口伏身一株公孫樹後，探首向這山道上看去，就見有四匹健馬併作兩行奔將過來，首一騎馬提着一支牛角燈，燈光還是非常的強烈，每個人是背着一口彎手帶還竟有一個提着一支大桿子槍，槍口是朝下，好似是隨時準備要放的樣子。

到了這不遠的地方，四匹馬突然的放緩了繩繩，由併肩式改作雁行式，提着牛角燈的還是在前面領路，通臂仙猿吳蕙荅和小飛狐借着樹葉障身，已聽見他們說話的聲音。

當中一騎好似埋怨似的道：「我說呢，老二這都是你討的好差使，却累我們三個人，跟着你瞎跑一氣，不是給我們黑山洩氣，像這樣曲折灘行的山道，沒有兒子孝順爸媽的那股勁，和服侍老婆鞠躬盡瘁馬到功成，誰也不耐煩，跑進我們黑山的大寨來，你這才叫多事呢！」前面手提牛角燈的突地从馬背上回身道：「懶猴子！這可是你厭煩了，那麼你盡可以回去陪伴婆子好了，事情只用我老二一個人去辦，誰叫我自己討這苦差使呢？你愛回去就回去好了！」言時似乎是聲色俱厲，後面那個咕噥着嘴道：「我不過是這麼隨便一說罷了，值不得這麼樣的生氣，好！我們走，走啊！」說着一抖馬繩繩，這匹馬就加速了步子越過前面這騎馬，便往黑茫茫的前路馳，三匹馬也就魚貫地奔馳隨去。

通臂仙猿吳蕙荅一拉小飛狐，兩人就似兩隻怪鳥似的撲上這小道，舉首望去，那四匹馬已然消滅了蹤跡，同時馬蹄之聲也漸歸寂靜，通臂仙猿審度好了這地勢和方向，隨後一矮身子首先朝着這四匹馬的來路撲去，小飛狐也緊緊的跟定在身後，這路徑是由窄漸闊，才走了有半里多的路，突然在樹後是有白茫茫的一片，那通臂仙猿並不管這些首先撲進這樹後，小飛狐隨後一看，這片白茫茫的地帶並不是什麼湖泊之類，却是很平整的一大片廣場，上面還有許多的馬蹄印，月光照在這上面，遠遠看去就似水淋淋的波紋一樣。

通臂仙猿回首道：「你可看這是他們的操練場，再不然也許是馬賊們集合的地方了，總之這黑山的大寨就距此不遠，你看這對面有一條寬大的路徑，決對是通大寨的路子，別莽撞要留神他們所佈下

的卡子！」這片廣場約有數十畝的寬闊，兩頭相距足夠半里路，就見通臂仙猿一矮身子，人就如一縷黑烟似的消沒了踪跡，小飛狐欲要四外張望，已聽見對面起了輕微的掌聲，無疑的這是通臂仙猿的暗號，小飛狐立時一矮身子，迅疾如風祇兩三蹤已然撲入對面林間挾持的一股小道之上，通臂仙猿已是沿着這小道向前蕩出了四五丈，路強有丈多的寬，但兩側却是高可五六丈的大樹，上面的枝葉差不多的是枝尾交接，人走在下面就似走入了隧道，路上雖然黑暗，但此時已有了月光由葉間透入，尙可以辨別路徑。

小飛狐跟着通臂仙猿才走了丈多路，突地通臂仙猿一停腳，便嗖地躡上了樹間，小飛狐也料是有了人，也跟着蹀上枝葉之間，那枝葉刷地一陣響，小飛狐是吃了一大驚，忙着一穩身子，通臂仙猿已是從葉間探頭下視，只聽得人聲却沒有人走過來，等了一回那人聲反而寂然了，似乎人已繞道走往別處，通臂仙猿即時墜下葉間，小飛狐自然是跟着落地，一前一後循着道路穿過這股林間路徑，這才見前面山勢突起，在半山腰裏好似有幾星燈火，搖恍於那枝葉之間，黑山大寨已是隱隱在望了。

兩個人並不說話的借着草叢樹葉障身，又向前走了半里的路徑，那路徑至此已是往上斜起，抬頭上看去，也看不出什麼來，只望見數星燈火時隱時現。通臂仙猿即時向左斜身平空一起，人已躡上丈多路，落地在一片小的斜坡之上，這斜坡並不寬廣，但却是高有數十丈，上面滿是亂石和些不知多高的深草，草裏也不知是隱沒着什麼東西，人是不能斷定，但通臂仙猿輕功超絕，兩足剛剛一點坡面，早又縱身騰起往着上面的亂石上一落，就此一踏，踏，踏，一連數躍，人就躡上了半山腰裏，小飛狐也是緊緊相隨，人却是落後有兩三丈路，那枝葉間的燈火竟是突然的滅了。

通臂仙猿至此似乎是突地一驚，伏身在一株矮樹之後，向上看去，已望見了幾處屋脊從枝葉之間露將出來，估量那地勢好像是在這片房舍的左前方，這房子並不像是一座山寨，並沒有圍牆，也並沒有籬笆一類的遮擋物，竟和普通的山家沒有兩樣，至此兩個人倒是不能不慎重了。

兩個人在這樹後低言了幾句，那通臂仙猿即時一矮身子，轉出這樹後，人就如一縷輕烟似的敵身撲至遺屋後，向上一看，上面雖沒有鷄爪釘一類的障礙物，但那屋簷上却是有着不少的青苔，並且牆頭上還是推積着些碎磚殘瓦，人要不小心踩上去勢必墜地驚動裏面的人，但這通臂仙猿的輕功卓絕，身子往上一起時，早是伸手一拂那青苔，跟着雙腳往着瓦面上一落，恰似猿猴似的伏身在瓦面之上，也並沒有什麼動靜，借着瓦脊障身探首向內看去，不料這所院子是馬廄，滿院子的碎草細料，自己立身的地方恰好是在馬廄之上，左右兩邊馬廄之內，都是些上好的蒙古馬，但是匹數並不多，總共不過二十多匹，在馬廄的前面似乎是一所廂房的後身，房子也很高敞，雖有窗子，但都距地很高，內裏的燈光也很微弱，唯獨在當中的房子山頭之上都有着瓦龍瓦虎，純粹是北京廟堂式的建築，大概必是這黑山大寨的所在地了，此際通臂仙猿突地胆子一壯，直起身子由這馬廄之上撲向大殿的後進，人是迅疾如風，早一撲從斜刺裏撲向後邊。

此時的小飛狐也由後邊躡上了這片房舍之後，這片房舍的地勢雖是不大，但是房舍稠密，竟也不知是有多少間，小飛狐估量了一下正欲循聲尋踪的暗探這黑山大寨余繩海的舉止，那通臂仙猿已由左邊撲過來，兩個人往着黑影裏一湊，彼此一握手小飛狐即縱上大所的後脊背，腳剛立得一立，通臂仙猿已是由黑影裏一轉身子，一縷輕烟似的各處窺探去了，小飛狐伏在這瓦面之上，已聽得這下邊有

人來往的脚步聲很是雜踏，同時也有着談話之聲，可惜在這上面是聽不清楚，同時也想不到的余觀海竟會這麼的疎忽，對於這大寨的防備竟是一點也沒有，也許是余觀海，自以為本領超羣，同時仗恃着黑山的路巡深遂，常人難到，而江湖人也是不好意思找尋余觀海的霉氣，所以就這樣的有恃無恐，不層加以佈置防備吧。

小飛狐心裏這麼想着，正想探首向着前面看看，不料突地一陣勁風撲向小飛狐的腦後，小飛狐也真料不到的會有人暗算，所幸他的功夫精絕，在這黑山上又是充份的小心，立時將全個身子向着瓦面上一伏，同時用着「蛇行式」，身子往斜刺裏一穿，撲上屋脊，就聽得瓦面之上「噹」的一聲，這一聲使小飛狐吃了一大驚，慌不迭的一回首，早又一條細長的黑影撲向小飛狐的身後，一柄青鋼劍就如打了一道厲閃似的望着小飛狐後腰眼扎來，迅疾如電還是使小飛狐束手無法抵禦，只將雙臂一抬撲下瓦脊縱出五六尺路，一回首這才看清了那人的身形是高昂細長，穿着一件長袍却是向着腰間一掖，未戴帽，只將一條黑漆也似的一條辮子盤在腦門之上，這一劍扎空又向着小飛狐撲來，嘴裏喝罵：「小子你瞎了眼，好大胆子竟敢到我們這黑山窺探，你先打聽打聽我們這黑山豈是客人隨便進來……」旋說旋將青鋼劍又望着小飛狐咽喉扎來，這一式用的是「白蛇吐信」人還沒有撲到，劍尖早是一指咽喉，既疾且危。

此時小飛狐是立在房簷之上，退無可退，那劍尖一指咽喉，這小飛狐即時向左一斜身，閃開劍尖，長身上步，伸右臂手腕翻花，欲用「刁龍手」擒拿法又若「空手奪及」攔住這人的手腕，這人倏地身子往後一挫，劍鋒一立往後倒掛，小飛狐這隻右手若不收回，勢必碰在劍鋒之上，但是小飛狐一翻

右腕，左手上探，同時欺身進步，左手一掛敵人持劍的右臂，右掌却用「按擠掌」，擊中敵人的小腹，這種按擠力較比立掌橫拍的力量還大，純粹用的掌根之力，就見敵人的身子向後一倒。

但在這一剎那之間，小飛狐却是急行斜身左穿離開房脊，又復登上屋脊，那敵人早是橫臥於屋面上，但青鋼劍並未撒手，在這橫身的當兒，竟是雙腿一翻，青鋼劍往着小飛狐雙腿削來，小飛狐是斜身右躍，那敵人又是一咕嚕躍身而起，青鋼劍仍取小飛狐的咽喉。

此際那庭院之中早是亂將起來，有人向上揚聲道：「老三，是什麼人別莽撞！」但這敵人氣狠狠的道：「當家的！這是一個奸細，他來窺探黑山！」說着劍尖仍取小飛狐的咽喉，此時小飛狐的兵器尙掛在背後，百忙裏要伸手撒取，並且徬徨四顧，要尋找退路，劍尖一到，小飛狐怒喝：「朋友！你得勢不停手，我可賣命，相好的！看誰便宜！」旋說旋將身子後退，伸手撒背上的四稜鑽鐵鋼，那人冷笑一聲：「相好的既敢來，就別想出這黑山，還不弄點顏色，給我們賞識賞識！」劍隨話到。

小飛狐已然撒出四稜鑽鐵鋼，「斜掛單鞭」就將敵人的青鋼劍「噹」的一聲掃開，這敵人一變面色，喝罵：「小子！還真有種……」青鋼劍一挽劍花，竟取小飛狐的右頸，但在此時早從房下冒上一條人影，使着洪亮的嗓門喝道：「老三，住手！」這敵人即時撒身後退，手指着小飛狐向着那人道：「當家的這個奸細胆子不小，他還敢和我過手！」那人上下看了看小飛狐，朗然發話道：「朋友！你是誰，爲什麼夤夜私入這黑山？如果有什麼困難的事，我余觀海當盡力幫忙朋友你！」余觀海這一出場，畢竟有點派頭，江湖味道。

小飛狐久已耳聞這余觀海的名氣，在這遼東道上叫的非常的響，惜未晤面，不料今日今時夜入黑

山，竟與這名震遼東的馬賊首領會面，不可不謂是機緣，當時借着星月微光，觀察這余觀海，見余觀海的身體高低適中，立在這屋面之上，是紋絲不動，只那衣角被這上面的夜風吹得微微的擺動，雖看不出面貌和年齡的大小，但從那穩重深沉的舉止上看來，約在四十上下的年齡。

那余觀海見小飛狐在打量他，他也在打量小飛狐，兩人對看了一下，那屋面之下雖是鴉雀無聲，但「撲撲」的脚步之聲，却是不停的來回奔馳。

余觀海看了一下，這才向着小飛狐一抱拳道：「朋友！因何到這鄙處，請問你是誰？」小飛狐見余觀海是這樣的彬彬有禮，不像是江湖盜寇一流的行徑，也趕緊一抱拳道：「在下是關外熱河人氏，名叫周益匪號人稱小飛狐，因受朋友之託，到這附近辦理一件要事，因久耳余當家的是一位當世的豪傑，所以就不揣冒昧的夤夜造訪，尚希余當家的海涵！」那余觀海起先好像一愕，隨後哈哈大笑起來道：「哈哈我道是什麼人大胆，原來是盛京衙門的三班總捕周老爺，真是貴客臨門，恕我余某沒有恭迎，請周老爺大駕下去一談，以聆教益！」

小飛狐一疏神，尚以為余觀海不知道自己的來歷，不料余觀海頗通武林「混混譜」，（按此三字意指淵源）也是久聞小飛狐的名號，不料今夜晚見，私入黑山，不免既驚且怒，但是余觀海並不現諸形色，仍佯笑請小飛狐下面談談，意態是非常的謙恭。

到了此時此地小飛狐既已露出形跡來，不說不算，若不下去也顯見得自己胆怯，見笑於遼遼東馬賊了，即時將四稜鐵鐮回手攢在背上，一抱拳道：「請了」，余觀海也笑着「抱拳道：「周老爺你是貴人，我余某一介草野莽夫，不敢讀越！」小飛狐笑了一笑，即時縱身下了屋面，已見塔下立了

不少的寨兵，持刀執槍四面立定，但都紋絲不能鴉雀無聲，只蹲踞着夢眼望着小飛狐，臉上都掛着一股殺氣，小飛狐笑吟吟的並不畏懼，但心裏却是佩服余觀海的調度辦理有方，但看這黑山馬賊軍容之盛，的確也是一個江湖奇材，無怪這黑山並余觀海之名，響傳這遼東道上。

小飛狐這一下來，就有一個三十上下的漢子，急趨一步，向着小飛狐拱手相讓道：「請周老爺進！」同時四面也一齊道聲：「請！」這聲音很大，也似乎聽得山谷四聲，小飛狐含笑點頭，在這點頭之間，已見余觀海兀然的四外眺望了一下，這才下了屋面，請小飛狐進廳。

見這大廳內面也很寬闊，沒有什麼佈置，只那靠牆立着不少兵器架子，當中一條長方案子，非常的碩大，左右和後面，一字兒排列了十多隻石鼓，案子的左右前後，燃着四支足有臂膊粗的大臘燭焰，吞吐着輝紅的光芒，照得四面的兵器架子，映着紅纓紅綢，就如帶了血一樣，異常的威武，幾個手下人忙着重新擺設座位，余觀海請小飛狐上座，小飛狐是明白江湖綠林道的規矩，這種寨主的座位，不論是誰不能上去坐，倘若不知道的人以為主人謙恭請其上坐是好意，不知道可是觸犯了綠林大忌，這種上坐無異是奪取山寨大權，勢必要遭受刑亂及分屍的慘刑。

小飛狐是明白江湖道，自然不肯上坐，一味的謙讓，無論如何也不肯上坐，余觀海笑了一笑道：「那麼我們不必客氣隨便一坐好了！」說着首先坐下，小飛狐是坐在余觀海的下手，那迎接小飛狐的人並和小飛狐交手的人，分坐在兩邊橫頭，左右和廳門內外分立了十多名寨兵，院子裏也聽不見「撲撲」的脚步聲了。

此時小飛狐在廳光之下，看那余觀海時是一張長圓的臉面，面色有點黑紫，唇上已經有了短短的

一部短髭，目光炯炯威稜逼人，這便小飛狐覺得余觀海不像江湖武林朋友，所說的那樣橫暴無禮，威震遠東，其實一看之後，不過是比一個通常人，略顯壯健和目光如電的人而已，從任何地方也看不出余觀海是會這樣的喧騰人口，自己通臂仙猿之來這黑山，也是震於這余觀海之名，未敢冒然作正面的拜訪，先來一個暗地觀察，欲以正理來折服余觀海，但現在自己已成了余觀海的座上客，否！甕中魚，如果通臂仙猿不出面和余觀海週旋，說不了自己事先要吃虧的，心裏想着即望着驪的四週看去。

那余觀海道：「不知道周老爺這一次駕臨殘地有何貴幹？同時我們抱歉事先沒有知道周老爺駕臨，沒有迎接實是有罪！」小飛狐道：「這余當家的，你太客氣了，我自自感冒昧，未得通知拜訪余當家的，竟這麼的闖黑而來，若不是余當家的寬宏大量，只恐此時已逃不出繩網索鎖吧！」說着笑了一笑，余觀海也笑了一笑道：「周老爺這是那裏話，只要會上高的江湖朋友一來，我余某決不能不招待，那裏會這樣不客氣的！」小飛狐又笑道：「可是我不是江湖朋友，是一個鷹爪孫啊！」這話余觀海大笑道：「周老爺你可是一個快人快語，但我余某生性好交武林同道，那管五行八作九流三教，就是「庫果」（江湖脣典庫果即妓女）我也交交！」這話使小飛狐面上一紅笑道：「還是余當家的人爽快，我周某自慚不如！」余觀海仍笑着道：「我這是玩話周老爺你可別誤會才好！」小飛狐笑道：「那裏話？當家的你別多心！」

幾句話之後，余觀海突然向着小飛狐道：「我真荒唐竟忘了一件事，我來給你介紹一下，這是我們老二雷大江……」又指了一指與小飛狐在屋面上交手的那人道：「這是我們老三方治，江湖人稱百脚蜈蚣的，就是我們這位老三！」小飛狐連忙向着兩人欠了欠身子，順眼望着百脚蜈蚣看去，見這百

脚蜈蚣年約二十七八，一張瓊黃的面皮，海下並沒有鬍子，眼光是閃爍不定，但他却是極力裝出目不邪視的樣子，凜神注目，鼻尖微微的勾曲，使人一望而知是胸懷詭詐，機智多變的人物，這一看之後使小飛狐斷定那錢師爺的愛女，必在這黑山無疑，但不知道余觀海是知道不知道，如果余觀海是知道的話，余觀海的爲人就可想而知了，但看余觀海的態度舉止又不像是那樣的人，也許余觀海尙不知是有此事吧，那麼只是百脚蜈蚣個人的私事了。

小飛狐這麼一想，即時目不轉睛的望了百脚蜈蚣幾眼，這把百脚蜈蚣望得有些忸怩不安起來，他望着小飛狐道：「素聞周老爺是盛京府衙之內，以辦案著稱，不知晝夜駕臨荒山，可有什麼要公？」小飛狐心想這傢伙不是明知故問，要不爲了我我又何必行這迢迢長途，冒險入山，隨即笑着答道：「我剛才和余大當家的說過，是因受了朋友之託到此附近辦理一件要事，故順便前來貴山拜訪一下，其實沒別的念頭，三當家的你別誤會才好！」百脚蜈蚣又笑道：「可是這樣的拜會，在武林道上可說是罕見，難爲周老爺居然打破武林成規，我很佩服周老爺有這胆力，到未領教周老爺到這附近，究竟是爲了什麼要公，如果是需要幫忙的話，但請周老爺儘量的吩咐，我們無不遵命的以供驅用！」小飛狐見這百脚蜈蚣振振有詞的說出這有硬有軟的話來，這倒使小飛狐猶疑了一下子，說實話是不好，不說實話，知道也瞞不過百脚蜈蚣一千人，猶疑了一下子，回頭看余觀時正和雷大江在拚耳低語，雷大江說着話是連連的點頭，回頭看了看小飛狐，正和小飛狐的眼光接個正着，小飛狐遲疑了一下子，才毅然的望着余觀海道：「當家的！我這一次來貴寶山，一來是拜望，二來是託付一件事，因不悉當家的是否開門容納，所以先來探看一下，不料就露出了形跡，這使當家的誤會了我，但我自信決沒有那個意

「恩！」余觀海尚未說什麼，那雷大江已在旁嘿嘿的冷笑起來，他望着小飛狐道：「周老爺你這話只能欺哄外人，別在我們面前賣假方子，誰不知道周老爺的出身也是江湖人，江湖人那一個不懂道義，是否周老爺一經入了官場，即將武林道義拋之腦後，不堪聞問了！我倒欽佩周老爺竟有這樣的恆心毅力！」小飛狐見這雷大江說話時是那樣的咄咄逼人，也當時一笑道：「是二當家你這麼一說，簡直是叫我不能認不行，我老實的說此來貴寶山，果是受了上命的差遣，來這裏辦理一件要公，可這件事與諸位當家的並無干係，我只怪自己爲什麼挾着一份好奇之心，晝夜入人家的門戶之中呢，諸位當家的你們當原諒我！」說着話看余觀海時，余觀海是揚了揚眉。

雷大江抹了抹下巴，又要開口發話，可是那百腳蜈蚣又道：「周老爺你這是衰心之話嗎？可是我問周老爺此來究竟是辦的什麼要公，我倒要領教一下……」剎那間余觀海突地攔住百腳蜈蚣道：「老三！你還住口，怎敢無理的頂撞貴人？」說得百腳蜈蚣「諾諾！」連聲的向後一坐，余觀海卻又含笑望着小飛狐抱了抱拳道：「我這位兄弟不知禮數，凡事都要多話，周老爺你不要介意，說着又回頭吩咐道：「擺酒！」小飛狐忙着起身阻住道：「當家的！別這麼張羅我，這一張羅我可就是見外了！」但余觀海一面吩咐着，一面回頭望着小飛狐道：「周老爺你別這麼客氣，荒山之上本無好酒好茶，不過東西都很現成，且有自釀的好酒，不能不嚐試一點，也權當給周老爺接風，別太客氣了！」

說着話雷大江和百腳蜈蚣變向後一退身，就上來四名小盜，將桌上的臘燭向旁移了一移，使桌案之上空出一片地方來，立時有個廚子托着一個菜盤一陣風似的托進來，不知是何時早已做好了，就見熱氣騰騰的一大盤，往着桌子上一放，跟着雷大江也隨在這廚役的後面出了大廳，但小飛狐的耳中

聽得一陣衣襟帶風的聲音，好像是由平地蹩上了屋脊，這使小飛狐想起通臂仙猿，不知此時是否已探出了那錦娘的下落，如果再沒有探出來，而被那雷大江窺破了行跡，今晚算是白來了，什麼也沒有得到，自己這個筋斗在石統帶而前算是栽的不輕，看余觀海時只吩咐着擺杯盤，並不和百脚蜈蚣說話，反是白脚蜈蚣向着身旁的一名小盜耳畔低言了兩聲，那小盜連點了兩下頭，趁着余觀海在招待小飛狐落座的當兒，悄悄的溜出了大廳的後邊隔扇，百脚蜈蚣却是拿眼望着余觀海，好像是怕余觀海知道，但小飛狐是看在眼里，嘴角上是微微含着的一份笑意，在這笑意之中，似乎已看透了百脚蜈蚣的機變。

三個人入了座之後，余觀海親自給小飛狐斟酒，小飛狐慌着起身道：「不敢當大當家的這麼勞動！」余觀海祇笑了一笑，才給自己斟上酒，也不問雷大江那去，吃着酒使小飛狐不勝的擔心，怕通臂仙猿沒探出什麼來，就入了人家的圈套。可是酒過三巡之後，那雷大江已是翩然入了大廳，旁邊小盜就忙着給雷大江按座位擺杯筷，雷大江入了座之後，什麼話也沒說，就先呷了一口酒。反是余觀海先開口道：「二弟，你巡邏過可有什麼動靜？」雷大江挾了一大塊肥肉，待嚙將下去之後才開口道：「沒有！只是去到前路巡邏查看各卡子的四個弟兄，至今沒有回來，諒來又留在同伙那兒吃酒了！」他這一說見余觀海將眉毛揚了一揚，欲要說話，但望了望小飛狐也不言語了，只給小飛狐盃中斟酒。

可是在小飛狐的心中却是起了疑惑擔起了驚，怕那通臂仙猿是誤中了圈套，心裏在打着鼓，回頭看余觀海一個人，都神色自若的喝着酒，好像外面一點事也沒有，待又上了一道菜之後，那百脚蜈蚣即停杯起身眼望着余觀海道：「大哥！這種悶酒實在無味，小弟不才願在酒席之前舞一槍劍以娛貴客

，不知大哥以為使得嗎？」見余觀海又將眉毛揚了一揚，但又向下擱了一擱，剛要擺手，但小飛蜈蚣含着笑道：「三當家的你既有這雅興，不妨筵前舞劍以取樂耳，小可不才或可奉陪獻醜！」他這一說雷大江首先拍起掌來道：「好！好！周老爺肯當筵一顯奇技，正是我們求之不得的事！」又回頭道：「來啊！將我臥室內的那把七星松紋劍取來，給周老爺一用！」旁邊一名小盜即「諾」的應了一聲轉身出了大廳。

百脚蜈蚣又將身上的衣服拾掇了一下，抬手提腳見無綁紮的地方，這才伸手從旁邊一名小盜的手中接過自己使慣的一柄青鋼劍，倒攆着劍鞘走到桌案之前，先向後退七八步路，面向着這條桌案一立，這才向着小飛狐一抱拳道：「功夫不好！周老爺不要見笑！」小飛狐也立起身道：「三當家的太客氣了，我正要瞻仰瞻仰你的武林絕技！」說着話眼神四週一顧，見這大廳之內前後左右都有這黑山的盜黨環視，但都鴉雀無聲，只有燭影搖擺。

那百脚蜈蚣立時先上左步跟上右腳，身子倏地一煞，矮步趨前，先走了幾個拳式，這才把青鋼劍出鞘，立時一道亮閃在這大廳燭光之下，打了一道厲閃似的，只見這百脚蜈蚣是前趨後退，身子起伏，同時一柄青鋼劍是左挑右扎，冷颼颼的寒光閃爍，真個「捷如游龍驚如鴻」，大廳內附近的燭光，都被這一陣劍光揮掃得飄搖不定，小飛狐還真料不到的這百脚蜈蚣對於這一蹙劍上竟有這麼深厚的造詣，目不轉睛的在看着，同時兩手轉轉的點在桌沿之上，只要百脚蜈蚣稍有動作，即時揪案騰

敵。

百脚蜈蚣的青鋼劍漸漸的由慢轉緊，而距離桌案是越加的近了，余觀海和雷大江是瞪大了眼睛一

瞬不瞬的眼望着百脚蜈蚣，小飛狐也是心情緊張的眼望着桌案之前，可是突地百脚蜈蚣將劍一停往着劍鞘之內一插，眼望着四週一掃，只見由大廳的外邊，秋風掃落葉似的飄進一個人來，一落地就落在桌案之前，向上一抱拳道：「余大當家的請了，老朽一步來巧了，竟逢上這樣盛筵，三當家的一覽呂祖劍果是不同凡響，劍劍精奇，老朽技癢已極，欲待獻醜一下，可惜這並不是鴻門筵，未免是太煞風景……」驚得余觀海和雷大江一齊立起身望着那說話的人看去，見是一個六十不足五十有餘的矮小老頭兒，百脚蜈蚣也是向後一退步，欲要拔劍，可是余觀海急急的阻住了百脚蜈蚣，出了座向着那老頭抱拳道：「在下願聞老師傅的貴姓高名？」那矮老頭尚未回答，小飛狐已搶着代為介紹道：「這位是鄙業師吳萬蒼……」余觀海忙道：「可是人稱通臂仙猴的吳老英雄？」這位江湖怪叢通臂仙猴接口道：「不錯！老朽真是吳萬蒼，人送匪號通臂仙猴！」

那余觀海即時離座迎將出來道：「我們一干弟兄不知吳老英雄駕到，有失遠迎，就此陪個不是！」說着躬身施禮，通臂仙猴慌忙扶住道：「不敢當！不敢當！」說着話就覺得自己的手碗子和小臂被余觀海用手捻了一把，心裏暗道：「好小子！連你師父都不如我，你還和我較勁？」心裏在想着已被余觀海拉向上座，通臂仙猴並不顧及那些禁忌，竟自坐在當中那把椅子上，小飛狐見余觀海的面上是變了一變，強忍氣坐在通臂仙猴身旁，向着雷大江一拋眼色，雷大江就趕忙吩咐人給這通臂仙猴從新拿一付新碟，也吩咐廚房裏從新再作一席菜來，說着話那百脚蜈蚣竟自提着劍走出大廳，也不知那去了。

余觀海就問吳萬蒼道：「老英雄駕到，未知有何見教？」通臂仙猴手捻着鬚子稍望了望余觀海道：

：「老朽十多年以來早已洗手江湖，隱居在鹿門山書，那時候你師傅金鷹趙宏澤也會參加過我這封劍閉門的典禮，我是十年未踏江湖了，這一次我由關內歸返關外，心想訪一位老友，竟聞知有位余觀海在這遼東名震遐邇，我真想不起余觀海是誰，直到會見我這小徒之後，才知道黑山的大寨，竟是故人金鷹趙宏澤之徒，故隨着小徒到這附近辦案之便，一來拜見拜見大當家的，二來也好幫忙小徒一臂之力，不料我是瞎跑，竟會跑到貴寨來了，又不期而遇這種盛筵，真是幸會之至，我這位小徒也是荒唐鬼，不會告訴我一聲的竟自先來了，使我乾着急！找不着他！」這一片話說得余觀海是微微的一笑，知道這通臂仙猿是一片謊話，但知道這位江湖怪傑，與自己的師傅金鷹趙宏澤認識倒是不假，按輩份來說自是比自己高上一輩，就是武功自己師傅也及不上他，不過余觀海肚子裏也有氣，心想這通臂仙猿別是將自己瞧不在眼裏，這倒好，無論如何我倒要鬪一鬪這通臂仙猿，免得叫牠目中無人，余觀海一念之差，忍耐不住這一口氣，就此黑山大寨冰消瓦解後話按下不題。

吃着酒，那百脚蜈蚣忽然進來了，可是此時的面色是非常難看，他陰沉着臉，將青釭劍往着旁邊一拋，望着余觀海道：「當家的！我們這大寨可是混進了奸細，那後花園花窖子的鐵絲網，竟被人家割斷了！」余觀海「啊」了一聲，但一剎那間他又恢復了早先的面色，望着百脚蜈蚣道：「那花窖子裏並沒有值錢的東西放着，破了也沒關係，只去修理修理，再派人多多巡邏巡邏就好了，兄弟你辛苦了，可以休息休息一下和這位吳老英雄談一談！」可是百脚蜈蚣道：「但是……」立時被余觀海阻住了道：「有客在此這種事不必提了，好在吳老英雄和周老爺也都不是外人，再提起來也太寒酸！」言外之意好像肯定了這件事是這通臂仙猿和小飛狐幹的，小飛狐的面上是變了一變，就回頭望了望通臂

猿。

這時候吳蕙蒼突的笑起來道：「余大當家的！你不愧是一寨之主，這種言外之意指定了是老朽幹的，明人不作暗事，這事果然是我幹的，不過我想余大當家的，是這遼東綠林巨擘，一般綠林同道是仰着山斗，而所立的幫規中有「不准奸淫犯者死」一則，決不會作那種人神共憤的事，我這麼一說余大當家的當然明白我的意思罷！」吳蕙蒼這一說，就見余觀海的面色突地變了顏色，回頭望着雷大江和百腳蜈蚣，循環的看了幾眼，那雷大江是不動聲色，面上也沒有異樣的表情，那百腳蜈蚣却是執着壺，左一杯右一杯的自斟自飲，就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因是余觀海回頭望着通臂仙猿道：「老英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可是指着鄙山寨之上出了犯規的人，只要有事實證明我余觀海忝爲一寨之主，決不姑寬！」說着將桌案之上捶了一拳，捶得桌子上的杯盤一陣亂響，抬眼望着這通臂仙猿，可是通臂仙猿微微冷笑道：「大當家的你先不要說這些嘴響的話，犯規的人明明白白在這當面，我沒有事實拿出，你也許不會相信，可惜遼東巨擘，自命不凡，却是這麼的不能治下！」這話無異的是當面在罵余觀海使他難堪。

余觀海倏地將眼光滾動了一下子，突地立起身來，可是沒待說話，那百腳蜈蚣抓起酒壺就照准通臂仙猿拋去，來勢極驟，他一面喝罵着：「老小子！你敢到這黑山逞威，簡直是目中無人……」旋說又抓起茶盤子拋去，但都被通臂仙猿躲過，一壺熱酒和一盤子菜全打在兵器架子上，立時一陣大亂，那雷大江並大廳內的羣盜都要都要抄傢伙，但余觀海使出高嗓門怒喝：「不得無禮！都住手！」但通臂仙猿和小飛狐，已變變的縱身出了桌案，立在大廳當中，余觀海也跟着走出桌案向着通臂仙猿道

：「老英雄這是怪罪我余某吧，但我余某敢說是一條漢子，只要你能拿出證據來，我余某絕對當面治犯規的人，決不姑息，壞我黑山之名！」但通臂仙猿冷笑道：「得了吧，這種事何必再在我們面處賣假方子，難道你身爲一寨之主還不明白這些嗎？」這使余觀海回頭四週一看，那百脚蜈蚣已是抽出青鋼劍來，照准通臂仙猿左脅便扎，通臂仙猿還真冷不防的，但他武功純熟，身子向左一斜，劍尖抹胸而過，抬起右腿，正踢在這百脚蜈蚣的前胸之上，這一脚真不輕，把個百脚蜈蚣踢出七八步遠，倒在一架兵器架前，立時一口鮮血噴將出來，那雷大江喝罵一聲：「老小子你敢到這黑山施威？」旋勢旋從一名小盜手中接過一柄雙手帶照准吳萬蒼的頭頂砍，通臂仙猿一斜身，雙手帶砍空，但小飛狐已拔出背上的四稜鐵錐，照着雷大江的後腦海擊來，這雷大江也是向旁一錯步，躲閃過去，一攔雙手帶欲便指揮盜蜂湧而上，但被余觀海阻住了。

余觀海一面喝退雷大江和一羣小盜，一面向着通臂仙猿施禮道：「我們這一羣弟兄也過於魯莽了，望吳老英雄包涵一還！」吳萬蒼冷笑道：「我闖過江湖三四十年還沒見過這樣豪氣的場面，這是貴寶寨的規則嗎？」余觀海並未回答吳萬蒼，却是回頭看了看百脚蜈蚣，見百脚蜈蚣已被幾個小盜抬往後面去了，余觀海想要追過去看一看，可是通臂仙猿在背後冷笑一聲道：「哦！究竟是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徒弟我們來的不對，可以走了！」小飛狐「諾」的答應了一聲。

可是余觀海突地一回身，望着通臂仙猿道：「老英雄的武功造詣，果是非凡，我余某的兩位兄弟都領教過了，區區不才也要討教一二！」通臂仙猿哈哈大笑道：「老朽久聞余大當家的威名，震驚遠東，久欲一領教益，難爲余大當家的看得起老朽，我又何敢推辭，只怕我這一把行將就本的朽骨，不

值得大當家的一顧！」余觀海微笑道：「老英雄你太客氣了，誰不知道通臂仙猿的尊號，名滿江之滄上，今日能入荒山，怎能失之交臂，老英雄沒別的話，能勝了我可許下山，否則……」通臂仙猿大笑道：「否則什麼？可是不讓我老朽下山，好啊！我老朽正愁沒有棺材錢和燒埋銀，能有這個機會，算我吳萬蒼交運了，總比有兒子還強！」見余觀海的面上，又是倏地一變，強忍着氣哈哈大笑道：「這樣說老英雄可是肯賜教了，我余觀海幸得一會這當世英雄……」說着話，已將長大衣服鈕扣解開了，跟着抖手，就將這身長大的衣服脫下向旁一拋，抬了抬手踢了踢腳，這才向着通臂仙猿一抱拳道：「老英雄！是先過過手，還是先過過兵器？」通臂仙猿覺得余觀海也太有點不自量力了，只冷笑了下道：「隨你的便……」話未了，余觀海已是一躍身用着太祖長拳中的「探臂引龍」碰擊通臂仙猿的小腹，掌帶風聲，來勢極驟，但通臂仙猿不等掌及小腹，早是一上右步，左掌輕敲余觀海手腕，右掌用着「探馬式」，探半身一點余觀海的面門，余觀海倏地一縮右手腕子，身軀向下一挫，又提右脚「喜鵲蹬枝」平踹通臂仙猿的檔下，通臂仙猿喝一聲「好小子！」兩脚向後一滑步，躲開這一脚，右手却是順勢往下一落，敲擊余觀海的脚背，余觀海又往斜刺裏一落脚，右臂一翻腕子，欲用「擒龍手」擒住通臂仙猿的右臂，但被通臂仙猿一長身，反而擒住了余觀海的手腕子，往下一勒，余觀海也是往前一送，欲順勢碰擊余觀海的小腹，但被余觀海用左掌往下一壓，空出右掌迎頭向前擊去，正撞在余觀海的胸膛之上，通臂仙猿只用了四成力，余觀海已是踉踉跄跄撞出四五步身，但余觀海拿樁立穩並沒有栽倒，已是面紅耳赤，兩眼冒火。

通臂仙猿含着笑道：「怎麼樣？我們還再來過過兵器嗎？」余觀海此時咬牙切齒怒睨兩眼道：「

好！」說着就要從兵器架子上摘劍，可是此時雷大江突地向前湊近余觀海的耳畔，低低的不知說了一句什麼，見余觀海一蹶腳道：「好！」又回頭望着通臂仙猿道：「老小子便宜了你，有機會再來領教你！」說着話人就一陣風似的，轉過了大廳的遮屏往後去了。

這使通臂仙猿與小飛狐猜不透余觀海是什麼意思，欲行變變追趕，但被雷大江阻住了道：「你們兩位休要欺人太直，你們且請回去，改日再行奉約一較長短，我也不送了，說着人也一陣風似的轉過遮屏後面去了，通臂仙猿和小飛狐呆癡立了一下子，看這大廳內的已是沒有一個人影，突地通臂仙猿竄近那扇遮屏，將遮屏抬腿踢倒往後看去，大廳後面的隔扇也是閉住了，通臂仙猿再一點手翻路竄近大廳的門後，向外一探首，人就飛身穿出院中，一擊變掌，小飛狐也跟着蹤將出來，四週一看，明月在天，四週的房舍已是籠罩在一片霜影之下，靜悄悄的沒有一點人聲，不知那羣盜徒何時匿跡了，這種樣子無疑是給通臂仙猿師徒一種難堪。

但此刻通臂仙猿再也不肯留戀，師徒兩個人仍由原路出了這黑山大寨，一路上再也沒有見到一個人影，好像這黑山附近早就絕了人跡，只有這通臂仙猿師徒兩個人找着騾子馬匹，一同出了這黑山的地界，此時天已四更過後，曉風習習，覺得有一種寒意逼人，兩個人在路上並沒有說話，就找了一個小村落投宿，這客店的人雖驚訝通臂仙猿師徒二人肯冒險夜行這黑山附近不怕盜劫，可是一看在小飛狐的背上揹着兵器，就吃了一驚，那裏再敢問什麼，就忙着給兩個人找了一間小室，屋內除了一條土炕以外什麼也沒有，就是那油燈點上也是似有如無的，光線非常的弱，差不多的對面看不見人，但兩個人勞累了一日一夜，找了這種地方就比什麼都強，什麼也不說的倒頭便睡。

翌晨天剛明小飛狐醒過來一看，坑上已不見了通臂仙猿，忙着爬起身子一看，不唯不見通臂仙猿，就是自己枕在枕底下的四稜鐵錘也沒了踪跡，忙着起身一看室門如舊關閉，不知道通臂仙猿是如何走的，忙着開了屋門喊叫「店家！店家！」那店家一面手攏着衣角大襟，一面答道：「來了！來了！說着就走過來問小飛狐要茶水嗎？小飛狐本想問問這店家通臂仙猿是怎麼走的，自己的鐵錘也沒了踪跡，但是突然的一想，憑自己這點本領，對於通臂仙猿的走，和鐵錘的失蹤，尙且毫無知覺，更不用說這毫無一點本領的店家了，徒自丟人現眼，還不如隱忍下去，這樣一想即時回答道：「是的，我們要洗完臉吃過飯後就要上路，先來一盆臉水！」店家答應一聲去了。

小飛狐退回房內之後，心裏很是覺得奇怪，猜不透通臂仙猿何以悄聲息的走了，而自己的四稜鐵錘，又何以的沒了踪跡，弄得小飛狐不住的搔那額子後頭，偶然的一抬頭見從那承塵頂上射進一線的亮光，小飛狐的心裏就是一動，忙着起身看去，不料「噫」的一聲，就有一條人影從這上面洞中落將下來，小飛狐大吃一驚，忙着向後一躲，那人已擺手道：「不要怕，是我！」小飛狐急着看去，正是通臂仙猿，小飛狐忙上兩步，剛要叫聲「師傅！」可是通臂仙猿又擺手道：「別說話！你聽店家來了！」說不了那店家已揣了一盆子熱水進來，通臂仙猿已將小飛狐的四稜鐵錘放下，便過去洗臉，小飛狐因有店家當面，自是不便問這通臂仙猿。

兩個人洗完了臉後，又叫店家給做了一頓飯，彼此吃完了，已是日上三竿，兩個人就收拾起牽馬上道，一出門路旁一個賣油布的小販，他問通臂仙猿要不要，通臂仙猿搖一搖頭，那賣油布的又問小飛狐要不要？並且說這們長途今日午後一定下雨，怎麼一匹牲口走在路上如何能行，必須有點遮雨的

東西才好，小飛狐抬頭看了看天色，這天氣非常的清朗不像是要下雨的樣子，因笑了笑道：「這樣天氣還能下雨吧！」那賣油布的小販道：「客人你別看天氣這麼好，你豈不知「天有不測風雲」這句話嗎，走在半路上也許會後悔了！」這句話果然說得小飛狐的心裏動了一動身子剛一上馬又跳下來，但被通臂仙猿阻住了道：「要他幹什麼？這樣天氣我看不會有雨，我們還是快回盛京去吧，這樣閑揮，得我是够受了，唉！我是自找罪受！」說完這話一鞭騾子的屁股，這匹騾子即時蹬開四蹄，忽喇事累跑將起來，一霎後蹄險些沒有蹬在那賣油布小販的肚子上，小飛狐也是急速的上了馬背，鞭影一喇的這匹蒙古馬就風馳電掣似的追將上去，把那賣油布的小販閃在後邊。

通臂仙猿和小飛狐的一騾一馬，一直跑出十多里，通臂仙猿回頭一看之後，這才放緩了韁繩徐徐而行，小飛狐的這匹蒙古馬，也就追了個首尾相接，但通臂仙猿並不說話，又是扯緊了韁繩，一揮鞭子，這匹騾子又是一陣風似的蕩起了很高的塵土，小飛狐也是緊緊追隨，一騾一馬先後銜尾疾行，那消半日的時光，又進了盛京城。

第三章 破寨焚山羣盜亡命

兩人兩騎進了盛京之後，還是進了大西邊門回到小飛狐的家中，自有人給他們休息牲口和燒洗面水自是不必多說，不一刻晚飯之後，小飛狐剛要休息，就聽有人進來報告說，這條小巷之中不知何時來了一個賣油布小販，他說這家主人欠他一塊油布錢鬧着要進來，我問他這家主人是誰？他說不上話來，只說見了你們主人就能認識我，我們大家都說我們這裏沒有小娃娃，誰要你的尿布？但那賣布的

小販一口咬定說是方才進去的一騎一騾上的人買的，我見此人非常的可疑已叫一個夥計看好了他，特來報告周爺！小飛狐一聽這話趕着立起身來要奔出去，但被通臂仙猿阻住了他道：「這樣事不值得計較，不必理會他！」但小飛狐道：「師傅！這件事情是太可疑了，說不了是黑山的探子，我想把他捉來問問，山上是否有被搶的女子！」但通臂仙猿道：「你這不必，一切我都探明了，待一會我來告訴你，你先歇息吧！」說着也不待小飛狐回答什麼，就揮手叫那人出去。

停了一刻通臂仙猿出室去了，小飛狐等了一刻也沒見回來，出了室一問院中的一名看役說通臂仙猿剛才出門走了，小飛狐見說吃了一驚，慌忙往着大門上跑來，誰知剛一轉過屏門，突頭幾乎碰在一個人的前胸之上，小飛狐忙着向後一退步，才看清了進來的不是別個正是通臂仙猿自己，見通臂仙猿閑閑的道：「現在沒事了，我告訴你黑山上的一切，說着就帶同小飛狐又進了屋中。」

通臂仙猿往着椅子上一躺，抬頭望了半天天花板，這才回頭望着小飛狐道：「廢話少說，我可告訴，那錢師爺的女兒錦娘，是確實的在那黑山之上，可是我猜想着余觀海是毫不知情，這完全是那百脚蜈蚣個人的行爲，我自後山大寨後面，各處探聽一下之後，初時是沒有什麼發現，後來在無意之中，從廚下聽來一句話說，三當家的家口來了，這又勞累我給她作菜，可是那小娘們也煞作怪，嫁了這麼一個漢子有什麼不知足的地方，幾個晚上是整夜的啼哭，好像是受了什麼大委曲似的，被三當家的一怒，把他鎖在空房之內，要活活的把他餓死，可是又聽得另一個人道：「你不知道那小娘們那裏是明媒正娶，這還是一聲胡哨搶了來的，雖是瞞着大當家的二當家的我我知道，聽得先前的那個接口道：「這樣的事你別胡說，叫大當家的聽見了，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哩！此後是再沒有

人說話了，我就各處去探聽，也沒探出人是囚在那裏，最後走到一處花窖子，我因見他四面張着鐵絲網，就用手捏斷了進去一看，什麼也沒有只是一所空房，我只好退出來另找，也沒有找着有可疑的地方，因半天沒見你，那知回到大廳上一看，那知你竟成了沛公，楚壯舞劍欲行不利沛公，是我下去攔鴻門，不料余觀海還認識我，他還算是看在江湖道義之上，對我客氣，惜乎他是被人所感不知好不好，這才動起了手，料不到他對於同伙的受創非常的關心，不顧和我較手，是他們要約定日期改日較量武功，我看余觀海的爲人還算是一名有血性的漢子，他這樣我也不便逼人，不料那富大江竟半夜的跟蹤下來，要盜你的四稜鑽鐵錘示警，以顯己長，却又被我盜將回來，那傢伙惱羞成怒，和我約定三日內再到黑山較量，我想這種人毫沒人味也懶得理他，不料我們往回裏他竟會派人暗中跟蹤我們，這沒別的說了，無論如何我們三日後再去黑山一次，免得叫余觀海和雷大江說我們胆怯，徒弟我想這件事情我們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將這黑山掃蕩一下，爲這遼東一地除去大害，這也不能說我們不顧武林道義，徒弟你看怎麼樣？」小飛狐道：「哦！這黑山之盜果真有這搶逼婦女的行爲，這真是武林間的敗類，無論如何不能使他們再存於這遼東道上，免得遺害無窮！」又想了一下道：「師傅你看這件事情怎麼樣？弟子的意思，欲行奉陳盛京將軍發兵剿山！」但被通臂仙猿阻住了道：「這使不得，你還不知道這黑山上已派人跟踪下來了，只要我們這邊，一經調兵，有個風吹草動的，被黑山知道了，焚山擄揚，豈不是勞師動衆，空手而回，也反使一般綠林盜徒見笑！」小飛狐手搔着頭皮呆想了一下。

末了他又望着通臂仙猿道：「照師傅你的意思要怎麼辦？」那通臂仙猿道：「依我說給他個迅雷不及掩耳，再於明晚馳起黑山一鼓蕩平，殺他個措手不及，不過我們人手少了也不行，最好是多請幾

位武林同道，但不可使盛京將軍衙門裏知道了，我們只是祕密進行，首一件就是先搜尋出那錦娘被囚的地方，破牢救人，省得叫余觀海知道之後，先行滅跡，隨後再去找尋余觀海一般人，展期一鼓蕩平這黑山，免致禍害黎民！」可是小飛狐道：「師傅！那余觀海本無大惡，且在這遼東道上也有綠林豪俠之名，這樣一行動，知道的人尙是有情有原，如果是不知道的人知道了，也許落得江湖同道的口實，說我們倚仗官勢與江湖朋友作對！」通臂仙猿道：「話不是這麼說，固然余觀海的黑山一幫人，在這遼東道上，名震遐邇，江湖朋友無一不知余觀海的爲人，至於余觀海的真正個性，好護短，好聽讒，這是余觀海的短處，一旦事情成功之後，我們也有理由可說，江湖朋友不盡全是瞎子聾子，對於百腳蜈蚣的行爲，不信就沒人知道，我的意思就這麼辦，你可將石統帶請來大家計議一下，可行則行，否則就請石統帶親自去招安這余觀海罷，我看余觀海就不會低首人下，白費唇舌！」通臂仙猿道一說，小飛狐也覺得沒有理由可駁，即時派人去找石統帶。

那石統帶還真料不到的通臂仙猿師徒回來的那麼快，正在宿營之中，同僚游擊司等，閑談這遼東馬賊的來龍去脈及興廢略史，一聽小飛狐的派人來請，當時心裏一動，猜不透小飛狐何以回來的這麼快，不知道事情順手與否？雖然各同僚要問小飛狐專差奉請的意思，但石統帶並沒有回答什麼，即刻急急匆匆的出了宿營，跟着這名差往大廣邊門而來，此時天色已近黃昏，走着路石統帶好像覺出背後有人跟着，亦步亦趨的不離左右，石統帶心裏疑惑，即時回頭看去，見有一個肩上抗着油布的小販，閃身轉入小巷之中，同時這條巷口也有好幾個來往的人，但都是些行路的平民，並沒有可疑情形的人，石統帶回頭看小飛狐差來的人，已走出了十多步路，石統帶尙以爲自己偶然的神經過敏起來，竟將

行路的人當作了有人跟綴，即時又回身舉步，跟上那名差人。

可是才走過十多家門面，石統帶又一回頭，又見一個賣油布的小販，跟在身後不遠，石統帶一回頭，那賣油布的小販竟作失手之狀，將那一捲的油布吊在地下，慌忙俯身去拾，石統帶這留上了神了，回身又走了不遠，見那賣油布的小販又是抗着油布追將上來，石統帶勃然大怒起來，不待那賣油布的小販走近，就先迎上去，照嘴吧，把那賣油布的小販打得大叫起來道：「我好好的走路，你憑什麼打人啊？」石統帶一聽這人說話還真有理，也自覺冒失，即望着那賣油布的小販喝道：「你是什麼人？竟敢暗綴於我。」那人望着石統帶大聲抗辯道：「軍爺你這說得奇怪了，你在前面走你的路，我在後面走我自己的路，誰也不侵犯誰，你爲什麼打我？」他這一嚷即時有五六個閑人圍將上來爭着問石統帶什麼事？石統帶在這許多人的面前，也似乎自覺理屈，即望着那問的人道：「我在這裏好好的走路，他竟敢暗地追綴於我，想來必是什麼不逞之徒要來暗算於我！」那賣油布的小販還是大聲道：「我一個作買賣的人，走着路怎麼說是跟蹤不利於你，你拿出憑據來？」說話的樣子，還真是蠻橫已極。

這使石統帶心裏一動，即時回答道：「好！我先搜搜你看，沒有憑據算我誣賴你！」那賣油布的小販道：「好啊，你還要搜我，你憑什麼？」石統帶尚未回答什麼，旁邊有認識石統帶的，就將那人推了一把道：「得了罷！這是盛京將軍衙門內的石老爺，你也不必多話了，算是石老爺誤行碰了你一下子好了！」那賣油布的小販仍提高着嗓門子道：「哦！是衙門的石老爺，怪道有這麼大的威風，能够當街隨便的毆打無辜良民，可是我二不殺人，一不偷盜，又不是個反叛，怎能無辜的受這一場毆辱，

可是否這盛京地方，情形特殊，當官的都可以隨便當衙打人，如果是有這種特殊的律條的話，那麼盛京將軍出門，就可以當街隨便殺人了！」他這話一說，那問的人顏色一變，回頭看了看石統帶，身子向後一退，袖手不言語了。

石統帶冷笑道：「我倒看不出你能這麼會說，告訴你這盛京地方雖與別的地方一樣，可是不容許他人暗地跟隨，只要你跟我，就算你倒運！」那人跳着腳道：「我走我的路，怎麼說是跟你，又怎麼說我有利於你的地方，這請你拿出憑據來，不然我們到將軍衙門說理去，別看盛京將軍是你的上司，就未必能殺了我！」石統帶冷笑道：「你敢叫我搜，我就給你個憑據！」那賣油的小販將一捲油布往地上一拋，張開雙臂道：「你能搜？搜出什麼來我願打個謀刺官爺的罪名！」石統帶見這賣油布的小販這樣大胆的樣子，還真覺得出於意外的，心裏立時猶豫起來，那人冷笑道：「怎麼不搜了，還有什麼要緊！」說着話時那名來請石統帶的差人，回首一看不見石統帶，這見圍了一圈的人，聽得石統帶和人喧嚷，擠進來一看，石統帶的面上似乎很窘，即時望着石統帶問道：「石老爺什麼事？我們班頭可要等急了！」這一說石統帶似乎找了下台的地方，即時望着賣油布的小販道：「我這有要緊的公事，不願和你嘔氣，算便宜了你！」說着就隨着這名差人擠出了人叢，那賣油布的小販拾起布捲兒還要追上來，嘴裏咕囁着道：「是好漢子的怎麼不搜了！……」就被旁邊看熱鬧的人阻住道：「得了罷！別鬧了！那石老爺算是一時失手得罪了你，可是他個大大的好人，決不是故意在難為你，他這走了，我勸你也是見好就收罷！」那人被這些人勸住，也就不追了，只罵幾聲，也就出城去了。

石統帶悶着一肚子的氣，隨着這名差人到了小飛狐家裏，已是撐上了燈，小飛狐讓他落座之後，

見石統帶的面上似乎有氣的樣子，就問石統帶道：「石老爺！敢是身體不舒服，又是和人嘔氣來？」石統帶嘆了一口氣，因就將剛才和那賣油布的小販嘔氣的話，作了一個簡略的敘述，話一說完，小飛狐道：「石老爺！你是失算了！若果是我不問原由的將他押起來，逼問是受了誰的差遣來此探聽消息，只要一頓板子，或許能說出實話來！」石統帶訝然道：「那果是一個賊黨嗎？」小飛狐道：「當然！如果不是賊黨他也不致如此追尋你我……」因將和通臂仙猿由黑山回來，一出店門碰上那賣油布的小販，以及半日前在這衙門口吵鬧的話，說了一遍，說得石統帶將桌子摔了一拳道：「這樣說來，那人一定是個賊黨無疑了，我可道派人去捉拿押起來！」小飛狐搖手道：「石老爺你還不須費心，我已派了兩三個夥計暗中跟踪他，只要這人一露出形跡來，即時伸手辦案。」

兩人剛一說到這裏，聽得通臂仙猿道：「賢契！我看你是看錯了吧，我看那人絕對不是盜徒，如果黑山上派遺暗地來追踪我們的人，他決沒有那麼大的胆子，敢彰明較著的頂撞我們，說不定是江湖上一位埋名的英雄，此來也許是試試我們的眼力，反正對我們也沒有害，我們也不必提他了，事後我們再探訪他的姓名，及此來目的，也算是多認識了一個朋友！」這話說完，小飛狐和石統帶都表示出驚訝的樣子，把眼望着通臂仙猿。

通臂仙猿望着石統帶道：「石老爺！我們這一次請你大駕過來，就是討論剿除黑山的計劃，可是我先告訴你，這件事雖是爲了那被難的錦娘，可是與將軍衙門並無牽連，請你不必聲張，只算是我們武林間和江湖上的私事奪紛，請你過來就叫你明白一下，並且是要怎樣辦理！」石統帶道：「這樣說來那錦娘的被劫，確實是黑山上的人所爲的了，怎麼說與將軍衙門沒有牽連？」通臂仙猿道：

「這並不是說與將軍衙門沒有牽涉，其實這樣的事情，江湖人多半不願由官場來處理，我的幫你，也是不願意將我們江湖人的事讓官府來經手，所以黑山的剿除也由我們來辦理，石老爺你出身武林想貴業師左臂金刀李錦飛早就告過你吧！」石統帶面上紅了一紅道：「還是老前輩通達這種武林間的一切幫規禁忌，弟子慚愧空學了這十多年的功夫！」通臂仙猿道：「石老爺你客氣什麼，語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也是石老爺的年輕！」

說着話小飛狐已叫人擺了一桌酒，就在外間屋中，就過來請通臂仙猿上座，石統帶對面，小飛狐坐在下頭上親自給通臂仙猿和石統帶斟上酒，隨後揮手叫手下的幾個差役出去，沒有呼喚不准進來，再告訴廚下備酒菜，說不定要連夜痛飲，這幾個人看看沒事，也就一個個的退出這內室。

酒過三巡，小飛狐的面上已經起了一層紅色，他吃着酒眼望着石統帶道：「石老哥，這場事黑山算是成了罪狀，我們雖是不願意驚動將軍衙門，想以江湖間私人的資格，再度去找余觀海辦這場交涉，如果余觀海是明白事的話，他或許能將錦娘搜出交來，並將百脚蜈蚣按着幫規處治，不然的話，我們是不說不算，可就要去清剿這黑山，免除遼東黎民的後患，老哥你看怎麼樣？」石統帶停杯答道：「這件事我也沒有什麼主意，一切我願聽你們兩位的高見，有什麼事我是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說完又呷了一口酒眼望着通臂仙猿。

通臂猿可是執盃凝思，住了一回突地將着盃子往着桌子上一放道：「就是這樣吧！石老爺我的主意可是要這樣辦，明天這個時候再去黑山，找余觀海交涉，說明百脚蜈蚣的那事，要求余觀海交出那錦娘，並處治百脚蜈蚣，如果余觀海仍是昏昧不明，袒護他的部下不承認有這件事，那麼我們不說不

算，絕對與余觀海一較短長，以踐余觀海之約，赴機清剿黑山，使余觀海死而無怨，不過我們不知道那錦娘藏匿的地方，最好是分路上山，暗中探訪出錦娘藏匿的地方，防備余觀海或百脚蜈蚣見勢不妙之後，要毀滅人證，不過我們人少也是調遣不開，石老爺在這盛京之內有認識的武林同道，可以約上幾個，沒有的話鏢局子的師傅們也可以請幾位幫忙一下子……」石統帶道：「這個主意還可以行得，不過我也是識人不多，如用幾個上陣的人材我可以找出幾個來，對於會上高的朋友我却沒有認識的！」小飛狐道：「石老哥這件事就由我辦吧，本城永盛鏢局的主人鐵鎗孫震，和二龍堡的堡主金龍方英銀龍方華，都和我認識，我可以去約來幫忙，不過人還是少，最好你能從軍營中挑選出來七八個俱有非常身手的軍健化裝跟着上山，或埋伏起來虛張聲勢一陣，其功非渺！」石統帶連連答應道：「這個我可以儘量的辦，但不知我們何時起身？」說着又回頭望着通臂仙猿。

通臂仙猿即接口道：「最好我們明日正午起身，預計當日黃昏即可抵達黑山，有這十多個人就夠了，有什麼計劃到了黑山後，看着情形再說！」這一席酒一直吃到二更天才散席，石統帶回了軍營之後，就找了與自己最親近幾個孔武有力的軍健，召集到帳下祕密一商量，這幾個軍健都表示願出死力清剿黑山盜寇，石統帶自是高興萬分，在次日清晨，就帶着八名軍健分途到小飛狐家中。

此時小飛狐早把那鐵鎗孫震，和二龍堡的兩個堡主金龍方英銀龍方華約來，坐在客堂之內，一見石統帶領着這七八個人進來，立時迎將出來，所幸小飛狐的寓所房子還算寬敞，並有幾個捕役在這裏幫忙，才使這十多個人有地方落座，小飛狐因石統帶並不認識鐵鎗孫震和方英方華兄弟兩個，就給兩方面介紹了一下那鐵鎗孫震是一張黝黑的臉面，人高馬大首先向着石統帶抱了抱拳道：「久仰石老爺

是我們武道先進，惜因我太窮忙了，我們這一身衣服又不便往着衙門裏跑，因此始終未有去拜訪石老爺，這一次因盟弟之約至此，得與石老爺相會真是幸運之至，以後望石老爺多多闢照！」這石統帶也知道這鐵鎗孫震與小飛狐是盟兄弟，爲人俠肝義胆，在他所走的鏢路之上，永未曾出過事，完全仗着他那一桿鐵鎗。

這鐵鎗孫震不唯槍法絕倫，得楊家六合大槍的祕傳，並且還會放鐵沙子大桿槍，名震遼東，使一般綠林道寇望而生畏，不敢劫他的鏢車，年復一年孫震知道自己的鏢車字號，在這遼東叫響起來，所以不常出門了，只將永盛的鏢旗往着車上一插，就化險爲夷使盜黨見而退避三舍，這鐵鎗孫震也就心廣體胖起來，此時他被小飛狐約來，一桿血擋粗如酒杯的鐵槍，和一桿鐵沙子大桿槍，變變的立在屋角上，他和石統帶談過了兩句話，使石統帶看得出這鐵鎗孫震果是豪邁異常。

接着小飛狐又給介紹方英方華和石統帶談話，那八個軍健却是每人一杯清茶坐在一邊眼望着上面的衆人。

此時通臂仙猿掏出一條白唐布的手巾，抹了抹那兩鬚小鬍子，隨起身望着衆人道：「這一蹙我們師徒兩個勞動諸位，心實不安，好在我們武林同道，那種虛偽的客套不必多說了，對於這清剿黑山的事，想來小徒已向各位申明，此刻也不用再說了，諸位如有什麼高見，不妨說說以供大家採納！」首是鐵鎗孫震起身道：「關於黑山的破壞武林道規，搶掠婦女的事，我們已聽周老弟說過，對於余觀海的昏昧不明，我們也感到氣憤，去找余觀海交涉，或清剿黑山，晚輩們不敢多說，這完全聽老前輩的指示！」那方英也道：「晚輩們沒有多大閱歷，一切調度還是老前輩你來！」同時石統帶也起身道

：「老前輩別太客氣了，時候已不早我們議定後就可趕快登程！」通臂仙猴又手撚着兩撇小鬍子向瀟左右望了一望，這才落座，他側着頭想了一下道：「我的意思，還是我和小徒先行和余觀海會面，如果余觀海聽勸的話，就勸令他交出被掠的錦娘，並處治這事的主持人，由此兩作罷論，否則的話只可與余觀海兵刀上一較短長了，但在我們動手時，孫兄不妨以鐵沙子鎮住那千盜匪，石老爺可帶同八位軍爺圍住余觀海等三個人，老朽獨奔後寨去搜尋錦娘的踪跡，方爺兩位可隔岸視火以防余觀海暗令人對被掠的人有什麼毀滅人證的行動，得手的話可給他一把火，將這座盜窩焚去，這只是一個大略的辦法，詳細我們到了黑山看情形再說，不過路途上也得快走，沒有腳力的可以先行，你們誰有？」這一問想不到全有腳力，但通臂仙猴囑咐他們大家一塊走未免太顯痕跡，還是大家分頭前往，約定在首次和小飛狐投宿的店內聚集，會議就此結束了。

石統帶是和他的八個軍健先行，但怕這全身軍裝顯眼，就每人換了一套便衣，像個商人的打扮，小飛狐是和方英方華三人連袂而行，最末是通臂仙猴知鐵槍孫震並騎，十多個人的兵器短的用着青布包裹，長的沒法遮掩，就乾脆梢在馬背之上，如是十四騎人馬，先後出了盛京的城門，到了市郊，立時蕩起了很高的塵霧，滾滾不息的過了一陣又一陣直往着黑山的方面馳去。

直到黃昏時分，首一隊石統帶帶着八個軍健依照小飛狐所說的地址，尋店下榻，隨後小飛狐和方英方華，也陸續的到了，可是分住在兩處，為避免別人的注意，誰也沒有找誰說話，十多騎坐騎，也都牽到了後邊，直到天黑的看不見了，小飛狐這才聽得見門外道上，有一陣馬蹄奔騰之聲，小飛狐猜度着必是通臂仙猴到了，即時喊叫店家開了店門，向外一探頭，那道上的馬蹄聲却是越過店門向前

馳去，在黑暗裏並沒有看清是誰，度量着通臂仙猿不會不認識路，聽那馬蹄踏地的聲音，好像是兩三匹馬十多隻蹄子，不像是通臂仙猿和鐵槍孫震，大約必是這遼東道上的馬賊，由此路過，再不然即是黑山上的盜黨，小飛狐這一看之後，即要退回身子來，不料跟着身子閃進一條人影，他一疊連聲的喊叫：「店家！店家！」那名店家即慌忙的迎上來，望着那人道：「客人！什麼事！」那人道：「我是一個行路的，你們這裏有房間嗎？」店家搖頭道：「客人你這來晚了，各個房間內都已住滿了人，你老別家走走吧！」那人道：「哦！我是來的不巧了，可是天這麼晚，叫我往那兒找去，你費心一下吧！」那店家已五十多歲了，看樣子是一個佻老頭子，他直搖頭道：「客人我是實話，還能騙你不成，我只是沒房子了，你別家去走走吧！」那人道：「沒房子？你住什麼？」店家道：「客人你不信，難道把我住的房子要讓給你？」那人拱了拱手道：「那敢情好！」說着舉步就要往前走，但那店家阻住他道：「你幹什麼進去？」那人道：「你不是叫我進去住嗎？怎麼又阻我？」店家生氣道：「我說啦！房子沒有了！」那人也大聲道：「房子沒有了這房子是白檢的了，我進去白住不應該嗎，」小飛狐聽那說話的聲音有點嘶熟，在燈光裏望着那人看去，不料又是那個賣油布的小販。

這種意外的奇遇，倒使小飛狐吃了一驚，但心裏明白這個賣油布小販必是有着什麼意念，所以一再的循踪追跡，說不定必是黑山余觀海的同黨無疑，心裏暗罵：「你這真是討死鬼討債，竟敢追跡我，我要叫你再走脫，算我枉在盛京府縣衙門混了！」心裏想着，即趨上一步，望着那人道：「朋友！這店是真的沒有房子了，都住滿了客人啦！照朋友這樣說，但凡開店的都得現來客人現蓋了！」那人回頭望了望小飛狐突地哈哈大笑起來道：「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料不到的我們又在此會見了，朋

友你還要不要我的油布？」小飛狐含笑道：「東西我或許要你的，朋友你不是沒有地方住嗎！你如果不嫌棄的話，何妨我們住在一塊！」那人望了望小飛狐道：「那好極了，有人作東我也可以省下店錢了，但不知房子乾淨嗎？」店家在旁生氣道：「房子不乾淨，我開什麼？我看客人您也該洗個澡了」，那人道：「我也知道別人都嫌我一身桐油的氣味，我也不能不先來一個先聲，告訴別人先乾淨他們，免得別人討厭我！」說着話，一路哈哈大笑的就跟着小飛狐進了後面客房，這時候石統帶已聽得見這笑聲，便伸手開了屋門，恰好那賣油布的小販和小飛狐行近這門旁，石統帶一落眼便認得出來，是在盛京城內暗中跟蹤自己搗蛋的那個行跡可疑的賣油布小販，不料又是在此會見，心裏不由得一愕，即時縮步退將回去。

可是那賣油布的小販眼快，已是望見了石統帶，便回頭望着小飛狐道：「朋友！你可認識那個鷹爪孫？他頂不是東西，我會被他訛詐了好幾塊油布去，但願這樣人拿回去，給他祖公襯尿！」這樣罵人石統帶是在屋子內聽見了，心裏不免是有氣，但他知道這賣油布的小販行跡可疑，小飛狐必是看出形跡來了，在套問他，也就懶得理會，只在屋內聽得腳步響，已是進了小飛狐的屋子內。

不多時門外又是一陣馬蹄響聲，竟然停在這店門之前，隨後一陣步聲，已聽見通臂仙猿和鐵槍孫震進了店門，竟又找了一間房子，就在石統帶這屋子的隔壁，此時院子內還有人，石統帶也沒有打招呼，只隔着窗子的破洞內向外張望，是望見通臂仙猿朝着這屋並小飛狐那屋的窗上盯了兩眼，這才和鐵槍孫震進了屋子，這石統帶人也精警，看這院子內的人已陸續的進了屋子，這才出了屋門，先是立在院中，隨後借着閑步踱到小飛狐的窗下，聽得小飛狐道：「朋友你的來歷，大概我也知道一點，朋

友你肯老實說，我們出門在外的人，何處不可以交交，與人方便，也便是與自己方便！」石統帶又跨上一步，把個身子空在窗子之下，聽得那賣油布的小販道：「朋友！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可不懂，我只是一個賣油布的小販，對於江湖事兒是一竅也不通，你這麼問我，叫我怎麼回答？」聽得小飛狐道：「朋友！你的行藏我早已看出來了，必是江湖俠義一流，故埋行跡，追尋於我們弟兄，我們兄弟承您看得起，是感戴莫名，希望朋友您能將大名示知一下！」那賣油布的小販哈哈大笑道：「那真是笑話之至，憑我一個賣油布的，也居然稱得起是俠義一流，這真不知是從那裏說起，朋友我勸你別再這麼挖苦我了！」

這時又聽得小飛狐說話的聲音，稍為變高了，他道：「朋友我可是實話，絕不是在恭維你，我小飛狐是一條直着脊梁的漢子，不知道向人阿諛獻媚，朋友你又何必這樣不肯道實！」聽得那賣油布的小販道：「哦！我真不知道朋友你原來是盛京府縣的三班總捕，算我高攀了，就此告退！」說着那屋內起了一陣腳步之聲，石統帶趕緊一轉身才離開窗子四五步，已聽得小飛狐厲聲道：「朋友你大遠的來跟蹤我們兄弟，我們兄弟承你知遇之感，絕對不能使老兄失望！老兄你不屑交結我們，我們也要向你討教一兩手！」聽得方英也接口道：「朋友！你別走請你留一招……」說着話屋子內已起了很急促的腳步聲，石統帶又趕忙一回身，欲要進屋，可是屋門一啓，那賣油布的小販已哈哈大笑走出屋門，一面笑道：「這果然是有眼力，我沒有白跑，請外面來過過手，使我開一開眼界！」說着就趨步下了台階，此時石統帶已躲在一垛草堆之後，探首看去，見小飛狐並方英兄弟均隨後跟將出來。那賣油布的剛剛將油布包袱往背上一勒，首一個方華就先躍上，嘴裏說道：「朋友你接招罷！」

「拳隨話到，就如流星似的望着那賣油布的華蓋穴上擊來，這方華人才二十二歲，可是拳上的功夫，已有了深厚的造詣，這一手石統帶就看得出來，並聞得一陣勁風從方華的拳頭上發出，眼看這方華的拳頭，剛剛及得華蓋穴寸許，不知怎麼樣，也許是腳底下一滑，那賣油布的小販竟平空的栽倒在地，使着兩手亂爬了一陣，才爬起來一面雙手亂搖，一面氣喘吁吁的道：「這使不得！使不得，別開這個玩笑，我會什麼？打上可就沒命！」小飛狐冷笑了一聲道：「朋友你別故弄這玄虛了，難道我們兄弟幾個不值得朋友你的高招？」那方華也氣哼哼的方要第二次伸手，可是通臂仙猿的屋門一啓，那鐵槍孫震首一個踏出門，往着屋門前一立，那賣油布的小販一回頭，樣子好像一愕，一伏身躲開方華的右拳，右腿向後一收，跟着左腳一拳屈，人竟平空的倒退出丈多路，人是仰身後拔，快如閃電，只一點地，又是雙足一拚，用着「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拔空上了店牆之上，這種身手果是不出小飛狐的所料。

小飛狐剛要擰身前躍，但鐵槍孫震一擺手道：「且慢！」又回頭望着店牆之上道：「朋友你不是山西五合的高……」可是大牆之上人已沒了踪影，鐵槍孫震急步下了台階，可是又突然的止步，望着牆頭上的小飛狐道：「老弟你下來吧！我保證沒事！」說着話通臂仙猿和石統帶分由屋內和草垛之後走出，也有幾個店客店夥聽得院子內鬧，不知是什麼事，也走出來看看，小飛狐和鐵槍孫震，怕叫人知道加了注意，只彼此一點頭各自回屋。

但是不多時鐵槍孫震却掩身進了小飛狐的屋子，一進屋子方華便道：「孫大哥，你可是認識那廝？」鐵槍孫震道：「你別急，以後我再告訴你，方才吳師傅他老人家說：這離黑山很近，大家住在店

內，在這時候千萬不要聲張，二更後我們就要起程，關於那黑山的路徑，我過去也到過一次黑山，也會知道一點，停一會可請着石老爺同到那屋內聚議！」鐵槍孫震說完也沒第二句話，就出屋而去，這裏小飛狐和方家兄弟，猜不透那賣油布的究竟是什麼人物，何以鐵槍孫震認識他，而見了孫震就要走，不多時這窗上被人用指彈了一下，聽是石統帶的聲音，於是小飛狐只帶着方英一同出屋，到了通臂仙猿的屋內，這時屋內已由鐵槍孫震從行囊中取出一支大白臘來，點上插在桌上，屋子內頓是明亮了許多，看通臂仙猿是伏在桌子上，不知在看一張什麼，鐵槍孫震是和石統帶談着話，小飛狐和方英一進室，通臂仙猿並沒有抬頭，只是鐵槍孫震指點小飛狐和方英落座，停了一刻才見通臂仙猿抬頭望着鐵槍孫震道：「老弟你畫的這張黑山形勢圖，果是很詳細，不過這圖中釣魚巖的路徑有點晦隱，並未說明路由何處起迄，有無岔道，除這一點以外，其餘的路徑都很詳細，我想我們只依此圖後山所列的暗道入山，余觀海不難當面對付，不過只要余觀海肯能自承己之錯誤，我們就不必爲己之甚，對於嘍卒盜黨也不必多事殺戮，以體上天好生之德！」

通臂仙猿說完這話石統帶並小飛狐及方英，一同起身集到通臂仙猿的身旁，向那桌上看去，桌上是用墨筆畫了一張黑山形勢草圖，對於何處是黑山邊界，何處是兩道卡子三道卡子，何處是大寨，何處是庫房糧草之處，去大寨走的那條路，經過什麼崖什麼峪，後山的路徑可通到那裏，什麼地方可以藏人，畫的無一不詳，石統帶尙未說什麼，小飛狐望着鐵槍孫震道：「大哥你這圖是怎樣畫成的，你是到過黑山嗎？」鐵槍孫震望着小飛狐微微一笑道：「老弟你這明知故問吧？我走這遼東鏢有二十多年，何處有山何處有寨，我不惟是略有耳聞，並且也曾親身踏循過，我於五年前曾去過黑山數次，

彼時余觀海尙未到黑山，我是爲歐陽英所邀在那山上玩過一次，我雖然是閑着游行山上，但我是隨處留神，自歐陽英一死之後，我至今未上過一次山去，這一次爲了余觀海和百脚蜈蚣使我重踏黑山，也不免是感慨系之，除了余觀海以外，那兩人我是認識，我是不能出面，只能暗中應授鎮攝，所以就將我記憶所及而成此圖，依此圖內所說的出入要道路線行事，黑山的事不難瓦解了！」幾句話說得小飛狐連連贊嘆道：「大哥！你可是一個有心人，五年前那番精神不算白費了！」石統帶也道：「孫師傅！這場事一旦功成，此均孫師傅之勞，使這遼東地區的黎民百姓，得過安靜歲月太平日子，亦是孫師傅所賜了！但我又得問孫大哥一句話，那賣油布的又是誰？怎麼有那一身功夫？」孫震道：「那人名叫高天鵝，是山西五台人，至於怎麼學的本領我也不知道，當初我在鏢行時與他也有一面之識，他此來似乎沒有惡意，我們就不必捉他了！」鐵槍孫震說完了話：

通善仙猿已將那「黑山形勢草圖」仔細的看了半天，這才略一沉吟，隨即抬頭望着石統帶鐵槍孫震等四個人道：「關於這黑山的形勢，我已略窺梗概，事不宜遲我們也該上山了，對於我們上山的計劃，我意如此，上山之後首一件事就是對付余觀海等三個人，此事可由老朽並石老爺及小徒三人負責，八個軍健可由孫老弟率領，進了大寨之後，分頭找放火的地方，放火焚燒，以期擾亂余觀海等人的心，隨後可去大寨之後搜尋那錦娘的下落，並各處接應兩位方兄弟可去大寨之後，釣魚巖附近巡守，如果看見有人從大寨之內逸去，可以不必聲張，待他們逃到這釣魚巖附近之後，才出來驚嚇，但不可交手，因我知道余觀海倘一旦看着黑山大寨冰消瓦解之後，勢必問道遁出再作他日準備，只後山有兩條路，一通東北方的長春，一通錦州，余觀海等一千人必找這兩條路下山，所以這兩條路上也不能不

派人守候一下，雖不能將余觀海生擒，至少使余觀海胆戰心寒，然後可去大寨集合，辦理善後之事！

「通臂仙猿說罷這話，時已二更了，於是石統帶就首先出了這屋，去叫八個軍健，先去前路等候，店家不知是什麼事，八個人留下了馬匹當夜外出，但也不敢多問，隨後方氏兄弟也走了，十個人却是在前路等候。」

看看這院子內各屋的燈光大半熄滅了，如是通臂仙猿，首先帶路，由店房之上，撲出這所客店，四個人如電掣如鷹搏，免起鵲落的瞬眼就跑出十多里了，已是入了黑山的地界，向右一個大寬轉，前面不遠即是黑山大寨山下的第一道卡子，四個人行近不遠，只聽得路邊林內起了擊掌之聲，接連響了三下，四個人略一停足，已見從林內撲出兩條人影，正是方英方華兄弟兩個，隨後那幾個軍健也跟着躍將出來，所幸這個地方的叢林幽密，荆棘蔽道，當然不會有人注意，那方英望着通臂仙猿道：「老前輩！這山上似乎已知道我們來了，我們要多留神！」通臂仙猿就是一愣道：「哦！他們知道了，這消你又從那裏來的？」方英道：「我們十個人在這裏等候，不知從那裏拋來一塊石頭，險些沒有打中我們的頭，我們忙着看去，就見一條人影，閃電似的飛馳入了山道而去，我們估量着必是黑山上的人，大約已發覺了我們上山報信去了！」通臂仙猿略一凝思道：「叫他們知道了那也好，事不宜遲我們就分途上山吧！」說着通臂仙猿就首先撲入一條小道之內，這條小道原是從那「黑山形勢略圖」上看來的路徑，繞來繞去的那消半個更次，由開道羊腸曲折的，早是行近了黑山大寨，已快三更天了。

此時通臂仙猿沒了顧忌，先叫方氏弟兄轉到山後去，八個軍健也跟着鐵槍手孫震閃入暗處，分頭找進入寨，隨後通臂仙猿帶着石統帶小飛狐由暗處，仍轉到上次進寨的地方，向內聽了聽裏面是很沉

寂，好像全個寨子已全入了夢鄉，通臂仙猿一擺手，首先用着「一鶴冲天」的輕功上了大寨牆內的一角瓦簷之上，身子剛剛立得一定，就覺得有一陣勁風撲面吹來，這通臂仙猿經過大敵，知道有人暗算，忙着右脚向旁一岔，閃轉身子，那陣勁風是撲向後身去了，通臂仙猿就得聽有人冷笑了一聲，通臂仙猿心想這黑山上果然知道自己來，也不能不佩服余觀海的手腕，忙望着那發聲的來源看去，却是任什麼也沒見，而石統帶和小飛狐也變變的撲上了這屋面，通臂仙猿並不耽擱的，即又蹶身上了這大寨的中廳之上，滿擬余觀海既知道了我們入山，至少必有點防備，不料這一蹶上大廳，並沒見有半個人影，這大廳的前面庭中也是靜悄悄的，只有兩盞氣死風燈掛在簷下隨風搖幌。

通臂仙猿心裏詫異道：「難道余觀海知道我來了，是不屑理會呢，還是故佈疑陣？！」身子剛一越過屋脊之上，就見在這大廳的後邊偏廂的窗上，是有着稠稠的燭光，窗櫺都作梅花式，上面糊着細紗，隔着窗子就可以望得見這廂房內的一切佈置，見余觀海正和雷大江百脚蜈蚣斜對面談着話，瞬眼見余觀海是嘆了一口氣，向着雷大江不知是說些什麼，又好像是在埋怨，接連着嘆上了一口氣，見雷大江是低首無語，那百脚蜈蚣却是氣憤憤的說了幾句話後，即起身出了這偏廂，往着台堦石上一立，低着頭好似在沉思什麼，就見百脚蜈蚣突地一回身，但又止住了步子，回身向着旁邊一角角門穿去。

通臂仙猿向後一看，那小飛狐已是越過山頭，追蹤而去，就拉了石統帶一把悄聲指給石統帶道：「石老爺你看，那就是余觀海！」石統帶隔着窗紗向內看去，見余觀海是在側面向着雷大江，在燭光底下也看不清余觀海的面貌，見余觀海的精神和舉止，都含有一種威嚴的成份，一派正氣，不像是江湖盜寇的行徑，這使石統帶看罷，回頭望了望通臂仙猿，見通臂仙猿突地望着室內出神，石統帶忙着

一回頭，就見室內的燈光倏地熄滅了，跟着那邊廂房頂上，一陣衣襟帶風的聲音向着這邊大廳上撲來，已見余觀海率領着雷大江撲將過來，望着大廳上一落，向着通臂仙猿一拱手道：「老朋友，你果是不失信用，三日之內果然前來踐約，我余某承情不盡，特此前來奉請，請到下面談談之後，再爲較量！」通臂仙猿哈哈大笑道：「老朽夤夜之間來此造訪，在理數本就不好，當家的你不來怪罪我們，已是感情不盡了，再這麼一請，這使老朽多感慚愧，雖然我們也不能不謹遵台命下去叨擾一下！」說着是一拱手向着余觀海和雷大江作禮之後，就躡身下了大廳，余觀海又一拱手向着石統帶作出相請的姿勢，石統帶借此機會，打量了一下余觀海，見余觀海的體格神氣，舉止都很安穩沉厚，也抱了一抱拳，隨在通臂仙猿的身後下了大廳，余觀海也是跟蹤而下，雷大江却是又登上房脊之上，向着四下望了一望，這才下去。

這大廳之內，除了兩盞氣死風燈以外，睜眼問又點上了四五支大臘燭，照得大廳之內是明如白晝，余觀海拱手相讓兩人進廳，兩個人也毫不猶疑的進了大廳，余觀海和雷大江彼此隨入，早有兩個小盜上來給余觀海行禮，余觀海擺了擺手，即吩咐來人給通臂仙猿兩個人擺桌位，可是通臂仙猿眼望着余觀海道：「當家的，我們的來意想來你也明白，沒別的話，我們前來踐約！」余觀海桀然一笑道：「老師傅肯能看得起我余觀海，我余某承情不盡，一杯清茶幸無推辭！」說着就有一名小盜給通臂仙猿和石統帶每人斟上一杯茶水。

石統帶是眼看着這杯茶，又抬頭望了望通臂仙猿，余觀海道：「你放心，我余某是一個人，並不是那種無恥的小人！」石統帶面上是紅了一紅，可是余觀海又拘拳問石統帶的姓名：「對不起！我忘

了問你這位師傅貴姓！」石統帶不欲露出真實姓名，只謄了一個假名叫做武天章，是盛京開源鏢店的鏢師傅，此夜由此路過，就隨着吳老師傅來了！」那余觀海初時是一愕，但即笑道：「武師傅別盡玩笑，開源鏢店可是新開的嗎？」他這反問使石統帶沒了話，只好說了姓名。

通臂仙猿道：「這些話可以不必提了，我們只來談談今晚之事，余師傅，你想怎麼辦？我又來了！」余觀海忍不住冷笑道：「我們兄弟幾個早經過過手，不是你老師傅的敵手，但我們無論如何也得再來一次！」這話通臂仙猿聽來突地嘆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大當家的！您還是不醒攢了？」余觀海道：「我余某如何會不懂，不過老師傅也未免是太欺人了，我余某就不輸這麼一口氣，明知本領不濟，也要討教一兩手！」通臂仙猿道：「好！好！好！我們是在這裏動手呢？還是另找地方？」余觀海突地起身將那掖好了的長大衣服，一面往下脫着，一面眼望着通臂仙猿道：「就是這廳內寬闊不必另找地方了！」通臂仙猿也道：「好！好！好！……」也是挽衣袖抬胳膊，可是雷大江早是準備好了，待這大廳之外立滿了盜黨之後，即時縱身撲上通臂仙猿，通臂仙猿向後一退身，石統帶已是接上雷大江道：「二當家的你且慢，我石玉手癢請你賜教一兩招！」雷大江還真料不到的石統帶快捷如風的迎上，那拳在石統帶的面門上一恍，左手即順着肘尾撞擊石統帶的前胸，石統帶是向左斜身閃轉，右腕一翻欲擒雷大江的右手手腕，左掌跟着一扶右臂肘尖，這一被石統帶扶上，四兩撥千斤的手法，雷大江必能踉蹌前跌，但是雷大江反是更進半步，右臂向內一圈，肘尖前頂石統帶的右脅，這石統帶吞胸呀腹向後一縮，提步抽脚，用左掌向下橫壓雷大江的肘尖，收回右臂復翻掌迎門前擊雷大江的面門，雷大江是向左一斜步，彼此全身挨擠，立時四條臂膊四條腿，彼此施展開拳術中的「挨，幫，擠，靠，」

功夫，但是拳來脚往打做一團，未多時那雷大江身子向後一退，石統帶也是脚步一歪，但雷大江怒罵了一聲又撲上石統帶。

這一番兩人是勢均力敵，誰也沒有討得便宜，但通臂仙猿和余觀海並大廳四週的盜黨，都看得有點出神，可是一頓那間鼓噪聲起，七八名盜黨欲要撲進戰團，但被余觀海喝止住了，他向着通臂仙猿抱拳道：「老英雄這該你我？」原來當場的石統帶和雷大江，彼此一撞，一齊踉蹌後退，但各人拿穩立穩，誰也沒有栽倒。

余觀海這一說話，通臂仙猿道：「好！還我奉陪！」說着走出座位向着石統帶攤手道：「你且休息一下，待老朽與余大當家的過過手！」余觀海也阻住了雷大江，兩個人彼此一抱拳，在這廳內桌案之前，彼此對面遊行了幾步，就見余觀海後退三步，又上前一步半，雙手一抱拳面向着通臂仙猿道：「老師傅！你請！」通臂仙猿到了此刻，也看出余觀海的武功是受過少林裔傳，這種後退三步又上前一步半，名謂之曰「踏洪門入中宮」，是少林直接傳人，武功沒有造詣也得不到這種祕訣。

通臂仙猿還一看之後，還真為余觀海可惜，憑余觀海的這一身武功，若能走入正道，必能名震江湖，馳譽武林，可惜流入歧途論為馬賊，也未免有負金鷹趙宏澤傳授之德，亦為師門之玷，但到了此刻不動手已是不成，動起手來這余觀海一世的盛名算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自己那又忍使余觀海一敗塗地，但看了余觀海的態度，知道不動手，余觀海是絕不肯服輸，因望着余觀海道：「余當家的，我還時候話是不說不明，我想你們黑山的山規在遼東是首屈一指的嚴厲，可是這一次三當家的超出這規規之外，而大當家的不但是不肯問問，且有袒護之嫌，老朽沒別的說，希望當家的，你要三思而行，免

貽後悔！」余觀海初時是一愕，但利眼間瞪眼望着通臂猿道：「老英雄你肯這麼告訴我，我當然是知道感激，聽你的話，整頓山規，不過事實已經到了這層地步了，你叫我退出這「洪門中宮」那只有先結果了我的性命之後，才能談到其他！」通臂仙猿道：「你再三思！」余觀海仍抱拳厲聲道：「別廢話，請上手！」通臂仙猿這看已是無可挽回，即時一上右步，左腳後跟，兩脚不丁不八，拚腿一立，雙手前伸，目視余觀海，這余觀海不再說話，由拚足抱拳式，突地身子往下一煞，右足前踏一步，隨即捷如迅風似的右拳往着通臂仙猿的咽喉之下擊來，拳足帶風勁頭果是不小。

通臂仙猿是不慌不忙的，待這余觀海的右拳及胸寸許之後，這才滴溜一轉，同時身子下煞，拚二指一點余觀海的右脅，余觀海右拳伸空，但他身手靈活，跟着一轉身半邊身子向左，躲開通臂仙猿的右手二指，肘尖下墜護住右脇，左掌却是順勢前擊，直搗通臂仙猿的人中穴，通臂仙猿上半身是向後一塌，抬右腳平踏余觀海的小腹，余觀海是向後一退步，單掌橫刺通臂仙猿的脚背，通臂仙猿是右腿一拳，飛起左脚，向着余觀海右脇踢來，余觀海一退右步斜身閃轉，正要變式，可是那後寨之內一陣鐘鳴，聲音是異樣的急促，這使余觀海大吃一驚。

原來那後寨，住有余觀海之妻並其子余繼海，以及雷大江之妹，在平常那後寨，除了余觀海以及雷大江百脚蜈蚣以外，別人都不准進去，這後寨一陣急促的鐘聲，怎不使余觀海大吃一驚，他忙着一退右步，欲要抽身後撤，此時通臂仙猿也向後一退，心裏詫異難道小飛狐已是得手了嗎，但想到小飛狐的本領，和那百脚蜈蚣是不差上下，且是在這黑山大寨之內，百脚蜈蚣不致於鳴鐘告急，是誰進了那後寨，也許是鐵槍孫震並那八名軍健分路入寨以此擾亂。

在余觀海側耳傾聽的當兒，那百脚蜈蚣已從大廳之外撲入，他望着余觀海道：「大哥，事情壞了，不知是從那裏來了一大羣的官兵，現已到了大寨之外！……」說不了，早見這大廳之外突地一陣紅光大起，火舌吞吐，微微聽得大寨之外，有人鼓噪呼喊之聲，瞬眼之間，前前後後的有好幾處起了火，余觀海一看情形不對，即時頓腳怒罵了一聲：「媽巴子的，想不到老賊竟會勾了兵來，我們拚！」余觀海這一說，立時從兵器架子上抽出一條大槍，槍桿一撲嚕就向着通臂仙猿咽喉扎來，通臂仙猿一退左步閃將過去，那雷大和百脚蜈蚣即時指揮着一千嘍兵往上一圍，竟將通臂仙猿和石統帶圍住在大廳之內。

通臂仙猿一面迎敵余觀海這條大槍，一面望着余觀海道：「當家的你這樣的昏昧不明，可莫怪我吳萬蒼對不起！」余觀海此時已是怒極了，並不回答通臂仙猿，只將一條大槍亂點似的，向着通臂仙猿咽喉前胸小腹分上中下三路扎來，不過究竟在大廳之內地勢過於狹窄，同時嘍囉亂躡跟着百脚蜈蚣亂敲石統帶，這時石統帶也取出了自己的兵器，和這一千人動手，地方更是狹窄，還不祇使余觀海覺得礙手礙腳，只兩三槍就被通臂仙猿撲進胸膛之內，左掌一壓這條大槍的槍身，右掌便碰擊余觀海的前胸，余觀海是來不及橫槍內扣，只撒身退步，向後一縱，那條大槍「拍」的落地，余觀海怒罵一聲：「老小子有你沒我！」赤手空拳又要撲上通臂仙猿，但四外的火光已然大起，並又鼓噪呼喊的聲音，又夾雜着幾聲「轟」的大響，這大廳外院已起了紛紛的脚步之聲，那屏門便被撞落，擁進一大羣盜黨，還使余觀海大吃一驚，住了手，張惶四顧，見雷大也現出驚慌的樣子，望着余觀海道：「大哥，事情不妙，我們後面看看去！」說不了，那後邊又是一溜火光，原來那八個軍健各從暗隅闖進，這所大

寨之內，各處找出火種放起了火，並且鼓噪呼喊威嚇那羣不明詳細情形的盜黨，同時鐵槍孫震也在大寨門外，朝着牆頭之上「轟轟」的放了幾槍大桿子槍，那鐵沙子和黑烟，打上牆去，將牆頭值崗的十多名盜徒，打得亂跑亂竄，鐵槍孫震也就蹤身上了大牆，又點上火朝着牆內「轟」的放了一發，把那些盜徒轟得亡魂皆冒，都慌不迭的爭往後邊逃命，鐵槍孫震和埋藏在這附近的幾名軍健，也跟着追將過去，這時孫震和幾名軍健，引進了大廳的院中，一千盜徒都怕孫震的大桿子槍，即時抱着頭四外亂跑，這使雷大江看着吃驚，忙着一拉余觀海，要走後邊，可是通臂仙猿橫身一攔余觀海道：「大當家的，這怎麼要走，有話好說！」可是余觀海又聽得那後寨的鐘聲，又很急促的響將起來，四外盜徒沒有統率也都擁將進來，這使余觀海是驚怒交作，也不回答通臂仙猿。即時奪路越過通臂仙猿，通臂仙猿也不再攔阻了，就讓余觀海和雷大江闖出後邊廳門，只有百腳蜈蚣還和石統帶動着手，一看余觀海和雷大江都走了，一千小們也都四外亂竄，鐵槍孫震又擎着一桿大桿子鐵槍，向着四外描準道：「要命的趕快住手，我這桿鐵槍可是無眼！」孫震這一說，使百腳蜈蚣留神一看孫震手裏是擎着一桿鐵槍，也使百腳蜈蚣吃了一驚，那石統帶初時被百腳蜈蚣牽領着一千小盜圍攻，這見鐵槍一來，立時精神頓增，手中的一柄厚背金蔽刀挾着一團勁風，向着百腳蜈蚣頸間掃而來，這一來百腳蜈蚣顯得人單勢孤，那裏還有心迎敵，向着四外看時一千小盜也都由前而後逃命去了，鐵槍孫震和那幾名軍健也都擁上了大廳，通臂仙猿知道這場事是由百腳蜈蚣而起，見余觀海和雷大江已走，就首先撲上百腳蜈蚣，這使百腳蜈蚣更是心慌意亂，那幾個軍健也跟着圍上，但百腳蜈蚣也知道自己已到了生死關頭，將手中的青銅劍疾地在通臂仙猿的頭上一閃，通臂仙猿是一側頭閃過，右伸手欲用「空手入白刃」的功

夫，奪取百脚蜈蚣的青鋼劍，但百脚蜈蚣的身手也很快，早是掣轉了青鋼劍，劍尖在石統帶和幾個軍健的面上一掃，石統帶和幾個軍健向後一閃，百脚蜈蚣又將劍往着通臂仙猿扎去，通臂仙猿喝一聲：「好小子！」旋說旋將身子滴溜一轉，轉到百脚蜈蚣的身後，百脚蜈蚣急轉身，可是右手腕已被通臂仙猿擒住，覺得力量很大，百脚蜈蚣慌不迭的奮力掙扎，但通臂仙猿只輕輕的往前一送道：「去你的！留下兵器！」百脚蜈蚣竟是一個倒栽，跌出五六尺，青鋼劍也脫了手，通臂仙猿還要撲上，但百脚蜈蚣身手快捷，不待通臂仙猿撲上，人早就地一滾，跟着起來，搶入大廳後面去了，待石統帶趕上時，那扇隔扇竟被百脚蜈蚣順手一帶阻住了，待五六個人開了這隔扇追將出去，百脚蜈蚣已然沒了踪跡。

立在這地方向着後寨看去，已有好幾處起了火，那鐘聲還是不斷的在響，火光映在幾個人的面上也覺得有點灼人。

這後寨的寨門，正對着這大廳的後身，這廳後也正是余觀海和雷大江的私人起居室，剛才通臂仙猿所見的那扇紗窗，此時已是支將起來，可是黑洞洞的看不出來，裏面有什麼，此時那幾處烟迷火燄越加的熾烈起來，同時鐘聲突的停止，通臂仙猿喝一聲：「我們追！」說着就首一個伏身撲入這後寨門內，石統帶和鐵槍孫震並幾個軍健也躡身跟入，不料這後寨內，不唯幾處火起，就是那窗子也自動的着了火，濃烟和火燄是向着四外的亂冒，同時一陣被燒得「必剝，心剝」的聲音四外響將起來，通臂仙猿彎腰曲背的欲要冒煙突火闖入，可是又一伏身竟竄身上了大廳後簷，向四外眺望，這見在後寨不遠的大牆之上立着一條人影，可是被濃烟蔽住了，沒有看清是誰，通臂仙猿即由這大廳後簷之上飛

身落地，招呼着鐵槍孫震和石統帶一千人，冒煙突火的闖入這後寨院內，通臂仙猿再抬頭望那牆上看去，已是不見人影，這種快捷的身手也使通臂仙猿吃了一驚，他連忙冒着濃煙上了大牆，但什麼也沒見，這後寨已成了一片火海，沒有一點人聲。

通臂眼望着這片火海凝思了一下，這又帶着石統帶一千人再行撲向後邊，可是又有一條人影冒煙突火的撲將出來，通臂仙猿身子向旁一閃，石統帶就要攔入迎面來敵，可是却被通臂仙猿阻住了道：「且慢……」說不了那人影已經撲到跟前，却是小飛狐，他一眼望見了通臂仙猿道：「師傅！果是不出孫大哥的所料，他們見到情形不好，早帶着家眷從間道遁走了，這火也是他們自己放的；」通臂仙猿忙問道：「你可找出錦娘的踪跡來，他們又是從那一條祕密道路上遁走的？」小飛狐搓手道：「這們我們功夫白費了，那錦娘的踪跡，我會跟着百腳蜈蚣去過，本想先結果百腳蜈蚣之後，再回來救人，可是我跟着那百腳蜈蚣穿過一座藤蘿架下，竟會失了踪跡，待我再回去找那錦娘時，竟也沒有了，不知是被誰救走了，鎖扣門都閉着？」小飛狐說到這裏，通臂仙猿突然道：「我們追！」說着話就首先的向着後寨大牆撲去，石統帶以及小飛狐等人，也隨後撲上，立在這牆上向着後面看去，只見一簇簇的樹木，被這大片火光照得如同白晝，可是沒有看出有一條小道通到那裏。

通臂仙猿忙回頭問鐵槍孫震道：「我可忘了，你可知道通判釣魚巖的那條小道在何處，我想余觀海一千人，確是逃向那條路去了！」鐵槍孫震此時已被這陣煙火薰得面上更加黑了，他將那桿鐵槍往着背上一摺，騰王手來取出一條手巾，揩那額頭上的汗和煙塵，這才向着左右看了一眼道：「那條路我雖然沒有看見，反正離着這裏也不遠，我們可以找找？」說罷首先躍下大牆，通臂仙猿只叫石統帶

跟着，却留下小飛狐和那幾名軍健仍在這大寨之內搜尋一切。

通臂仙猿即帶着石統帶，下了後寨大牆，跟着鐵槍孫震曲曲折折的穿過了兩簇樹木，也沒有找出路徑來，可是鐵槍孫震並不灰心，仍穿行於那荆棘之中，最後走到一處懸崖之間，這下面的峭壁並不深，對岸兩三丈遠也是一座懸崖，倒比這一座高出丈多，這地方已離開那後寨一里多路了，那面的火光，並照不到這邊，所幸那月色此時由那雲間透露出來，照得這兩座懸崖還能看得清上面的石隙草根，鐵槍孫震突然用手一指道：「老前輩你看那邊一座大石頭，那石頭旁邊就是通釣魚巖的去路！」說着話，這鐵槍孫震尙未動身，可是通臂仙猿已是騰身飛起，落向對面懸崖之上，一點腳又復騰身躡上那方大石，石統帶和鐵槍孫震也跟蹤躍過對崖，可是突然之間有一陣衣襟帶風的聲音拂耳而過，這使通臂仙猿和鐵槍孫震等人慌着回頭看去，只聽得樹葉刷的響了一聲以外，任什麼也沒有看見。

通臂仙猿也好似露出愕然的神氣，回頭望着鐵槍孫震和石統帶道：「兩位可是看見什麼？」鐵槍孫震和石統帶彼此搖了搖頭，通臂仙猿即時現出詫異的形色，向後看了一眼，這才回頭向這大石的下邊看去，在這大石不遠的草叢之中，果有白茫茫的一條小路，隨着山勢彎彎曲曲的不知拖連出有多遠，這條小路也不過是尺多寬，路面上還有不少的草，把這條小路掩蓋得不留神是看不出來，顯而易見這條小道平常是沒有人通行了。

通臂仙猿這一看之後，即又騰身落向那條小道之上，隨又施展開夜行術，鹿楞御行左顧右盼的向着前面撲去，鐵槍孫震和石統帶當然是緊緊的跟隨，這行高就低，忽左忽右又行了二里多路，路徑突又斷絕，原來又到了一座懸崖之上，看對面兩三丈路又是一座懸崖，可是比立腳的這座懸崖低着兩三

丈，下面的洞却是深不見底，微微聽得流水潺潺的聲音，通臂仙猿回頭一看孫震，見孫震伸手一扶背上的鐵槍，剛要前蹤，不料在那高處有人發聲道：「朋友得放手時且放手，現在人已逃去，那又何必苦苦追逼？」這聲音剛一發將出來，通臂仙猿即時騰身撲向左邊一面峭壁之上，可是上面是「刷」的一聲，好像是樹葉被一陣急風吹響，又好像是衣襟帶風，鐵槍孫震和石統帶也要騰身追蹤，可是通臂仙猿突又蹤將下來，眼望着鐵槍孫震和石統帶道：「老弟我們回去吧，這裏有高人，我們再不回頭可要栽了！」說着嘆了一口氣，即回頭依着原路往回裏走，鐵槍孫震和石統帶也知道暗中有人追蹤，但不知道是友是敵，唯是從他兩次示警，和說話上看來，不像是含有故意，並且還是勸阻我們不要過是追逼余觀海等人，這人究竟是誰，這樣故埋行藏的暗中跟蹤，要問通臂仙猿知道，通臂仙猿也許還沒有看清那暗中跟蹤的是誰吧，但從聲音和行跡上看來又似乎是那高天鶴，這一問或許使通臂仙猿覺得難堪，也就沒有問，如是三個人悶聲不響，魚貫地回到這黑山大寨。

此時這黑山後寨中的火，已漸漸的消滅了，只餘了煙霧尙在不斷地冒着，小飛狐是一面督率着八個軍健，各處搜尋那錦娘的蹤跟，並將那沒有逃走的盜黨招到大廳之內追問，那羣盜黨對於百脚蜈蚣所幹的事，也是毫不知情，錦娘的藏匿的地方，更是不知道，問了多時也沒有問出來，因此小飛狐只飭令這八個軍健跟着盜黨各處去搜尋，一面點檢這黑山庫中的錢糧共有若干，準備分散給這些盜黨，叫他們各自回家安生，後寨的火沒有人救，也快燒完自動的滅了。

通臂仙猿這一回到黑山大寨，看了熄消火滅的樣子，想起余觀海半日以前還是一寨之主，兩指氣使威稜逼人，會幾何時這煙黑山大寨，就如此迅速的冰消瓦解了，遼東盜氛，從此也算肅清首腦了，

這也使通臂仙猿嘆息不已，同着鐵槍孫震石統帶進了大廳之後，小飛狐就請示通臂仙猿，這黑山的善後怎樣辦理，通臂仙猿就要請石統帶主持一切，石統帶謙辭不肯担当，又請鐵槍孫震，孫震更是擺手搖頭，最後還是通臂仙猿自己担当，同着小飛狐四面一搜，金銀錢糧不算很多，馬廐裏的馬，早在一陣混亂之中，被人騎走了不少，只剩了十多匹又瘦又弱的病馬。

通臂仙猿都將這些數目點清，又將那些沒有逃走的招集在一處，將這些錢糧馬匹，按名均分給這些盜徒，吩咐他們天明之後，須要下山各自回家安分守己，勿得再行不法，那般盜徒們被通臂仙猿這一代解，也都翻然憬悟，從此洗心革面，重作新人，通臂仙猿將這些事辦完了，又想起這一次破寨焚山結果是白費力氣，不知道那錦娘又那裏去了，也許又被百腳蜈蚣挾走了，可是後山那條路極不容易走，何況錦娘又是一個弱女子，縱然那百腳蜈蚣的本領再高，也不能挾着錦娘同着余觀海一路走，這究竟是到那裏去了，黑山已破余觀海等已逃，依照那「黑山形勢略圖」上所示的路徑，大概余觀海必是率黨走向長春或錦州兩條路去了，好在這黑山已破，余觀海沒了窠穴，絕不能再回來重建黑山，隨後再往這兩條路上打聽，不難知道余觀海那去，再說方英方華兄弟兩人，把守在釣魚巖不遠，余觀海由該處經過，也必有消息回來報告再作計劃，通臂仙猿將這意向着鐵槍孫震等人一說，這使鐵槍孫震等人也是心有同感，只等方氏兄弟回來報告。

直到五更之後，才見方氏兄弟狼狽回到大寨，每人的衣服都有好幾處被扯破了，精神也很頹敗，這使鐵槍孫震等人齊吃一驚，忙着問這方氏兄弟是怎樣的？聽方氏兄弟的報告之後，才知道一切。

原來方氏兄弟，自從上了這黑山之後，即依照通臂仙猿的指示，照着孫震所說的道路找到釣魚巖

原來這釣魚巖，並不是臨水的一塊大石頭，却是臨近黑山後山峭壁之下的一條懸崖，這懸崖之上，也只有有一條寬僅二尺多的沿崖小路，下面是一條山澗，由那懸崖之上到這山澗底下，按高度來說，也只有三丈餘深，可是坡度陡立，自上至下毫無着腳的地方，也沒有樹木可供攀援，自懸崖之上可以望得見下面澗水，并且也可以聽得潺潺流水的聲音，這懸崖上的路，依着峭壁根下鑿的，曲曲折折的也可以通到黑山的後寨，假如將這條懸崖的小路堵塞，雖有一人，也可以守住這條要路，有多少人也難以越過，方氏兄弟這一到這釣魚巖，看了這形勢也不能不想到余觀海不會不加以注意，兩個人沿着懸崖上的小路曲折數轉之後，看看將近走完這條懸崖，可是突地有了談話之聲，這使方氏兄弟大吃一驚，慌忙一縮身子，恰好身後峭壁之間有一處凹入的地方，兩個人向內一縮，也只能塞進半片身子，兩個人向前聽去，聽得有人道：「二哥，你的酒足足喝有二斤了，再喝可就沒有了，還是留着明天喝的吧，大當家的還不定何日分給我們銀子呢，你這一喝完了，明天又得鬧上飢荒，」聽得一個沙啞着喉嚨的笑着答道：「老弟你就不必替我擔憂，你豈不知道有句話說，「今朝有酒今朝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在活着的時候怎不痛快的大喝一陣呢，只到死後才讓一班後輩兒孫多多澆上兩壺，這對死後的我門何曾有一滴入口，所以我是抱定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態度，不管他媽的明天，老弟你也不必再勸我了，來啊，你也來一盃，五魁啊！兩好啊……」這使方氏兄弟很是詫異，在這荒山懸崖之間，又是黑更半夜的，居然有人喝酒猜拳行令，可是只聽見人聲，並沒看見人影，方氏兄弟使着胆子，彼此抽出兵器往前湊去，聽那猜拳行令的聲音是越走越近，可是總沒有看見人影，也沒有看見燈光，這使方氏兄弟更加詫異，又向前走了十多步，這才看見那峭壁間在懸崖之上，是挖了一個窟洞，那說話的聲音

，就是從這窟洞之內傳出來的，這使方氏兄弟恍然大悟起來，才知道余觀海在這條小路上經常是派人防守着，免致被阻，看着情形不利時好由此逃走。

方氏兄弟也就斷定，今晚余觀海必能由此逃走，可是不知道這窟洞有幾個人，如果能將這所窟洞之中的人囚禁起來，自己再將這懸崖上的路堵塞，大諒余觀海等人也難以越過這條懸崖小路，聽那窟洞之內猜拳行令的老音漸漸的微弱了，最後是「咕咚」的一聲，大約是有人跌倒，那方英首先扶着窟洞的門口向內看去，這窟洞內的燈光很弱，兩三個人也都東倒西歪，方英一打招呼，就首先撲入這所窟洞之內，那兩三個人齊吃一驚，方要爬起來喝問，但就被方華跟上踢翻了一個人，並拔出青鋼劍來鎮住了，如是方英動手將這三個人捆起來，再搜尋時也沒有別人了，在方英的嚴詞追問之下，果然這所窟洞是余觀海在前個月，看出這條路的險要來，特地挖了這所窟洞派了三個人來防守，省得有不利用情形時被人堵住了後路，余觀海每隔三五天必各處巡察一下，這條路余觀海也是時常的來此視察，方英又向這條懸崖名叫什麼，聽那三個人說，才知道這地方就是鐵槍孫震所說的釣魚巖，方英方華也被此暗中慶幸，居然不費吹灰之力的就找着了這釣魚巖，想來是余觀海該當遭此一步的蹇運了。

方氏兄弟就此將這窟洞內的幾張破椅子，並一張破方桌，完全搬出推積在這懸崖之上，三個盜徒仍舊細着扔在一角暗隅之內，方氏兄弟靜聽着這懸崖小路之上有無動靜，一面持着兵器準備，那曉得不滿一個時辰多，就聽得這窟門之外一陣大響，方英方華連忙躍出窟洞，已見那幾張破破椅子破桌，完全墜落到洞底去了，一條人影猶如猿猴似的還穿着峭壁的石隙「蹭，蹭！」往上爬，瞬眼就爬上了山頂，方氏兄弟都疑心這是余觀海，剛要喝叫余觀海下來，可是一陣很急驟的脚步響，沿着懸崖小路向

着這邊奔來，方英兄弟一扭頭，就見由當面撲來一條人影，這人影一經瞧見了方氏兄弟的樣子，便喝問：「誰？」方氏兄弟也看得出來，並不回答他，彼此將青鋼劍一挺，指著那人影道：「你可是余觀海，我們在此久候了？」那人影却是雷大江，他厲聲道：「好，通臂仙猿這老賊，居然這麼趕盡殺絕，逼人太甚，到了這地步上還是不肯放過去？好！我倒要請教你的本領！」旋說旋行撲上方氏兄弟，這條懸崖本只有二尺寬的狹窄，並無旋轉的餘地，方英在前方華在後，雷大江這一撲上，青鋼劍一挺便取方英的咽喉，方英一閃上半身，持劍橫截這雷大江的手腕，雷大江將劍抽將回來，又猛刺方英的小腹，方英是倒提青鋒用着「倒掛金鈴」的式子，往下橫着一掃，只聽得「嗆啞！」的一聲，兩劍相碰發出一陣嘯響，此時雷大江是怒火上升，又持劍猛刺方英的前胸咽喉華蓋穴等處，在這條懸崖之上無法錯步閃轉，方華在方英的身後，乾看着無法幫助，而雷大江背後的百腳蜈蚣並五六個人，都魚貫的擁將上來，而殿後的余觀海已是挨身擠上雷大江的背後，叫雷大江退下，自己上前應敵，但雷大江那裏肯聽，只一面怒罵着，一面持劍猛刺，來勢極驟，這使方英有點難以招架，節節後退，可是雷大江和余觀海隨在後邊亦步亦趨的追逐，這使方英有點難以應付，而方華也是無法上前相幫，就此前退後隨的前進了五六丈路，這已到了這釣魚磯的盡頭，就地頓然寬闊起來，方英向旁一閃身，閃開雷大江的青鋼劍，背後方華轉出身來，方要持劍前進，但就被余觀海迎住了，立時四口劍彼此「叮噠」相碰，在這空山荒谷之間，這金鐵相碰的聲音，是特別的清晰。

雷大江和余觀海這可算困獸之爭，所以是劍劍致命，弄得方氏兄弟有點難以應付，又後退了兩丈多路，方氏兄弟彼此向旁一閃身，那余觀海和雷大江搶上前去，兩柄劍彼此向着方氏兄弟背上遞去，

但被方氏兄弟一個用「苗龍翻身」一個用「青龍擺尾」都把來勢擋開了，方氏兄弟就此一退丈多路，那余觀海和雷大江追上兩步，回頭一看身後的五六個人，早已闖過了這片地方，最後百腳蜈蚣咬牙切齒的越過余觀海和雷大江撲上方氏兄弟，劍走「白蛟出洞」首先向着方英咽喉扎來，方英身子向後一縮，用「臥虎當門」將劍一掛，旁邊方華伺隙向着百腳蜈蚣的左脅便扎，這百腳蜈蚣該當向右閃才能躲過去這一劍，不料百腳蜈蚣是一失着，不但沒有閃轉，却反而向左一上步，用「提腿倒掛」欲行搖開方華這一劍，不料方英由「臥虎當門」式，順式一上右步，這把青鋼劍竟扎進了百腳蜈蚣的右脇。余觀海和雷大江還真出於意外的，要慌忙的向前搶救，可是那百腳蜈蚣已是慘叫一聲，立時撲地便倒，鮮血從方英的劍尖上滴落下來，余觀海此時已氣得怒火如焚，奮身撲上方英，雷大江也怒罵着撲上方華，方氏兄弟一見這個形狀，知道余觀海已動了拚命的念頭，知道不會討好，那裏還再戀戰，一回身彼此沿着峭壁一旁的斜坡，「蹭，蹭，蹭，蹭！」的往上躡去，余觀海和雷大江彼此奮勇追了幾步，也沒有追上，也就慌忙下去看視百腳蜈蚣的傷痕是生是死了。

方英兄弟一直往上躡去七八丈路，回頭往下看，余觀海一千人已是揜扶着百腳蜈蚣，轉入一座懸崖之後去了，方英兄弟知道再追將下去也得不到便宜，也就彼此找路回到黑山大寨去，兩個人又向上爬了半里多路，穿行在荆棘之中，把衣服也都抓破了，四隻手背之上，也割破了不少的皮，好容易到了這峭壁的頂上，已遠遠的望見對面山頂之上，由樹木叢後，冒出一陣陣的濃煙火燄，大約是黑山大寨已經被火焚燒了，無怪余觀海幾個人，是狼狽逃命，兄弟兩個人在這山頂上，也就找路回到黑山大寨去，無奈這座山頂之上淨是荆棘石頭，好容易越過兩條溪澗數座懸崖，才回到黑山大寨，天已是

五更了。

方氏兄弟迷完了這場經過，通臂仙猿嘆了一口氣道：「這叫做自作孽不可活，那百脚蜈蚣也因此傷死，也道不定，我想余觀海既已出了還釣魚巖，必是往着長春和錦州兩條路走了，至於究竟是往着那條路走了，我還不能斷定，好在這黑山已破，余觀海沒了窠穴，必是隱跡在那兩地，我們還是先回盛京，隨後再派人去這兩地探尋余觀海的蹤跡，並那錦娘的下落再作辦法，我們這一蹶也算是勞而無功！」通臂仙猿道罷，卻又吩咐小飛狐放火將這大寨內的一切全數焚去，幾個人和這黑山上原有的盜徒看着這火，也是不勝的嘆息，黑山就此算是冰消瓦解了，通臂仙猿就帶着這幾個人下了黑山，山上的盤黨也是各自下山走了。

通臂仙猿同着鐵槍孫震等人，一回進宿店，那店掌櫃的就一拉小飛狐道：「客人：你可是有位姓史的朋友吧！」小飛狐很詫異的望了那店掌櫃的道：「什麼事。我並沒有姓史的朋友！」那店掌櫃的也是詫異地望了望小飛狐，又一拉小飛狐道：「客人你可是盛京將軍衙門的人，我們以前不知道有失伺候，請隨我來！」說着話就將小飛狐一拉拉進櫃房之內，一掀門帘子，小飛狐就覺得眼前倏地一亮，看時在龕牆的椅子上，低頭坐着一個年輕的女子，他見小飛狐進來，即抬頭看了看小飛狐，又低下了頭，小飛狐已然看出這女子眉目之間愁態疊疊，但意態姣好，衣服也還算是整潔，那店掌櫃的便道：「姑娘！這位便是盛京衙門的周總捕頭？」那女子便起身向着小飛狐福了一福，小飛狐詫異地望着那店掌櫃的道：「這位姑娘是誰，我並不認識！」那店掌櫃的道：「請問周老爺你們各位老爺，到這黑山是否爲了救助一位女子，你們可知知道救的就是她？」這使小飛狐恍然大悟道：「哦！」沒待說什

麼就趕緊出去報告給通臂仙猿等人，這使通臂仙猿等人喜出望外，但同時心裏詫異這錦娘究竟是怎樣出來的，都一齊進了櫃房，那店掌櫃的此刻已知道這兩三撮客人都是一擋子事，去那黑山破寨救人的，怪道都有馬匹，不知什麼時候出去的，却是一道回來。此刻很嚴謹的伺候幾個人進來。

通臂仙猿就望着那女子問她是不是「錦娘」，是怎麼出來的，又能找到寺內來？這錦娘即時逃出一段原由來，同時店家也在旁邊插口說，在五更左右聽得店門外有人叫門，並有馬蹄踏地的聲音，這地方在夜間時常有馬賊出沒，地方上的人都不敢違抗什麼，這見有人在外叫門，又聽見馬蹄踏地的聲音，慌忙的就去開了店門，見這店門之外只有一匹馬，立在黑影裏，却有兩個人閃將進來，看時却是一男一女，看那男的年約三十多歲，看那女的年約二十多歲，看那女的模樣前天在這店門外賣油布的那人，可是此刻是一身的黑色急裝，他一進店門就含着笑望着店掌櫃的道：「掌櫃的，我知道你誠實，所以我來找你，我姓史和你西邊客房內那三撥盛京客人都是朋友，他們都是來破黑山救人的，現在他們一伙人還在山上，我先將送來，少停他們就來，可請他們將人帶回盛京，我還去山上看一看……」說完又復上馬而去，我聽這位姑娘說知一切，才知道這姑娘被黑山上的三寨主劫了去，幸而那黑山上的山規很嚴，那三當家的雖然是歡喜她的姿色，不過還怕大當家的知道了不依，所以將這姑娘鎖閉在一所空倉之內，派人看着時候，只要大寨主出門之後，看伺機會成就了親事，只要事情一成，大寨主回來一看也是沒法子了，誰知才過了三天，在三更左右，聽得前面各處一陣鐘鳴，同時窻子上也是一片火光，那看守的一個小丫頭胆子小，駭了怕剛要開門跑出去，就闖進了那騎馬的人，將那小丫頭一腳踢到床下，領着這姑娘只抄沒有人地方逃出了黑山大寨，行經兩個斜坡，在那邊樹木之中先懸着一匹馬，就騎上將這姑娘送

了來，他也沒說什麼姓名的就走了。

那店掌櫃的這一說，使通臂仙猿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眼望着小飛狐和石統帶道：「想不到我老了，還栽這麼一個筋斗，事情竟被人家着了先鞭，這從那裏說起！」說罷又嘆了一口氣，石統帶和鐵槍孫震都明白那人必是高天鶴無疑，自是極力的安慰。

在晨餐之後，這十四個人十四騎馬，帶着一輛大鞍車坐着錦娘往着盛京進發，那時去的也快回來的也快，當日黃昏時分就進了盛京的城門，小飛狐是陪着通臂仙猿和鐵槍孫震並方氏兄弟，仍回到大西邊門小飛狐的家內，石統帶却是帶着八名軍健押着這輛大鞍車向着盛京衙門而去。

自從石統帶當日告假之後，那錢師爺每日在將軍的辦公室內，長息短嘆的，有時候抱着一桿水煙槍「咕嚕！咕嚕！」的狂吸一陣，有時候就去班房間問石統帶回來了沒有？弄得幾位值班的老爺頭都痛了，這見一輛大鞍車突地停在這衙門旁邊，立時一頓馬屎，將那值班的老爺惹出火來了，提着一條馬鞭子，一頭鑽出剛要喝問，可是一看車後八名軍健一齊下了馬，後面石統帶也跳下馬來，向着這位值班的老爺道：「徐老爺，將軍可是在內？」那值班的徐老爺一看這情形，暗叫一聲「慚愧」，虧得自已沒有莽撞，說不定那車上就是錢師爺的愛女了，連忙向差石統帶道：「啊！石老爺你這可回來的快，恭喜你大功告成，現在將軍和錢師爺均在衙內！」石統帶聽完之後來不及說第二聲，就將馬鞭子往着一名軍健懷中一拋，就趨步上了台階進衙，這一次石統帶去黑山，閤衙的人都知道，這見石統帶滿面喜色的樣子，就知道石統帶大功已成，幾個戈什哈也不攔阻他，石統帶一直闖過幾重屏門，這才進了盛京將軍辦公廳的院內，這時候盛京將軍雖未在辦公廳內，但在這辦公廳外院中和走廊和甬道上

，也有幾名戈什站班護衛，石統帶一到這地方自然而然的屏息斂氣起來，他低問屏門內站班的一名戈什哈：「將軍可是在內？」這名戈什搖了搖頭，石統帶又低問：「錢帥爺可是在內？」這名戈什哈點了點頭，石統帶也不再問了，即時急步登上辦公廳的台階，一拉風門，那錢帥爺正抱着一桿水燧槍「咕嚕，咕嚕！」的來回蹣跚，石統帶這一拉門，錢帥爺聞聲一回頭，即時將水燧槍離開嘴脣，很急促的迎上石統帶道：「石老爺這麼樣，事情可是辦好了！」石統帶湊上一步，抱拳道：「託將軍和帥爺的洪福，此行果是順手，現今愛已在這將軍衙門外邊候信，特來請帥爺的示，是否送回府上，還是見見將軍？」話未說完，錢帥爺已急着抱了抱拳，向着石統帶道：「統帶還多辛苦你了，這時候不必去見將軍大人，待我替你稟告，我先謝謝你！」石統帶也趕緊還禮道：「這種事也是卑職份內之責，只要將軍不怪罪下來，我就心滿意足了，至於是怎樣將令愛救回來的，隨後我再告訴你，還得費神轉稟將軍！」錢帥爺連連點頭道：「那不消我當然會轉稟將軍的，你先休幾天假吧？」說着就急急匆匆的出了這辦公廳向前面去了，石統帶也不便在這辦公廳內久留，即時退出這辦公廳，到了前面班房之內，會見那些同僚。

當天盛京將軍也沒有傳見，可是那些同僚爭着問石統帶去那黑山的一切經過，石統帶只是笑着並不回答，又去問那八個軍健軍都回了宿營，當晚錢帥爺要請石統帶的客，到他家去小酌一下，但石統帶已是出了將軍衙門，去找小飛狐去了。

此時小飛狐正擺宴酒款待鐵槍孫震並方氏兄弟，還是通臂仙猿坐了首位，小飛狐和石統帶左右相陪，席間通臂仙猿非常難過的樣子，感嘆着自己這一場多事，竟栽在這黑山，被人着了先鞭，江湖

道上真是「長江後浪催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石統帶和鐵槍孫震自是極力的寬慰他，左一盃右一盃，直到兩更過後，通臂仙猿已是酩酊大醉，被小飛狐扶向自己的臥室內安歇去了，小飛狐和鐵槍孫震並石統帶等人，彼此談論高天錫究竟是那一道路數上的人物，如何會有這樣的本領，又爲什麼這樣的追蹤試探我們，並幫忙我們救人，但又爲什麼數次示意放走余觀海，真摸不透此中之意是敵是友，當晚石統帶也沒有回宿營，就和孫震方氏兄弟小飛狐幾個人聯床夜話，直到三更過後才行熄燈安息。

翌晨通臂仙猿酒是醒了，即吩咐小飛狐牽騾要回關內，小飛狐和石統帶等人，也都知道此老是心中難受，也不便深留，石統帶是謝了通臂仙猿這一場幫忙的盛情，可是通臂仙猿手拍着石統帶的肩胛道：「石老爺！我們都是江湖武林同道，在同道之上這樣幫忙，本是應盡的義務，再說在我個人鋤強扶弱和窮惡安良的天職上來說，更是應該這樣，不算是幫忙你，你又何須謝我，唯希望石老爺今後仍本着俠義的天職，爲我們漢族謀福利，這是我所希冀的……」說罷「呵，呵！」大笑着上了騾背，就此一飄驪影，出了盛京又復踏上了征途，浪跡天涯去了。

當天鐵槍孫震和方氏兄弟也都陸續的告辭走了，石統帶也回了盛京將軍衙門，恰好班房之內的正在派人去找石統帶，這一見石統帶回衙，那人即望着石統帶道：「將軍傳見！」石統帶也沒有問是什麼事，就急匆匆的判後面辦公廳而來，一進這辦公廳的院落，幾名戈什哈都很嚴肅的站班而立，石統帶不敢驟然進廳，先在甬道之上立得一立，已從辦公廳內走出一名戈什哈，望着石統帶一點手，石統帶慌忙趨步上了台階，望着那名戈什哈身旁一立，那名戈什哈低聲道：「將軍很歡喜，你須要小心應對？」石統帶點了點頭，那名戈什哈就帶着石統帶進了辦公廳，此時石統帶胆子大了一些，抬頭望上

看去，只見盛京將軍，還是寬衣綉帶的坐在桌後，屋子裏只錢帥爺和另一位錢糧先生，並沒有第四個人，石統帶換衣上前給盛京將軍行了一個半跪揖，盛京將軍把手一伸道：「統帶不必多禮，來！看座！」身後那名戈什哈就給石統帶搦過一把椅子，石統帶那裏就敢落座，只立在椅子前面，望着盛京將軍。

盛京將軍先回頭望了錢帥爺道：「這件事辦理的很快，我很歡喜，從此遼東一帶地面安謐了許多，此均石統帶個人之力，你想想吧，」錢帥爺起身打了一躬道：「此亦將軍的洪福所致！」盛京將軍又回頭望着石統帶道：「這一次清剿黑山馬賊，統帶之功非渺，我很歡喜，希望你能將破寨焚山的經過向我一述，我好明白一點？」石統帶很恭敬的向上打了一躬之後，這才將小飛狐邀得其師通臂仙猿，並鐵槍孫震方氏兄弟兩次上黑山的話，一字不遺的敘述出來，石統帶可是忘了通臂仙猿的囑咐，這一說完，盛京將軍就帶着驚怪詫異的神情問石統帶，這通臂仙猿是誰，多大年紀了，是個什麼身形，石統帶見盛京將軍這一問，心裏很是後悔，但也不能不說，就依實說了，說完看那盛京將軍好像是在沉思一樣，停了一回才望着石統帶獎勵了一頓，吩咐石統帶暫回班房，石統帶是誠惶誠恐的退出了這辦公廳，回到班房。

翌日這盛京將軍，衙門內傳出公事，石統帶升了二級，一般同僚都來賀喜，就連錢帥爺也親自給石統帶把杯，石統帶却將小飛狐請來上座，酒過三巡之後，那錢帥爺好像在沉思什麼，看了看石統帶之後，又看了看小飛狐，最後一拉小飛狐到旁邊小室之中，不知在談些什麼，隨後小飛狐滿面笑容的走出小室之外，一拉石統帶道：「石老爺，我有幾句話請你點頭答應！」石統帶帶着詫異的神色道：

「什麼事？只要在我的能力所及，我沒有不答應的！」小飛狐道：「這可是你親口答應了，這事在你的能力上不難辦得到！」說着又俯身湊近石統帶的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話，這聽得石統帶連擺手道：「這行不得，這行不得！人將謂我何？」那一般同僚們都不知道什麼事，一齊過來問小飛狐，小飛狐帶着一團喜氣向着大眾一說，原來錢帥爺的老妻感激石統帶拯女之法，又知道石統帶還沒有婚娶，已徵得了錦娘的同意，要委身於石統帶成此一段佳耦，故託小飛狐為媒。

小飛狐這一說將出來，一般同僚們都向前給石統帶道喜，石統帶見大家同僚們認真起來，不答應也是過拂錢帥爺和小飛狐的面子，同時也見過錦娘，果是貌豔如花，體態幽麗，自己到了這個年紀了，也是成家立室的時候了，就此一口的答應了，這一席慶功酒，兼帶着作爲了石統帶喜事的酒席，左一盃右一盃，把石統帶灌的酩酊大醉。

至於石統帶和錦娘的喜事，下帖納采，以及迎娶完婚等等的細節，因不在本書的範圍之內，作者免不上浪費筆墨把來細表，只概括一句是「熱鬧」而已，盛京將軍爲借此犒勞石統帶，也賞了不少的東西，婚後石統帶是照舊的供職，但他是光身一人，就此搬進了錢帥爺的家中，同居一處，無形中算是入了贅。

石統帶雖在婚後，仍是照舊的供職，和小飛狐不斷的來往，並派人到錦州長春兩處去探訪余觀海的下落，却沒音訊，只聽得江湖人傳言，那余觀海自在黑山失勢之後，會到過磐山馬賊謝亮處，在那裏安排了一個人之後，就此四散下山而去不知何往，小飛狐一再派人打聽之後，才知在磐山所葬的是百腳蜈蚣，大概是被方英那一劍刺在右脅之後，又奔波了這許多路子，所以傷發而死。

余觀海這一失勢匿跡之後，這遼東的馬賊，如羣龍失首，即被盛京將軍手下那一股將官，剿除的，驅逐的驅逐，不半年這遼東一地，馬賊窠穴十去其九，所存也只是晝休夜出不敢公然結夥而已，而盛京將軍爲難一勞永逸，防患未然，還是不斷的派兵清剿緝捕那般漏網的馬賊，余觀海的威名在這遼東叫的很響，自然是成了緝捕的對象，雖是如此，其實也是等於例行公文而已，但是余觀海却從此再也不見他的蹤跡了，遼東的江湖人也漸漸的沒人提及這余觀海了，大概是入關而去，那黑山沿山也闢成了許多的良田。

第四章 服儒冠遁跡西席

這年十二月中旬，榆次縣一帶又落滿了白雪，若在別處最多也不過是落個三五日，就停止了，但這榆次地方臨近太行山脈，又距塞北不足三百里的地面，所以氣候也和關外差不多，一到冬天那雪花是每隔三五日要落一次，不過一落雪最多也不過是三五天，但這一次的雪，是足足的下了十多天，房舍田地都被兩三尺厚的雪掩蓋住了，就連樹杈柺之間那雪也是堆積的足有好幾厚尺，大地一片雪白，寒風逼人，一般食無隔宿之糧的窮人們，都被這一場雪凍得飢寒交迫，不單城外如此，就連城關附近也時有凍斃的人，這一場大雪也是榆次數年沒有的雪災，如是這榆次的一般大紳士們目擊心慟，就聯合起來先行發動一次急賑，隨後再呈准知縣籌款發放救濟，這城外十里的趙家堡堡主趙季武，也是榆次的大紳士之一，這一次也挺身參加急賑，直到天快黑了，這才帶着兒子趙承武兩個僕人，騎在白馬之上往回裏走，那趙季武的馬在前繞過一條岔道，就見前面雪地之上有一騎棗騾馬，上面也沒有人有

時攏耳鬚尾，有時作出昂首長鳴的神氣，可是聲首帶有一點悲嘶，趙季武這一看之後，心裏既詫異又驚怪，即回首望着趙承武道：「承武！你看前面不知是誰家跑出來的馬匹，你可以追上牽住他，以備人來找！」趙季武這一說話，純粹是一種熱忱，可是沒待趙承武加鞭，那僕人趙四早是一揮鞭子，由後越過趙季武，直往着田中那騎馬馳去，不料這騎棗驢馬並不見人驚逃，仍是原地不動，抬頭看着趙四又是一聲長嘶，就低着頭往着趙四馬前蹣跚的走來。

趙季武父子兩個人，並那僕人都勒馬立在田邊望着趙四，就見趙四一伸手攔住這騎棗驢馬的繩要往懷中拉，並且要罔回馬頭，但那匹棗驢馬却突的向後一坐，並且四蹄亂跳，這險些沒把趙四帶下馬來，可把趙四駭了一大跳，連忙死命的拉住繩，一面回頭叫那僕人上來相幫，這名僕人即時一提韁繩，這匹馬就迅速的奔到趙四旁邊，也是一伸手幫着趙四往後拉，誰知道這匹棗驢馬雖然行路有點蹣跚，可是向後拚命掙的力量也極大，並且不斷的昂首長嘶，這使趙四和那僕人也竟沒有拉動，却被這匹棗驢馬拉後五六尺路，突然那僕人高叫道：「不要拉了，這雪中有人？」即時拋了馬韁跳下馬來，趙四也鬆了手看去，見從那兩三四尺深的白雪堆裏，露出一條人腿，大半個身子是埋在雪中，旁邊條馬鞍有一半也是埋在雪中，連忙跳下馬背，和那僕人用手撥雪，要把這雪中的人拉出來，趙季武父子已是變變的策馬馳來，轟緊吩咐兩個僕人從雪中救人，一面回頭望着那棗驢馬，點頭讚嘆道：「這真是一匹義馬，爲人者也真有點不如……」說着話兩個僕人已將那人從雪中扶將出來，可是四肢都已凍僵了。

趙季武連忙跳下馬，伸手一摸那人的胸口，只覺得心頭微溫，大量是墜在這雪中沒有半個時辰，

還還有救，就趕緊吩咐趙四將這凍僵的人扶上趙四的馬背，却叫那名僕人牽着那匹騾馬，趙承武還下了馬在這附近雪中找了一下，也沒有找出什麼來，如是五個人五匹馬朝着趙家堡子馳去，好在這地方距離趙家堡子並不遠，雖然那匹騾馬行路蹣跚，但也跑的快，那消片刻的時光，就踏着雪冒着寒風回了趙家堡子。

一進趙家堡子，這趙季武就趕緊吩咐人將這雪中人抬進大廳之中，趙季武也懂得人要凍的僵了，冒然的用火一烤或用煖氣一衝，必然大笑而死，所以趙季武一經將這雪中人抬進大廳之後，就忙着叫趙承武將本街上那位內科先生請來，一面派人趕緊去調薑湯，並找出一套棉衣來，給這雪中人換下那身凍的像鐵一樣的雪衣，不多時那薑湯和趙承武都來了，那內科先生看了看這雪中人的面色又按了按，心口立時是眉峯一皺，趙季武立起身旁慘然地望着那先生道：「先生！怎麼樣是不要緊嗎？」那先生連連點頭道：「不要緊，不過時候大了，我也不知藥石能否奏效，學生可以開一個方子試試，反正這個人的心口微溫，都是有救的！」那先生說完，即時開了一個方子，叫僕人去抓藥，一面叫人將那薑湯拔開牙灌進口去，又着人在這雪中人的週身上揉摩，不一刻那藥也來了，給這人灌下去，立時蓋上一條大被子，隨後陸續的往上遞加，直加到四條被子，趙季武才見被內動了一動，那先生道：「好了，人是煖過來了，可是還得吃幾付藥慢慢調治？」說着又開了一張方子，趙季武送走了那先生之後，就一面吩咐人將這雪中人，連床帶被子一塊抬到自己的煖閣之中，一面親自到馬廄去看那匹騾馬。

趙季武一面伸手攔揆着這匹騾馬的背脊，一面不勝的讚嘆，看了看這馬的腿部上，並沒有傷痕

也沒有折骨，大概是閃錯了筋，將人摔下馬去，就埋在雪中去了，不過看那人不是像摔壞的，大該是因扶病冒雪而行，被這一摔把人摔暈了，以致爬不起來被埋在雪中了，趙季武一回伸手握摸背上的毛，一回看看這馬驢驢和馬齒，就知道這匹騾驢馬，是一匹神駿之物，但不知道那騎馬的人是個什麼人物，因在昏迷之中，自己也沒有問，原來這趙季武雖是地方上的一個大紳士，但平生也歡喜結納江湖人物，接觸既多，對於來客馬匹的好壞都能一看便知，所以趙季武也看出這匹馬是好馬，終不知道騎者是何許人，想來也是江湖人物了。這人有這好馬，想來必有異能，因此趙季武對於那人是異常盡心的看視，一連三天那人才漸漸的復原，但還躺在牀上不能起身，見了趙季武這樣關懷的樣子，有好幾次要爬起來道謝，但都被趙季武阻住了，那人也只好眼看着趙季武，滿眼中現出感激的樣子。

直到五六天之後，那雪已是漸漸的消了，那人已能起牀行走，想要見趙季武道謝，不料這幾天趙季武爲了救濟地方上饑凍飢民的事，有好幾天沒有回來，只有趙承武每日必到這煖閣之中與那人說話，談着閑話，趙承武聽那人說話的聲音，是關東一帶的口音，便問那人道：「老兄你是關外人吧，怎麼到這鄙地來，又落在雪中？」那人先是長嘆了一口氣，隨後眼望趙承武道：「在下承賢喬梓的拯救，使雪中人得慶更生，又看待遺十多天，我是銘感五中，我姓余是直隸定州清風店的人，後寄跡在關外奉天七八年，這一次我是進關要去湖北襄陽，不料行在此地，路途逢雪，馬是被傷，又因痛後體力不支，以致跌入雪中，若非賢喬梓見義勇爲，只恐此身已成了雪中之鬼，好在天恩不言謝，我將來總有一份人心，但尙未領教賢喬梓貴姓台甫呢！」原來這人就是黑山被焚後，遞跡入關的余觀海。

當余觀海在磐山墜了百脚蜈蚣以後，從甯大江的口中，才知道這場事因百脚蜈蚣是誤劫盛京將軍

衙門內幕客的愛女，以致黑山被焚，無怪那小飛狐同着石統帶跟隨通臂仙猿與黑山作對，可是當時自己質問百脚蜈蚣時，百脚蜈蚣雖承認誤劫民女，已經送下山去了，自己也被百脚蜈蚣所愚，以致自己雖聽了通臂仙猿的話後，還是一味的袒護自己這一方面的人，至終黑山被焚，追源窮委，當然歸咎於百脚蜈蚣，但現在百脚蜈蚣已死，也算獲報，無可歸罪，只將雷大江訓斥了一頓，覺得黑山既失之後，這關外已無立足之地，同時盛京將軍衙門又在發動各處的人馬，清剿這關外同道，這磐山還早難保，還不如趁早見機而作，即時辭了磐山，帶着雷大江兄妹並妻兒以及手下原有的幾個徒弟，進關回了定州清風店原籍，好在這七八年以來，余觀海雖在關外有那麼大的名聲，但他原籍的人還不會疑心到就是這一個余觀海，同時這七八年以來，這定州已換了十多任州官，原案盡失，而那名鄰居也搬的不知去向了，所以余觀海回到原籍之後，又另外在距清風店二十多里的一個小村落中，置房買產，大家合居一處，暫時埋跡並不出頭。

雖然余觀海和雷大江並不出首，再在江湖上行走，但這直隸一省的武林人物，都很不值余觀海，都說余觀海是師門的叛徒武林敗類，對於余觀海是褒貶均有，說起來還是貶多褒少，余觀海也知道自已這幾年在關外幹的名聲大了，雖然自己並沒有作那些收德喪行之事，但因百脚蜈蚣之故已是不齒於武林同道之間，余觀海知道了以後，這在精神上自是非常的痛苦，想要重踏江湖，在江湖上多幹些扶弱鋤強拯助無告之人，以贖前愆，余觀海籌思了好多日子之後，就將此意向着雷大江一提，雷大江爲了妹妹的苦勸，也很懺悔過去的一切，余觀海這一說當然是非常的贊同，隨後就將那些徒弟招集在一處，向着他們曉諭大義，此後大家須要洗心革面重作好人，不然百脚蜈蚣就是一個榜樣。

這般徒弟們自跟着余觀海上了黑山作了頭目之後，平時是橫衝直撞，很少碰到釘子，但還有余觀海的山規，所以他們還不敢胡行，自黑山一破之後，他們才知道世上盡多本領更高的人，已是成了驚弓之鳥，余觀海這一說，更是使這幾個人驚心動魄，一齊回答余觀海從此跟着師傅的意思，立志重作好人，余觀海吩咐完了之後，過了幾天就帶着雷大江出門闖道，臨行時囑咐這幾個徒弟好好在家照應門戶，不可叫余繼海小孩子到處闖禍。

兩個人這一重踏江湖，無奈直隸一省的武林同道，對於余觀海和雷大江很是輕視，余觀海也知道是前曾為盜之故，所以這畿內的武林同道很是不值自己，自己也免不上再招人不滿，就此帶着雷大江遠走江南，在江南住了兩個月後，覺得這江南地面的人情風土，和北地截然不同，自己和雷大江在風沙萬里的塞外，好多年，所養成的習性，是豪邁直爽，過不慣這南方綺麗文弱的風尚，所以住了兩個月後，就又沿着安徽經過河南山西回了直隸。

這一到家才知道余觀海之妻並雷大江之妹，在兩個人出門之後，並未徵求余觀海和雷大江的同意，竟給雷大江聘定了一個姓趙的女子為妻，雷大江已三十多歲了，那女子也只有二十上下年紀，還是一個莊稼女人，雷大江雖不願意，但是生米已成熟飯，再退回人家帖子去也不好看，何況又是余觀海之妻及自己妹子的主意呢，又經余觀海一探詢，知道那姓趙的女子果是賢慧，並且人才也出眾，就此一勸，雷大江就此欣然的答應了，是年十二月成親，次年十一月就得了一個鶯鶯兒，取名雷鵬，雷大江歡喜自是不必說，就連余觀海夫妻也很歡喜，但一想判雷大江之妹雷素珠，已是十九歲，快到二十出頭了，還沒有找到婆家，在這直隸省也找不到合適的，因為雷素珠雖是一個女子，但是心性也和男

子差不多，普通人家是不肯跟，練武的人又多知道雷大江是一個盜首，不知其妹怎麼樣，多半不敢領教，所以此事不單雷大江覺得發愁，就是余觀海夫妻也跟着爲難。

次年之夏，余觀海和雷大江行在方城道上，於送旅中途上一位保鏢的鏢師傅，年紀很輕，可是眉宇之間英氣逼人，同時看了他所使的那一柄鑲鐵槍，也是有三十多斤重，所跟的人也並不多，只有兩個蹩子手推着鏢車，餘外沒有旁人，這使余觀海和雷大江很覺驚異，因爲在這方城一帶，山竄起伏，自書就多盜徒，怎麼只他一個人保着渡這一條險阻重重鏢道，再看他們推着鏢車，從車輪底下所揚起的塵土也很高，看得出那一車的鏢貨，價目不在少數，這年輕的鏢師傅是那一家鏢局子的人，又是誰的傳人，看樣子武功造詣一定不錯，胆量也大。

見這位年輕鏢師傅，獨個兒坐在一張桌上，旁若無人很從容的吃這一頓晚飯，吃罷就吩咐夥計們套車，要趁黑越過這方城山到對面襄城去，那店中的夥計也許好事，便向着那鏢師傅道：「客人我想你還是在小店住上一夜吧，並不是我們要賺你一頓店錢，實在近來那山上又出現了一幫盜黨，比過去的都利害，晚上更是沒人敢走，何況你又帶着這一車鏢貨，雖然你們保鏢的人不怕這些，但爲了鏢貨的安全，還是宿一宵明天再行的好！」這年輕的鏢師傅做個含笑，伸手拈起那杆鑲鐵槍道：「夥計！我知道你這是一番好意，但是我神槍楊可不怕這些，多謝你掛懷我們，今晚還要趕路，明天好到襄城呢！」說完就叫蹩子手們快推出鏢車上道，那店夥也不再說什麼了。就袖着手看着他們推鏢着車上道。

余觀海和雷大江剛才聽這神槍楊說話時，旁邊桌上有兩個長衣漢子，彼此冷笑了一聲，及見鏢車

走遠了之後，這兩個人也就急急匆匆的走了，余觀海一拉雷大江兩個人出了店門，彼此低言了兩句，就跟着這鏢車走出這鎮外，好在這兩個人這一次出門，並沒騎着馬匹，只是隨身各自帶着一個小包裏，這一出鎮那年輕鏢師神槍楊，已是騎上一匹高頭大馬，押在鏢車後邊，那條鐵轡就掛在馬鞍之旁，才走出不遠，那神槍楊一回頭正和余觀海雷大江打個照面，看那神槍楊一愕之後，就勒馬向後打招呼道：「朋友你們也是渡這方城山的嗎？如果不嫌棄的話，我們何妨一道同行！」余觀海和雷大江本欲暗地偵察一下，這神槍楊的舉止，如果這神槍楊為人果是豪邁的話，可以交上這麼一個朋友，如果在這方城山上出了事，也好助他一臂之力，不料對神槍楊的眼快，又看得出這兩個人也是江湖人物，不知是什麼意思也要跟蹤自己，這一打招呼也正中了余觀海的心意，即時趕上兩步，向着這神槍楊抱拳道：「我姓余，這是我們夥計雷敬，我們在襄陽作買賣，還要回襄城去，」這神槍楊向着余觀海和雷大江上下打量了兩眼道：「我看兩位不像是買賣人，好像練武的朋友，同行也好！」余觀海道：「什麼練武我們可不懂！」那神槍楊只笑了一笑，也不再問什麼，就在馬背上和這兩個人一路走着，一路閒話，這神槍楊果然是為人豪邁誠摯，談吐不俗，這使余觀海心裏動了一動，回頭看了一看雷大江，見雷大江正很注意地看着神槍楊聽他談話，余觀海也很愛慕這神槍楊，心想結交他一下，將來也有用處。

余觀海一有這個意思，就一路上問這神槍楊叫什麼名，是誰的徒弟是那一家鏢局，家中却有什麼人？一連問了一大串，這神槍楊並不厭煩的完全的答覆了余觀海，才知道這神槍楊是襄陽本地人，名叫楊士英，現在襄陽陽明鏢店任鏢主，至於他是誰的徒弟，這楊士英並不吐露，他反問余觀海是那一

門功夫，余觀海也只大略一說，行不數里已入了方城山的山叢之中，這條道路彎彎曲曲的也很難走，差不多的道路全是當塊，鏢車的車輪，行在這山道之上，咕嚕嚕的響聲很大，又加上晚間行在這寂無人跡的山中，經那空谷迴聲，好像對面也有車輛走來。

這又走了十多桿約有一個更次，已是沿着山道走入萬山叢中，這楊士英一行人對於這條道路似乎是非常的純熟，那輛鏢車在裏面走，神槍楊押後，余觀海和雷大江相隨馬後，這走不多遠轉過一座削壁，那神槍楊突地一勒馬頭，回頭望着余觀海道：「你聽這是什麼？」余觀海早就料到有這一步，故意一愕道：「什麼？」神槍楊道：「你聽？」余觀海聽去是從那削壁上發出幾聲似蘆笛的響聲，同時左右兩邊的叢林之內，樹葉一陣柳刷之聲，眨眼之間從左右林中一齊撲出兩條人影，往着這鏢車輛前面一立，一齊抽刀一指道：「識路數的趕快將這鏢車留下！」那神槍楊一伸手就馬鞍上從摘下那桿鐵槍，打馬上前搶過那輛鏢車往着當路一立道：「朋友你打聽打聽那湖北的神槍楊，再來劫這票買賣！」那兩個人影一齊狂笑道：「我們正爲了這神槍楊三字才來的，你就是神槍楊吧！乳臭未乾的人，也敢這麼狂傲無知，自稱神槍！」說着就一齊撲上這神槍楊，余觀海和雷大江，立在鏢車的後面，見這神槍楊的一桿鐵槍果是有功夫，這時是在六月的中旬，月色如洗，照得這山道上如薄薄的鋪上了一層霜影，故能看得出來，這神槍楊的槍上功夫，果是不同凡響，騎在馬背之上「刷，刷，」一連數槍，把那兩個人逼得往後倒退，可是又是一聲蘆笛，發自那削壁之上，又從那邊樹後撲出兩條人影，喝叫那兩個人退下，一齊擺動單刀，便撲上神槍楊，先前那兩個人往後一退，這兩個便將上去，余觀海一看認識這兩個人，就是當日黃昏同在方城送旅內望着神槍楊冷笑的人。

首一個擺刀撲上神槍楊，攔頭便砍。神槍楊騎在馬背上豎槍橫格，「噹」的一聲，就將這柄單刀蕩開，但他又抽刀一反腕子，又向着神槍楊的左邊頸頭砍來，這神槍楊的一桿鐵槍果是有着功夫，不等這單刀及頸，橫抱槍桿向左摔打，槍在上刀在下，被這鐵槍一碰，那把單刀的刀頭就是往下一垂，來不及抽刀，這神槍楊身手很快，跟馬頭向左一提，攔槍分心便刺，這人剛剛將看單刀往看槍頭上一動，那第二個便猛虎也似的撲上這神槍楊，單刀往着右後頸頭砍來，這神槍楊剛往前刺，就覺出背後有人偷襲，當時來不及橫槍後格，又不能提馬向旁閃，這一手也真使余觀海和雷大江大吃一驚，可是這神槍楊却是將槍墩往回裏一抽，用着槍墩往後一攔，那把單刀就「噹」的一聲，就被這槍墩一悠之力攔飛，那神槍楊急如閃電似的向左一擦身，那槍尖已是倒轉過來，向着身後這名敵人分心便刺，這名空手的敵人，就地一滾滾向路旁，那兩個退下去的敵人，和那個使單刀的敵人又一齊撲上這神槍楊，這神槍楊在馬上施展開這一條鎖鐵槍，一面迎敵，一面喝問這幾個盜黨是姓什麼，是那一路？這三個人一面勤着手，也一面回答，老子沒有名姓，只爲了你這神槍楊三字才來找你的，若能將神槍楊三字從今收拾起來，老子們也有好生之法不來計較你！神槍楊冷笑了兩聲，就將這桿鎖鐵槍使得烏龍擾海似的，逼得這三個人節節後退，看着退到一塊大石之前。這三個人一抹頭分頭竄去，神槍楊剛剛將馬向前一提追趕，不料一聲響，這匹馬兩條腿向下一陷，落入坑中，同時那四個人又返身向着神槍楊撲來，所幸神槍楊的身手靈活，早將兩腳脫離了馬蹬，向前一滾身脫離了馬背，跌在坑沿之上，這把余觀海和雷大江驚出一身冷汗，急着想往那地方奔救，可是神槍楊已是一滾身爬起，「刷，刷！」一桿鎖鐵槍就如懶龍似的又把那幾個人逼得抹頭便跑，最後一個沒有跑快，就被神槍楊一槍割在後腿之上，

已將中衣劃破，但他拚命似的向前一縱身，跳出丈多路，回頭怒罵一聲：「好小子真有你的，我們前途見！」神槍楊還要追趕，但那幾個人早是一頭鑽入林內去了。

神槍楊怒罵了一聲：「小子們！便宜了你！」說完便回頭去牽那馬，好容易拉將出來，已是跌破了前腿，不能走路了，這時那輛鏢車，也飛速的趕到跟前，所幸沒有被劫，余觀海也跟將上來一抱拳，伸出兩個大姆指道：「老哥，真是好本領，兄弟平生僅見，佩服！佩服！」那神槍楊只笑了一笑，也不說什麼，只吩咐兩個蹺子手只管推着鏢車往前途走，自己牽着那匹傷馬，和余觀海雷大江一路步行談着話，三更過後，就過了這方城山，第二天午後，就到了襄城，那神槍楊原來在這襄城還有支店，所以進了城後，這神槍楊就邀余觀海和雷大江到那支店內去盤桓一時，余觀海是個有心的人，當時就欣然的應諾了，隨着這神槍楊到那支店去，一席酒後，這使余觀海很是欽佩這神槍楊的爲人並這一身功夫，就向着神槍楊一提，要給他作個大媒，至於女的是誰，余觀海並沒有說明，但神槍楊也看出余觀海是一個武林人物，雖然也欽佩余觀海爲人豪邁，但對於此事還不肯貿然的答應，只說回到襄陽後考慮一下再說，因爲這個年紀，再過幾年也不算晚，並再三向余觀海道謝，余觀海當然是不肯往下深說，住了一天也就和雷大江告辭走了，臨行時這神槍楊將襄陽的地址告訴了二人，有事可到那裏去找。

余觀海和雷大江一路之上盛讚神槍楊的本領和爲人，雷大江自是明白余觀海的意思，是要給雷素珠爲媒，也不多說什麼，回了定州後，余觀海就告訴雷大江，雷大江自是讚成，余觀海又叫妻子去探問雷素珠的口氣，雷素珠嘆道：「這種事情，妹子是沒有什麼不讚成，爸爸媽媽謝世之後，妹子的一切

就完全聽哥嫂的主持了：「聽雷素珠的口氣，是無可無不可，就此回覆了余觀海和雷大江，兩個人很是歡喜，就又慌着趕到襄陽去，那神槍楊早由支店又押送一蹶鏢回襄陽去了，兩個人也就趕到襄陽去，按着地址找到了那家陽明鏢店一間神槍楊出門去了，並不是保鏢却是訪友去了，不知何日回來，兩個人等了三四天也沒見神槍楊回來，問神槍楊到底是往那裏去了，鏢店夥計却是搖頭不知，兩個人沒法也就留下一信給神槍楊，言說造訪未見，有功夫可順便到定州一行，兩個人留了書字之後，又繞道到武昌漢陽一行，登了一次黃鶴樓，因恐神槍楊到定州去不見人，所以又急急的趕回定州，到家一問也沒有事，如是兩個人無事也不再出門了，有功夫就教給余觀海之子余繼海各樣功夫。

倏忽四個月多了，這到了十二月，余觀海心裏着急，不知神槍楊是否見到了留信，如果已見到了留信，這幾個月的功夫，人就是不來，也該當來封信，想着神槍楊再不來時，就去襄陽訪他，余觀海將這意思向着雷大江一說之後，過了幾天兩個人又想登程再去襄陽，不料雷大江之妻，又到了生產的時期，雷大江捨不得離開妻子使他受罪，所以並不去，只余觀海一個人騎着騾馬往襄陽去，那曉得余觀海連宵冒寒急行，出了直隸地界，剛到河南邊境竟病倒了，所幸余觀海帶的錢多，旅店的主人還算好心腸，余觀海延醫診治，過了幾天才算是好了，可是銀子已化用了大半，所餘無幾，余觀海在病後也知道注意飲食微生，不過錢是快化完了，雖欲注意飲食也是空談，忽然想起在太原城內有一位武林同道名叫鐵掌孫元，當初在關外時，也曾有一面之雅，現今鐵掌孫元在太原城內開着一家鐵匠作，專門打造十八般兵器，自己現在所使的那把青鋼陰陽劍，還是孫元給加工打造的，雖不能切金斷玉，確是鋒利無匹，兩個人的感情也很好，距此也不算太遠，何妨前去養病，順便和鐵掌孫元盤桓盤桓，

余觀海這一想之後，即策馬往太原而行，誰知未到榆次地界，那地方已下了好多日子的雪了，平地上的雪都有好幾尺厚，把所有的大小路都掩蓋得看不見了，同時寒意逼人，這把病後的余觀海，差不多的在馬背上凍僵了，剛一進到這榆次地界，路途之上更是難行，余觀海爲了速到太原，只顧加鞭冒寒緊行，他却不知道人是比畜性，畜性只會聽聽主人的話要行便行，對於受苦受累，却是不能開口訴苦，這日棗驢馬，行了幾日的長途本已勞累極了，又加上這風雪逼人，不辨路途，一腳高一腳低，踏着滑滑崎嶇不平的道路，早就支持不住了，余觀海又是一揮鞭子，這一鞭抽的歪了，正抽在馬的生殖器上，這馬一護痛，兩隻後蹄子蹩蹩跳將起來，這差一點沒把余觀海摔過馬頭，余觀海還料不到的是自己打錯了地方，還以爲這馬發了劣性，又嫌它走的慢，順手又是狠狠的幾鞭子，這却把這匹棗驢馬打的使發了性子，立時甩開四隻蹄子亂跳亂跳起來，一路亂跑，竟將馬背上的余觀海顛簸得壹頭轉向，又連着馬肚帶和勒馬鞍的皮條都迸斷了，一個失手連人帶着馬鞍一齊跌入深雪之中，在平常余觀海碰上這樣的意外，還不算一回事，但這一次余觀海是在病後，本就體力不支，又加上一頓簸暈頭昏腦，一經跌下來就此爬不起來了，那雪花還是不斷的往下落，所幸所騎的那匹棗驢馬並沒有離，這才被趙季武父子發見了救回家去。

余觀海將自己的來歷大略的說了一說，但並未對趙承武說明自己曾經在關外爲過盜，只說曾經保過鏢，現已洗手不幹了，趙承武這才知道余觀海也是一個武林人物，自己平生歡喜武功，曾經投過不少的名師都無所成，這見余觀海自言曾經保過鏢，想來武功一定錯不了，就此要拜余觀海爲師，余觀海也感念趙季武父子救命深恩，又見趙季武的體格資質天份，件件都够得上練武的標準，就此一口

的答應了，趙季武這才知道余觀海果是有着驚人的武功，無怪能有這麼一匹好馬，父子兩個就特地給余觀海收拾出了一間客房，給余觀海居住養息身體，這到了年下余觀海的身體才恢復了原狀，趙季武父子還要忙着給余觀海做新衣要留他過年，但余觀海每日還忘不了給雷素珠作媒找神槍楊的事，所以要告辭回家過年，明年春二月安置了家事之後，再來這榆次傳給趙承武一切武功，趙季武父子當然是不能深留，就送了余觀海二百兩銀子的程儀，余觀海正愁囊中無錢難以成行，這見了二百兩銀子，也不推辭的收下了，對於趙季武父子更是感激不盡。

其實余觀海並不是想回家過年，他是想着在這年下神槍楊必定在家準備過年，必能一找就到，這樣事和神槍楊一提，憑雷素珠那個品貌不難水到渠成，使雷素珠有了終身，自己和雷大江也算去了一場心事，這事又能不告訴趙季武父子，只說回家過年，一出了榆次地界之後，余觀海就打馬加鞭，穿行河南地界往湖北襄陽而來。

到了襄陽時已是臘月二十九了，找到神槍楊的鏢店之內，恰好神槍楊正在鏢店之內，見了余觀海自是非常的歡迎，余觀海有幾次想問：「老弟見了我的留字，怎麼沒有給我一封回信？」但看了那神槍楊只是招待談些江湖上的事，並沒提起余觀海留字的事，余觀海當然也是不好問他，到了次日就是除夕了，神槍楊似乎事多，有大半天並沒來陪余觀海談話，把余觀海悶在客室之中是又悶又煩燥，原來這室內不惟是生着火爐，炭火熊熊，室煖如春，並且桌上還擺着幾盆子臘肉薰魚等的菜肴，還有幾壺酒，這是神槍楊給余觀海準備的，可是屋子內沒有別人，只余觀海一個人，一個人喝這樣的悶酒，又加上火爐烤人，自然心裏覺得煩燥異常，直到午後那神槍楊才進來陪余觀海閑話，並向余觀海謝罪

因事忙未來奉陪，余觀海並不注意聽這些話，只急着向神槍楊是見過自己的留字否？這神槍楊才「哦！」了一聲，望着余海海抱拳道：「這實在對不起，我是太忙了，竟未到你府上拜會，又未來一字，勞你久候，心裏萬分的抱歉，尙望你老哥海涵！」神槍楊說這話時，面上的這一份笑似乎是出之於勉強，余觀海只笑了一笑，也不再深問了。

說着話又向神槍楊提起上次要爲他作媒的事，現在有一個姑娘品貌很好，和神槍楊正是一對佳士佳婦，並且和自己也有點淵源，神槍槍初時是一聲不響，末後才嘆了一口氣，眼望着余觀海道：「老哥你的這一番盛情，我很感謝，不過一個人在世一切事有在上的主宰，尤其是這種兒女婚姻大事，完全由父母來主持，作兒女的只有聽命而已，我不是推辭老哥的這一份盛意，奈家母在小弟今歲出門時，已代爲訂下了親事，大哥的好處我只有銘感五中！」這幾句話不啻是一聲雷，把余觀海說的不知所云，心裏非常的難受，良久才勉強笑道：「這恭喜老弟你，我也可以省去一番心了，明年的這一盃喜酒千萬的別忘了請我幾盅！」神槍楊含着笑道：「那當然少不了要請你老哥的，這過年了老哥可以在這裏渡歲，大家在一塊多多盤桓幾日！」余觀海此行空跑了一次，別提心裏是多難受，就打算急着回定州去，但因神槍楊堅留，也就在此渡歲。

過了正月初三，余觀海才告辭了這神槍楊，離了襄陽往回路走，一路想到神槍楊言詞吞吐的情形，心裏有點疑惑，莫不是神槍楊也和其他的一般武林同道一樣的，曉得自己的過去，曾經爲盜，所以不屑與自己交往將事情推出去，但看了那幾天神槍楊對待自己的情狀，並未顯出冷淡來，這使余觀海猜不透一切，回了定州以後，就打發了兩個徒弟，到襄陽去探訪那神槍楊是否已訂了婚，還是有着其

他的意思，探明之後回來報告，以解疑團，那兩個徒弟上路以後，余觀海只告訴了雷大江一聲，靜候消息，却沒有將一切事實告訴了他，也沒有告訴內眷。

一瞬半個多月那兩個徒弟才回來，告訴余觀海，余觀海才去了疑心，那神槍楊的父代為訂婚的事倒是不假，神槍楊招待余觀海還是普通江湖人的應酬，並沒有和余觀海深交，因為在神槍楊的鏢之中，有一個蹺子手也曾經在關外混過，對於余觀海的來歷非常的詳細，大概神槍楊已從這個蹺子手的口中知道余觀海過去的一切了，莫怪那神槍楊對自己是那樣的敷衍，余觀海就此嘆了一口氣，心裏異常的難受，想不到自己一經失足之後，雖是洗手不幹了，還是這樣的不齒於武林同道，自己算是完了，還是從此埋首歸隱吧，不再在江湖道上混了。

余觀海自受了這一番打擊之後，即收拾起了一片雄心，真要歸隱老死牖下，但又想到雷素珠的婚事，和趙季武學藝的事，突然的把桌子槌了一拳道：「我還是聰明人作糊塗事，現放着那趙承武在那裏，我又何必遠求，看那趙承武人也忠厚，而且又是世家子弟，武功雖不高也還下得過去，不過！不過！趙承武已承認是自己的徒弟了，雷素珠又稱呼自己叫「大哥」在這名份上也難以成就婚姻啊，但後一想，趙承武並未正式拜自己為師，名義上不過如此，實際上還沒師徒之實，好！還是再去榆次，看看那趙承武的為人如何，是否已結了婚，隨後再說。

余觀海這一想之後，即將家事一切託付了雷大江，要到榆次去，臨行時告訴雷大江自己多則半年少則二月可回，余觀海囑咐完了之後，即將那一身武士的服色、長袍束腰，皂靴佩劍的形狀，一變換了一身儒衣儒冠，本來余觀海年幼時也會刻苦讀過書，雖然體格偉岸，面目稍黑，但這一換衣服之後

，居然又儼個讀書的人，不過步伐稍大還脫不了練武人的本色，就此又騎上那匹棗驢馬到了樵次，趙季武父子是非常的歡喜，仍留余觀海住在從前養病的客室之中，每日菜飯非常豐盛的款待，趙季武父子還親自相陪，這使余觀海心裏非常的感激和不安。

不過余觀海此次來這榆次趙家是有目的，每日親自教導這趙承武時，便順便觀察這趙承武的個性和舉動，並設法套問趙承武是否已訂了婚，一住三個月之後，才知道這趙承武還未訂婚，這使余觀海非常的歡喜，不過又發愁的爲了名份，沒法和趙季武開口，又不知趙季武父子的意思如何，只好慢慢的探問，對於趙承武的武功更是努力的指示，趙承武對於武功早有了根底，可是余觀海並不知道他的師父原先是誰，趙承武也沒有說。

一住又是幾個月，余觀海因事情沒有結果，所以並未回定州，只去了一信給晉大江靜候消息，這年六月，雖有去歲的一場大雪，可是自入春以來，反而沒有落雨，一連四五個月已成了天旱的現象，田地龜裂，池塘邊的草木也都枯槁了，看樣子再不下雨是年的秋禾必沒有收成，因此地方上的人都急了，紛紛的求神祈雨，這趙季武是地方上的大紳士，并且自己的田地也多，倘不下雨自己這許多的田地，必也沒了收穫，所以趙季武也很着急，在那年頭民智不開，趙季武雖也是一個讀書人出身，還少不了迷信，就召集了閭村的人，在這趙家堡關帝廟中設壇祈雨，趙季武是當地的大紳士，又是堡主，這樣事當然由他來主持一切，不免是勞碌了一些，這天在家裏養息，叫趙承武代他去監理一些公事，趙季武能懂得什麼，不過是按班循例的照樣行事而已。

在午後那嬌陽益加的熾烈，薰風吹的人都喘不過氣了，趙承武熱出了一頭大汗，即脫出衆人獨自

帶了一個小僮出了關帝廟，到那郊外去找地方乘涼，離這關帝廟不遠是一灣水塘，水塘邊上有兩株老柳樹，每一株樹下都有一方臥石，可是現在那一灣水塘早是乾涸見底，就連池塘底下的淤泥，也都燻陽晒的乾裂了，不過那兩株柳樹，還有一大半是青綠逼人濃蔭蔽地，趙承武在平常就知道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好的避暑所在，所以一出了關帝廟後，別處不去，就跑到水塘柳下，在離這柳下不遠的時候，已望得見在這兩棵柳下每一株樹上繫了兩匹白馬，馬毛的顏色和馬鬃，都被梳子梳得光滑淨溜，同時背上的馬鞍和韁頭馬蹬等等什件，也都擦得淨光耀眼，在左邊柳下有四個人圍坐在那石上和池塘邊上，都在揮着手巾乘涼，趙承武是一個練武的人，練武的人都歡喜馬匹和刀劍，一看到這四匹馬，就猜想到這馬的主人，也必是道上的朋友，這倒得上去和他們談談，也可以多交幾個朋友，趙承武還一思想之後，也就加速了步子走到這柳下，看那四個人時，都是少年武士的打扮，見趙季武過來也並不在意，照舊的搖着手巾揮汗，趙承武又近看了看這幾匹馬連稱：「好馬！好馬！好馬！」那幾個人回頭看了看趙承武，愛理不理的又別轉了頭去望着野外，倒是那坐在臥石上一個年約二十多歲的少年人，對着趙季武上下打量了兩眼，趙季武看這人時，見這人體格魁偉、眉清目朗，氣勢昂然，所穿的衣服並不是武士打扮，却是一領白紗布長衫，腰間還繫着一條白綢巾，一隻衣角是掖在上邊，下面青緞快靴，一條漆黑有光的辮子，是搭在左邊的肩上，趙季武這一看，就知道這個人，必有很好的武功，原來但凡是一條練武的人，都有一種鑑貌辨人的能力，可以看得出一個人有無功夫，和功夫的深淺，他們這種能力大半是從眼光和舉止上分別，總之這種能力，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

趙承武一看這人之後，心裏不免是油然的發出一種愛慕的心情，把那人望了又望，這把那人看

的不好意思別轉了頭，趙承武更上一步，向着那人抱了一抱拳道：「我姓趙是這本地人，未領教老兄貴姓？」趙承武這一說話，不單是那人回了頭，其餘的三個人也一齊扭過頭望着趙承武，那人也連忙還禮道：「兄弟姓石是直隸省人，與幾個朋友由此路過？」趙承武看那人說話時，意態安閑，並且說話也彬彬有禮，即時又一拱手道：「老哥如不嫌棄的話，請到舍間去談談！」那姓石的道：「老哥你我萍水相逢，就怎好到府上打擾？」趙承武又一拱手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一杯清茶那裏算得上打擾！」那姓石的尚在游移之間，這三個人已一齊走過來上下打量趙承武，內中一個人笑了一下道：「好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你老兄可知道我們都是有急事的人，那可能爲了一杯清茶誤了我們的正事，那倒不值！」說罷，呵呵大笑起來，趙承武碰了這個釘子立時紅了臉，半響說不出話來，倒是那個姓石的覺得過意不去，忙向着趙承武抱了抱拳道：「這實在我們有事，有負老哥的盛意了，我給你道謝！」趙承武連忙阻住他道：「這種事那裏說得上謝字，只想我作事太也冒失了！」說罷又一抱拳退身向後，立在池塘沿上望着那毫無白雲的晴空萬里，心裏是異常的難受，這還不算，還聽得剛才說那話的人，還在縱聲大笑，那姓石的却的將那人喝阻住了，趙承武並未回頭，心裏已然有氣。

偏是那個不識趣的小僮上來一拉趙承武的衣袖道：「少爺你看那邊誰來了，可是老爺嗎？」趙承武還真詫異，怎麼爸爸在家養息，不多一刻又出來了，抬頭望着那邊大路上看去，並沒看見什麼，雖有行人，也都躲到路旁樹下乘涼去了，再看還是沒看見，這氣不打一處來，即時回手給了那小僮一個嘴巴道：「小子你是瞎了眼，你老爺都不認識了！」這一巴掌兒那小僮打得抱着臉躲到一邊去了，隨聽得背後冷冷的笑着道：「什麼老爺？敢是舅老爺吧！」這一下可把趙承武惹出火來，一回身道：「

什麼你小子敢罵人？我姓趙的也並沒有得罪你！」聽得那冷笑的人又接口道：「我說的是別人，幾時說你……」就被那姓石的向後一推道：「你說話總要得罪人快住口！」說着又回身向着趙承武作揖道：「老哥可看着我這點薄面，你消消氣吧，別和這樣粗人一般的見識，我給老哥賠個不是！」趙承武此時是氣急了，也不回答他，就要挽袖子找人動手，那人道：「好啊！怪道那麼自稱老爺的，果然要打人了！」趙承武怒罵一聲就要撲過去，但被那姓石的少年阻住了，一面向着趙承武作揖道歉，可是那三個人中一個人，已氣忿忿的將樹上的馬解將下來，飛身上坐了坐騎，招呼着這三個人道：「得了吧！老弟們，去辦我們的正經事要緊，何必和這樣的人嘔氣！」說着一揮鞭子就往南去了，那三個人也就一個個的騎上馬飛跑着走了，這把趙承武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末後只嘆了一口氣，自怨自找沒趣，那個小僮這才敢過來給趙承武拂拭那方臥石，好備趙承武坐下乘涼，但這一場沒趣，已把趙承武那片乘涼的心，拚至九霄雲外去了，關帝廟也不再去了，即時無精打采的回了家，也沒去見趙季武，自己回了臥室，心裏想起那幾個人的無禮，是越想越煩，越煩越氣，便去找余觀海，問問余觀海可知道那一般人是什麼路道，余觀海聽了趙承武的報告後，初時也還淡淡的並不注意去聽，及至聽到內中有個姓石的時，這才眼裏放出異光來，忙着問趙承武那姓石的，什麼口音多大年紀，面貌怎樣什麼的穿戴？

趙承武只記得那姓石的面貌，和年齡，並穿戴，對於口音是什麼地方却沒有聽出來，只將自己所知道的告訴了余觀海，這使余觀海憶起了前年在關外的事，在破黑山時內中有盛京將軍衙門的石統帶在內，聽了趙承武說了那姓石的面貌，很有點像那石統帶，可是在年齡上有點不像，因為現在的石統

帶已將三十歲了，而趙承武所說的那姓石的只有二十四五歲，在年齡上顯然不是石統帶，可也不敢深信那就不是石統帶，也許是石統帶入關辦事，所以帶了好幾騎馬，回想起那如火如荼在關外名震一時的黑山，何嘗不是壞在石統帶一千人的手裏，石統帶總是自己的仇人，不過余觀海又想到自己的黑山，如果沒有百脚蜈蚣誤劫盛京將軍衙門幕客的愛女，又何致於黑山被燒，追源窮委應該歸咎於自己的不善統率，以致弄出這樣的事來，好在百脚蜈蚣已死，此事就算揭過去了，自己從那時洗手之後，久已不欲再在江湖上爭強鬪勝了，何以石統帶放不過自己，又來這關內追蹤，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就連洗手之後，一般武林同道還是看不起自己，余觀海想着就不由得嘆了一口氣，默然不語。

趙承武再問余觀海，可是認識那幾個人，余觀海看了看趙承武微搖了搖頭，可是面上帶着一種憤懣的形色，但接上又嘆了一口氣，倒背着手默默的出室而去，這使趙承武疑心到那幾個人，余觀海必是認識，說不定和余觀海有仇，同時心裏也很生氣那幾個人的無禮瞧不起自己，有好幾次問余觀海，可是認識那幾個人？余觀海初時一聽這話時，必定先拿眼凝視遠方，現出咬牙切齒不勝忿懣的形色，但一瞬那間又接着嘆上一口氣，默默的走了，照這樣一連好幾次，這使趙承武是更加的肯定了那幾個人必是師傅的仇人，究竟是怎麼樣的仇，趙承武並不知道，也不好再問余觀海，只心想着有機會要找這幾個人，關一關他們，一則給自己出氣，二則給師傅雪恨。

但是不多日子，趙季武因是一個有了年紀的人，受不了勞累，又加上心中的憂愁，一病之後竟不能起，這把趙承武嚇壞了，忙着到處延醫診治，誰知病根埋伏已久，一經亂吃藥那病反倒加重了，又過了幾天，趙季武自知病是不能起了，就叫趙承武去將余觀海請在榻邊，眼望着余觀海似乎帶着一

種懇求的神色，用手指着趙承武道：「余師傅我知道我這病是不能起了，我這一死原不打緊，不過你這個徒弟二支單傳只他一個人，我不放心他，希望余師傅看在老朽的面上，多多費心看待這個二支單傳一子的孤兒，老朽在泉下也是感激不盡……」余觀海慌忙答道：「東翁你這不必囑咐，不才承賢喬梓再生之德，此心耿耿難忘，府上有什麼事，不才敢不竭盡犬馬之力，以答謝救命的鴻恩！」趙季武含着笑點頭，什麼話也不說了，就執住趙承武的一隻手，往着余觀海的手掌上一放，余觀海慌忙的接住，那趙季武還才含着一片微笑，溢然的撒手西去，趙承武自然是哀毀逾恆，就連余觀海也落了幾滴不輕掉落的眼淚。

安葬了這趙季武之後，余觀海果是更加盡心的指導趙承武的武功，對于趙家一切大大小小的事，余觀海無不盡心籌劃，余觀海勞碌終日，也沒有給雷大江去信報告在這榆次的一切，余觀海每每在休息的時候，必然的歎上一口氣，似乎成了心病，趙承武自是知道爲了那次問師傅是不認識那姓石的而起，心裏雖後悔也沒辦法，那只有想法子怎樣給師父解除這塊心病。

趙承武存了這個心意之後，就找了家中幾個得力的家丁給了他們盤費，叫他們在這榆次附近一帶打聽或探問在路過的人中有沒有那樣的四個人，有時可以回來報告，那幾個家丁不知道趙承武的意思，這種出門的事，總比在家作那些零碎工來得痛快，就都欣欣然的領命走了，此後趙承武對于武功更是刻苦的鍛鍊，說一句形容的話，可說得上是「拚命」二字，余觀海還不知道趙承武的意思，以爲趙承武在大大的用功了，還很誇獎趙承武肯用功，可是趙承武却又背着人將平素練慣了的一柄厚背雁翎刀，和兩把小匕首，在磨刀石上磨了又磨，磨得極爲鋒利，還怕兩把匕首刀用起來時刀口要捲，所以

又找了一張大牛皮，在這牛皮上不斷的用刀子搖，直到刀子一下能穿通了這張牛皮爲止。

又過了半個多月，已距八月中秋祇有幾天，才見那幾個家人，陸續的回來報告說，見有所說的那樣幾個人，由平定經過壽陽縣，到霍山一帶去了，趙承武聽了這個訊息之後，心裏很高興，但又一想又覺得孤掌難鳴，非得多加幾個幫手不可，可是在自己的朋友之中，並沒有一個會武術的，沒有幫手這便趙承武異常爲難，余觀海也看出趙承武有點神不守舍，便問了問趙承武這幾天身上可是不舒服，趙承武搖了搖頭，余觀海也不再問了。

次日午前這趙家大門外突然有人用着床板搭來一個渾身用白布包裏的病人，後面還跟着兩三個雄糾糾的漢子，呼吆着就要往裏面抬，但就被門上的人阻住了，問道：「你們是誰，怎麼把個病人抬着往人家亂跑！」旁邊一個漢子忙着上前一步，用着像是巨雷也似的聲音道：「怎麼你是不認識我了，我是你家少爺的大師哥！」那家丁仔細一看道：「哦！原來是周爺，恕小人沒有認出來，你等等我給你通報去！」說着回頭往裏就跑，這姓周的漢子並不等趙承武迎出來，早吩咐這抬床板的人抬着往裏便走，才轉過「齊莊中正」四字的屏門，已見趙承武慌忙的迎將出來，朝着那人舉手一拱道：「周師兄，好久不見了，這可好吧！」接着又道：「啊呀！這是誰，受了一身的傷？」那姓周的漢子道：「這是你三師哥，在霍山與人爭鬪受了傷，這傷很重，這離師傅的家又遠，只好先抬到你這裏來養傷！」那趙承武也不再問第二句話，就趕緊回頭領路，抬到一所小客廳內，問起來原來他們師兄弟四個人，因去霍山給他們師傅高天鶴收取地租，不料那些地租佃戶們藉口連年旱災，田地裏沒有收入抗不交租，幾個討租的徒弟自然不甘心的白跑這麼遠的路，就坐着催租立逼交納，那地方的租戶們，本來

窮得可以，如何有會錢交付這一年的地租，所以無論如何不肯交租，這幾個徒弟立時顯出練武人的本色，槍拳捋袖的一定要他們交租，不然的話請隨他們去見高天鵬，當面再說不交租的話，還許多的佃戶們，見這幾個人這種咄咄逼人的樣子，情實又無錢交租，出於無奈，就集合了十多個租戶，和他們對抗起來，這幾個徒弟那裏就肯吃這個虧，當然是還手相抗，將那十多個租戶打得抱頭亂竄，這幾個徒弟還不解恨，喝一聲一齊盡力追趕，前而那十幾個租戶不敢回他們的村子，一齊落荒而逃，躲入一座樹林之中，這幾個徒弟還是盡力的追入，不料在林中懸着幾匹馬，三四個人正坐在石祭桌上好似在商量什麼，被這幫人一驚都趕緊跳起來，正好和這幾個徒弟打了個照面，這幾個人問這四個徒弟什麼事情？這四個徒弟還看不出他們是什麼人來，並不回答他，還要越過去追趕前面飛逃的十多個租戶，但都被這幾個人阻住了，一齊喝問：「你們晴天白日的追趕一般莊稼人敢是強盜不成？」這四個徒弟一聽，竟被人家當作了強盜，立時上了火怒罵道：「媽的！誰是強盜，你們才是賊呢？」這一聽罵，立時也招起了那幾個人的忽火，還手神了這罵人的徒弟一個嘴吧，這四個徒弟那裏肯依，也立時還手，如是七八個人在這樹林內交起了手，那十多個租戶早是逃出對面林子去了。

這四個徒弟的功夫，雖然也不壞，但被那四個人祇三拳兩腳，立時滾的滾爬的爬，被人打傷了三個，一個倒地不能起，那四個人才住了手怒罵了一聲：「照這樣的本領還敢作賊劫財，真現你媽的眼，這便宜了你們，若不再悔改，立時追取這幾夥狗頭！」罵完那四個人也就一個個的各自板鞍上馬走了。

這四個徒弟無辜的被人罵作了強盜還不算，還挨了這一頓毒打這口怨氣是太大了，不過人家早就

走的無影無蹤了，三個人受傷那一個勢又不能拋下這三個去追蹤，也只好彼此互扶着找了一個小村店進內包扎傷處，那兩個還不打緊，唯那一個遍體的鱗傷，已傷動了筋骨，這小店附近又沒有好外科醫生，沒有法子只好抬到這趙家堡來找趙承武，請趙承武代找外科先生先行醫傷，後派人去告知高天鑄說明一切情形，想着師傅見徒弟挨了打，不會不給找那幾個人報仇的。

趙承武聽了這事之後，心裏突然的一動，忙着問這三個人，和他們交手的那四個人是什麼體貌，可是都騎着白馬？這三個人就是一怔，回答不錯，並問趙承武可是認識那四個人，知道他們的姓名？這使趙承武突地把桌子捶了一拳，氣忿忿的道：「豈但是見過他們，我們還有一層小小的仇隙呢，這可好我們師兄弟幾個全被人家欺負透了，師哥們你們就是不去找他，我趙承武還放不過去這件事呢？」這幾個徒弟還不知道趙承武現在又另拜了老師，又學會了許多功夫，都問趙承武怎麼認識的，怎麼來的仇？以為趙承武有的是錢，左右不過是化錢找人去尋仇，可是趙承武並不提這些事，也不說自己又拜了余觀海學會了許多的本領，只趕緊派人去請了一個有名的外科先生給這幾個人醫傷，自己又暗中派人去探訪那四個人的下落，有了信趕快回來報告，一瞬四五天沒有動靜，倒是那三個人的傷漸漸我好了，余觀海因不欲再和武林同道廝混，也沒有出來會面。

這一天忽然一騎馬到了趙承武的大門外，從馬上很迅速的跳下一個年約四十多歲，身體非常精壯的漢子，他一手牽着韁繩，一面向着大門內高聲道：「勞門上那位大哥，去通報你們主人說，五台的高天鑄登門造訪！」這聲音很響，門房內那位二爺正抹着紙牌，一聽這話就嚇了一跳，趕緊跳下坑來，來不及提鞋，便拖着腳迎出來，一面伸手接那馬韁繩，一面彎腰提鞋，向着那高天鑄道：「高師傅

「少爺在家，你候一候我給你老通報進去！」這高天鵠也不說什麼就進了大門，這位二爺慌忙的將那匹青色馬繫在嵌在牆上的懸馬鼻上，隨後三脚兩步的跑進大門去通報，這高天鵠剛用大毛布手巾擰那身上的塵土，趙承武已同着那三個徒弟慌忙的迎出來。

趙承武一走到這高天鵠的跟前，就搶着上前一步，要行大禮，但高天鵠伸手相攔道：「別叩頭，我還當謝謝你，你這幾個師兄打擾你，並給他們醫傷！」趙承武還在錯愕，但這高天鵠已眼望着身旁這一跛一拐的二徒弟道：「我接到你們的信後我真是氣極了，那是什麼人怎敢欺負我高天鵠，我非得替你們報仇不可，不知道老三的傷，現在怎樣了！」那二徒弟道：「師傅你放心罷，不要緊！」趙承武還才知道，自己的高師傅是接了師兄們的信才趕來的，慌忙的將這高天鵠迎進屏門，進了大廳。

第五章 戰霍山名武師含恨

這高天鵠是這山西五合縣人，幼年雅好拳棒之術，於十七歲上曾投身鏢行，專走這山西一路，一箇走鏢一面習藝，在二十二歲上行至呂梁山邊，突然的棄下了鏢車入山而去，從此再不見了，所幸那鏢車還有幾個副鏢師同行，沒有損失，不知道高天鵠何以不留一字的入山而去，事後派人入山探訪也沒有見到這高天鵠的蹤影，一瞬六七年那高天鵠才出現在陽曲地方，可是衣裳敝舊，形容枯槁，身上什麼也沒有帶，只挾着一柄雨傘，漫步陽曲市上，太原人都以為高天鵠是一個瘋子，有許多小孩跟在高天鵠的身後拋擲石子或草根樹皮，但打在身上那高天鵠好像沒有覺得，東西像兩點似的打來，也並不躲閃，也不張開傘來招架，只是笑嘻嘻的且行且歌。

有一天正好碰上他那鏢店內的一個鏢師傅，到市上買東西，一眼看見一大羣的小孩追着一個形容枯槁的瘋子拋擲石塊，看那瘋子被東西打上，並不躲閃也不招架，東西打上有的反激回來，有的貼在身上好一會才落下去，別人還不會注意，這鏢師傅一看心裏很吃驚，這人是有着很好的軟硬工夫，這是誰寄跡乞丐隊中，必是一位奇人，他還不知道就是高天鵠，待趕到前頭去轉臉一看，險些兒沒有叫出「高師傅」來，那高天鵠也認出是以前的同事，但他還是別轉了臉且行且歌，這鏢師傅是越看越像高天鵠，因冒然的叫了一聲：「高師傅！」看那瘋子除了瞪着白眼望了望這鏢師傅以外，一句話也沒有說，是照舊的前行，這一下那鏢師傅就斷定了必是高天鵠無疑，但不知道何以六七年沒見成了瘋子，見了人又不認識，一面回身喝退了那些小孩，一面走到高天鵠面前抱拳拱手道：「高師傅這六七年沒見了，你可好啊，請隨到寒舍一敘」，見高天鵠是瞪了半天白眼珠才道：「你是誰，我謝謝你！」說完向着這鏢師傅點了點頭又要前行，但被那鏢師傅伸手阻住了道：「怎麼高師傅不認識我了，我和你是六七年前的同事，我叫飛抓孫五，」但高天鵠並不回答這孫五，一橫身子又要前行，孫五不知何故高天鵠不認人，大概是真瘋了，心裏不勝的歎息，眼望着高天鵠道：「高師傅你這那去，可肯告訴我的住址讓我去拜訪？」高天鵠忽然的狂笑了一聲，一面回答道：「去處去！我沒有地方……！」一面如飛的前行，眨眼沒了蹤跡，那般小孩子還鼓噪呼追了一陣也就罷了。

這鏢師傅歎息了一陣之後也就回了鏢局子，告訴大家高天鵠失蹤六七年，現在回來了，可是已成了瘋子，一般同事們因過去與高天鵠很合得來，這聽說高天鵠瘋了，都很關懷他，即時派出幾個蹀子手到處去探訪他住在那裏，好把他找回來醫治這瘋病，可是總沒有找到這高天鵠是落腳在那裏。

這天陽曲府衙門口，突然有人擊鼓鳴冤，這知府是一個捐班出身，作了兩年知府只認識眼珠子是黑的，銀子是白的，着實發了不少的財，陽曲人雖是怨聲載道，可是沒法子奈何他，所以兩年來府衙門口的那面大鼓，沒有響過一次，這天知府正在府衙後面暖閣中樓着姨太太吃酒作樂，一聽得那架大鼓，「咚，咚，」的一陣大響，他不知道是什麼事，立時駭了一大跳，慌忙將姨太太推在一邊，伸手抓起帽子，一面往頭上戴，一面往外跑，叫人查問什麼人大胆，敢來擊鼓，可是剛剛轉出大堂之後，已見四五個如狼似虎的差役，如鷹拿燕雀似的抓住一個年輕的小媳婦提上大堂，這知府即時升坐公案之後，將警堂木拍得連聲併響道：「你這女子怎敢大胆亂打本府衙門口的大鼓，你可知道那架鼓是少銀子置辦的，你給捶破了可有銀子賠贖？」那幾個差役一見本官升了公案，即將這年輕的女子慣在公案之前，這女子往着地下一伏，一連叩了幾個頭，極口呼冤道：「大人啊，請你給我作主，我實在冤苦極了！」說罷放聲大哭，這知府先是一怔，後又連連拍着警堂木阻住她道：「別哭！別哭！你有什么冤苦，先來對本府說說，本府給你作主！」他這一說，那女子果是住了哭聲，向上叩了一個頭道：「大人民婦是這城外八里朱家埠的人，民婦的丈夫名叫朱元濟，在家以種田爲生，數年克勤蓄了五六畝地，最近因病死了，拋下小婦人孤苦伶仃，沒有依靠，最近民婦丈夫的幾個族兄，忽然判我家對民婦說，我丈夫在活着時已將那幾畝地賣給了他們，逼着小婦人交出地契，民婦自念那五六畝地，是最近才置買的，怎麼又賣給了別人，就是民婦丈夫生前也沒有對民婦說過將田賣了，這怎麼丈夫剛死不久就有人來要田，這必是覬覦我那幾畝田欺我孤寡，因此民婦不肯往外拿地契，他們大夥竟行同強盜似的將民婦屋子大翻了一陣，將那地契拿走，民婦以這五六畝薄田，爲日後養命之本，如何肯叫人

將地契拿走，因此拉住他們向他們討要，誰知他們竟說民婦行類妓婦，要在宗祠裏宣佈將民婦逐出姓一族，虧得有年老方正的族人阻住了，當晚竟有人破窗進來強姦，是民婦呼喊那人才跳窗跑了，却被民婦從那人身上扯下一塊衣服來，次晨一看認識那是白天逼我要地契的一個族兄，民婦還來未判治下喊冤，他竟對族人說民婦和人通姦，他過去捉姦，民婦一時羞愧，將他的衣服拉破了，要告判大人案前，將民婦治一個和人通姦的罪名，好將民婦逐出那朱家埠，他好霸佔那田地，民婦自思欲其將田地被那些萬惡的族人得了去，還不如拚着作了打官司的費用，將他們治罪，以洗刷民婦和人通姦，那莫須有的惡名，故此喊冤請求老公祖秉公處理，從重治罪那般惡人！」說罷又叩了一個頭放聲大哭。

這知府聽完了這一篇話，先不問旁的，忙着問那幾畝田，是在什麼地方，是旱是澇，每年的收穫能有幾成，剛問着話就見有一名書辦上來，在知府耳邊低低的說了幾句話，這知府連連點頭，就吩咐將這婦人暫行押起來，等本府調查調查之後，再行傳案審理，說罷就起身離了公案，回進後邊會客去了，次日又升堂把那婦人提上來，不待開口就宣判這婦人所告不實，礙難審理，所有的幾畝田，誰也不准作爲私，有着卽充公，通姦的事也是實事，打三十板子押着逐出朱家埠，那婦人滿擬可以解決一切，不料竟是這麼幾句話，立時怨憤填胸，當面一頭碰死了，這知府也並不管她，只着人抬出去埋在亂葬崗子完事，陽曲人一聽到這件事後，立時嘩然起來，却痛恨這知府昏無天日草菅人命，可是人對於這知府却是沒有辦法奈何，這却將高天鵠惹得七個眼裏冒火。

恰巧這山西總督要進京述職，那陽曲知府也和其他的同官送罷總督回來，轎子剛剛到了府衙前面大街上，那大街上的人早都迴避了，這知府坐在轎子內行着，覺得轎子突然的一停，這知府的頭險些

沒有礙在前面轎門上，忙着要喝問什麼事，已見七八個差役抓着一個破衣的漢子到了這轎前，知府便喝問什麼事，差役道：「大人這個窮鬼是誠心的搗亂，他在前面走一連喝叫了四五聲，他都不走開，還把一個差役一脚踢開，因此才將他拿住，聽大人的發落！」這知府一聽想起了那頭險些沒有碰在轎門上，立時勃然大怒，一疊連聲的喝叫，將這窮鬼當街打三百棍子，以作觸犯父母官的榜樣，知府這一說，七八個如狼似虎的差役，即時要將這窮鬼揪翻在地，不料那窮鬼突然大吼一聲，驚得七八個差役一齊跳起來，那窮漢掙脫了手後，就搶上知府的轎來，如府被那一聲大吼，已是震得兩耳嗡嗡的作響，這見那窮漢又搶上來，知道不妙，剛要叫人「拿」可是已被那窮漢伸手一扶轎杆，立時兩斷，轎子向前一栽，那知府一頭撞將出來，暖帽墜地，就被那窮漢一把揪住了髮辮，順手一牽，這知府踉踉蹌蹌的向前一搶步，那窮漢又一伸左手，就抄住了這知府的一條右腿，立時舉將起來，向着路旁一塊石鼓上擡去，只聽得「撲」的一聲，這知府的頭就碰在石鼓上，攢的腦漿迸裂，不等伸腿就嗚呼哀哉了。

差役們一陣大亂都喊叫拿人，四個護兵也拔出腰刀來，但誰也不敢上前，左右的舖戶們，也怕受了連累都在關門上扇的，街面上立時大亂起來，那窮漢攢死了知府之後，跟着狂笑了一聲道：「痛快！痛快！」說着返身就走，及至這陽曲的守備大人帶着兵丁來取兇手時，兇手早已跑的不見蹤影了，就是要暗中追蹤的差役，也一瞬眼被兇手跑的無影無蹤了，這知府一死之後，陽曲人都以手加額道：「陽曲人可脫了苦難了謝天謝地！」大家也料不到街上的那個窮瘋子，竟有那麼大的本領和胆量敢把知府摔死，都互相打聽那窮瘋子是什麼人姓什麼，這却沒有人知道，只有和高天鵠同過事的人，給高

天鵝提心吊胆的。

可是高天鵝已是回了五台原籍，他的家本來住在五台山下的楊林街上，高天鵝十多年沒有回家了，他的父母都已不在，只有兩個哥哥，這見高天鵝像個窮瘋子似的回來，有點討厭他，但是兄弟們十多年沒見到底也有點手足之情，因此高天鵝能在家中暫避風頭，待那慣死知府的事件消滅了之後，才拿着驚人的武功重踏江湖，是武林人都很欽佩高天鵝幹的那件痛快事，因此不數年高天鵝已是名震這山西一省了，至於高天鵝在江湖上到底是幹些什麼，人家是不知道，高天鵝也沒告訴人，只知道高天鵝會到關外飄蕩了幾年，回來後只見高天鵝在五台山蓋是不斷的買房置地，就連外面也不知有幾處房地，五台山人只知道高天鵝當初是保過鏢，還以為高天鵝還是照舊的保鏢，高天鵝也不再裝瘋賣傻了。

這年高天鵝又突然的回了五台，從此歸隱起來，不再涉足江湖之上了，地方人都知道高天鵝的武術很好，年輕的人都爭着納資跟高天鵝學藝，高天鵝是來者不拒，就此成了山西一省有名的武師，遠處來此從學的也不在少數，趙承武也會跟他學過二年，只是沒有學成就走了，此時高天鵝已快四十歲了，正在家盤算日子，想着那幾個去霍山收租的徒弟該當回來，怎麼還沒見訊息呢，正在悶納時，恰好外面有人送進一封信來，拆開一看才知道自己的四個徒弟，在霍山上被人打了，現養傷在榆次趙承武的家中，高天鵝看罷此信氣得說不出話來，一面大罵徒弟們膿包，一面猜想那打自己徒弟的是什麼人，敢來找我高天鵝的霉氣，越想越氣，即時騎着快馬離了五台，取路往榆次而來，一路沒有就攔就到趙承武家中，一看他這四個徒弟倒有兩個被人打的走動不得，這一氣又不小，忙着叫趙承武派人出

去打探那幾個人到底是誰，判那裏去了，誰知趙承武已着人打探去了，他還不知道這一年以來，趙承武跟着余觀海練武又學了不少的本領，就是江湖上的智識也由余觀海的講述，增進了不少，余觀海雖是久聞高天鵠之名，並沒有見過面，此次一來雖知道是趙承武過去的教武師傅，也懶得出來見面，實在余觀海也知道，自己不齒於武林同道，如果高天鵠不知道自己還好，如果知道自己是余觀海，又知道趙承武另拜了自己，說不了高天鵠懷恨自己辱了他的徒弟，向着趙承武一進讒言，那可使自己難堪，因此只在後面躲着並不出來，趙承武也沒有向高天鵠提說自己另拜了師的話，省得給三方面難看。

到了第二天午後，才見一個家丁回來報告說，已打探得那四個騎白馬的，已由潼關回來，快要行近臨汾了，高天鵠這一聽說之後，即叫吩咐備馬迎上去鬪一鬪他們，趙承武也是懷恨那幾個人無辜的侮辱，即要跟着高天鵠同行，高天鵠還不知道他的本領此時已是增進了何止十倍，初時還不允許跟去，後來見趙承武一定要跟去，也只好允許，即時又帶上那兩個徒弟，彼此收拾好了兵器，騎上快馬往霍山趕去。

余觀海也是知道了這件事，還以為那姓石的必是石統帶無疑，也想借高天鵠的力量，給自己出一口氣，他却不知道那石統帶以官職之身，那能寄跡江湖之上，正是陰差陽錯，錯把那姓石的當作石統帶，已惹下了殺身的慘禍。

那高天鵠帶着趙承武並姓周姓錢的兩個徒弟，四騎馬當日下午就到了霍山山澗之下的平遙縣，因高天鵠知道這一條路是由南到北，或由北往南所必需經過的孔道，聽那家丁的報告，知道那四個人是由北往南走，必要經過平遙，所以幾個人先判平遙去，以便於路相遇，不過高天鵠這人在江湖上也混

過許多年，知道江湖上闖蕩，多半不願在人多的地方動手，更不願叫官府知道麻煩，所以江湖人遇事，多半是自己調解，不肯驚動官衙，高天鵠也知道這些，所以到了平遙之後，只吃了一頓晚飯又要上道，想趁着黑從霍山上翻過去到臨汾路上等候，能在霍山附近碰上那幾個人那更好，省得驚動旁人，四個人一經上道之後，已經月上黃昏了，他們走的這條路本是小道，想再從小道上翻上大路往臨汾迎去，真是無巧不成書，他們走了兩個更次之後，已經翻過了兩座山嶺，料不到一陣馬鈴鐺鏘之聲，突然順着風吹來，在這深夜萬籟皆寂之際，又是在這深宵，所以聽得是分外的清楚，好似是四五騎馬，踏着山道向這方蕩來，那高天鵠立時將馬一勒，側首傾耳齊聽了一下，回首望着那三個徒弟道：「你們聽，這真是巧極了，那幾個傢伙居然神差鬼使的順着這條路來了，真是好機會！」趙承武也忙側着耳朵聽去，果然是四五騎馬越走越近，轉過一叢林後，那響聲突然的沒了，高天鵠突然一挾馬腹道：「我們追別叫他們往岔道遁走了！」說着首先放馬趕過去，趙承武和那兩個徒弟也忙着一提馬韁追過去，那曉得才走了不多遠，那一簇響鈴，又從一個山窺裏轉將出來，這夜的月色也很好，這幾匹馬是藏在樹後，已然看見對面不遠奔過四匹白馬，映在月光底下是看得非常的清楚，一落趙承武的眼就認得出來，果是所見的那四個人，忙着低低叫了一聲「師傅，就是這四個人！」那高天鵠一看之後，鼻子裏哼了一聲：「我道是什麼樣的人物，原來是這麼四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居然有這麼大的胆子欺負我的徒弟，我倒要試試，看你們有多大的本領！」高天鵠也不下馬，竟一提馬韁繩由樹後轉出，往着路當中一縱，恰好那四匹馬忽喇喇的奔到近前，一見冷不妨的從林中跳出這麼一匹黑馬來，都一齊勒住了韁繩，眼望着高天鵠上下打量，並問高天鵠是什麼人？高天鵠將這四個人都仔細的打量了一下

，這才由鼻子裏冷笑了一聲道：「怎麼這條路可是你們的，還要來盤問我，我倒得先來問問你們是什麼人？」那四人一個操着直隸口音的望着高天鶴道：「我姓石，名叫石雁飛，這三位是我的朋友，我們是由臨汾來要回直隸去，因晚涼好走，所以這時行路，未領教你呢！貴姓補鄉？」高天鶴忽然縱聲大笑道：「我沒有問你的家譜三代，你報名作什麼？你們是往那裏去我也不來過問，我只來教訓教訓你們這四個人，也省得你們再多管閑事目中無人！」那名叫石雁飛的突然將馬向後一退，眼望着高天鶴上下打量了兩眼，這才一抱拳道：「你這位師傅貴姓，我們並不認識你，這話是從那裏說起！」高天鶴尚沒有回答，趙承武和那兩個徒弟已從樹後轉將出來，那石雁飛一看之後，這才大笑道：「哦！老師傅原來是爲了這兩件事才來找晚輩，給他們出氣是不是，但我們尚未領教老師傅貴姓呢？」高天鶴見了石雁飛這種目中無人的態度，早惹出一腔的怒火，眼望着那石雁飛怒喝道：「我叫高天鶴是山西五台人，今日到此正是找你，這巧的很，不費吹灰之力的在此碰見了，我倒要領教領教你們，怎麼那個狂妄無知多管閑事！」那石雁飛尚未回答什麼，在他背後的那三個人，早在馬背上抽出了兵器，一齊跳下馬來，用手中兵器指着高天鶴道：「你吹什麼牛，有本事的可以下來比拚一下子！」那高天鶴哈哈大笑道：「這真是孺子目無全牛，我高天鶴今天算是開眼了，我正想要討教一下！」說着翻身下了馬背，他這三個徒弟連趙承武也在內一齊下了馬，將馬懸在大樹之上後，這才一齊回身迎向那石雁飛等四個人，那四個人也早已將馬懸好等在路邊，趙承武一見這四個人，想起那場無辜的被辱，早已按捺不住那一腔怒火，又想起余觀海對這四個人忿恨數氣的樣子，必是余觀海的仇人，自己正好借此給余觀海出氣，關一關這四個人，想着就首先撲上那一個先開口罵自己的人，一柄厚背羅翎刀挾

着一道寒風，向着那人連肩帶背的砍去，這把那高天鵝倒是嚇了一跳，想不到年多這趙承武的功夫竟進步的這麼快，不惟是身法較前大有進步，就是刀砍出去的姿勢，也是異常迅疾穩重，可是那敵人的工夫也不錯，不等趙承武的刀及身，早是向旁一閃，左手的點穴鏢一撥趙承武的刀尖，右手的點穴鏢已向着那人的左脅點去，趙承武一提左步向後退回，雁翎刀一轉刀鋒，用「臥虎當門」迎門一掛就封住了門戶，那柄點穴鏢並沒點中左脅，却又倏地掣轉自下上翻，回手點擊趙承武的右臂，趙承武把刀向右後一抽，又迎頭砍去，如是兩個人就打在一塊。

那高天鵝拔出自己平素使慣的一把青鋼劍，低身就要前蹤，但他這兩個徒弟不等高天鵝蹤身，早是一人一口刀撲上去，可是剛一個照面，就被人家全數踢倒，這一來可使高天鵝臉上掛不住，忙向前一躍身就擋住了那兩個人，他這兩個徒弟才趁勢爬起來，彼此一跛一拐的躲向旁邊去了，却彼此摸了摸豹皮囊。

這高天鵝一出馬，果是功夫不凡，一把劍前刺後扎，左挑右刺，快如電閃似的，只兩個來回，就把那兩個人鬧得手慌腳亂，步步後退，那叫石雁飛的初時是很從容的看着他們動手，這見高天鵝的一柄劍是太厲害了，逼得那兩個人一步步的後退，回頭看趙承武那一邊正鬪得起勁，這石雁飛即時「噲」的一聲，掣出了一柄青鋼寶劍，向前一躍身就將高天鵝的劍身掃開，如不是高天鵝的手勁大，也許早被碰飛了，饒如此高天鵝就覺得劍尖上噲噲的一陣嘯響，大姆指微微有點發麻，心裏吃了一驚，知道這石雁飛是一個勁敵，即又向着石雁飛看了一眼，見這石雁飛動手的態度，很是從容，而姿勢也很新奇，不知是那門的功夫，即想退後一步，喝住這石雁飛探問他是誰的徒弟，可是那兩個人一見石

雁飛上前，高天鵝的青鋼劍頓得一頓時，這兩個入反又撲上了高天鵝，兩柄單劍一挑左大膀，一豎咽喉，這高天鵝身子向左偏，先躲開咽喉上那一劍，青鋼劍向左一抹，就聽得「噲」的一聲，將這人的單劍蕩開，這人一退步，可是高天鵝的腿快，一脚踢出，正踹在那人的右邊胯骨之上，立時翻身栽倒，這一倒地那旁邊的人，一柄單劍又突地向高天鵝右脅扎來，高天鵝一轉身，就將那人的劍掛開，同時進右步要提左腿，但那人向後一滑步躲開，高天鵝還要上前，但就被那石雁飛橫劍阻住道：「朋友！還是我們來較量一下，別人上來也沒用處！」高天鵝道：「好！好！好！我正要領教你……」旋說旋將劍使了個「舉火燎天」的架式，一足前撐一足立地，就撲上這石雁飛，他也知道這石雁飛必是一個勁敵，所以這「舉火燎天」的架式，劍剛往下一落，倏又變成了「推風助浪」式，劍身略微向後一收，倏又推將出去，扎向這石雁飛的右脅，這石雁飛只等劍及右脅之後，這才突然身子向後一坐，吞胸吐腹讓開這一劍，右手的劍條地往下倒垂，劍尖掙如金鷄啄米，在高天鵝的右手腕子上一點，高天鵝慌忙將劍身往回一抽，一翻右手腕子，打算用「倒掛金鈴」跟進右步，橫踹這石雁飛的右大膀骨，不料這石雁飛的工夫平生僅見，不等高天鵝劍身倒掛，早是跟進右步，右手的劍跟着用「李廣射石」向着面門刺來，高天鵝忙着向後一退左步，打算用劍斜身橫截這石雁飛的右腕，不料這石雁飛又用着「龍門三擊浪」的手法，又隨波逐浪的滾滾而上，這幾手把高天鵝逼得步步後退，心裏既愧且恨，好容易石雁飛的劍略微一停，高天鵝就趁機撲上，使出從呂梁山學來的劍法，但見一柄劍「掙如游龍驚如鴻」一片白光罩住了週身，同時滾滾不易的向着石雁飛上下左右扎來。

這石雁飛雖然年才二十四五歲，似乎是受過名家的真傳，工夫使出來人都不識，並不因高天鵝的

還踐劍術，便現出退縮的樣子，想反的退步如伏虎，進步如龍騰，閃轉如猿，雖在拚爭鋒之際，態度還是那麼從容。

趙承武和那人動着手，恰好一個半斤一個八兩，誰也沒到上風，跟隨石雁飛和高天鵝交手退下的那兩個人，此時是喘着氣立在一旁看戰，可是跟隨高天鵝的那兩個徒弟，每人定骨上都挨了一腳，雖爬起來，都痛得不能上前了，可是彼此都摸摸了摸腰間的豹皮囊，伸手搖出兩支鋼鏢，每支鏢都有十二兩重，這是高天鵝所傳，不過因兩個徒弟功夫弱，每人只能打六兩重的鏢，另外有二支十二兩重的，作為鎮囊，這兩個徒弟全被人踢倒，在師傅面前自覺羞愧難堪，就想要使暗器暗算，但知道那個人都是武林中的能手，那六兩重的鏢，不唯是又小又輕，打上也不重，這才一發恨各人掏出一支十二兩重的鎮囊鏢，冷不妨一個照着和趙承武交手的那人打去，一個照准石雁飛打來，這石雁飛動着手一偏劍尖，就將這支鋼鏢碰飛，可是那一支鏢却正正的釘在那人的大膀骨之上，那人動着手冷不妨挨了這麼重的一支鏢，鏢尖直穿到骨上，立時慘叫一聲橫身倒地，又被趙承武一劍刺在左肩之上，立時血濺沙土，痛的亂滾，那兩個人一看情形慌忙的撲上來，一個救護受傷的同伴，一個便迎住了趙承武交手。

那石雁飛一看同伴受傷，立時一柄劍也加緊了迎敵高天鵝，一面打暗號叫那和趙承武動手的那人後退，因為已看出來那人不是趙承武的對手，那人也很見機，立時且戰且退，退到距石雁飛不遠，可是被趙承武釘緊了，脫身不得，只好勉力交戰，那個救護同伴的人，一看身後那個同伴又被敵人迎住了，看看不敵，就趕緊將這受傷的攆在一棵大樹之下，一同身挺着青鋼劍欲要變戰趙承武。

那高天鵝的兩個徒弟忙着又要探囊取鏢，可是趙承武沒待那人接上，早是大喝一聲，一刀向着那

人左肩砍來，那人被這一聲喝，手脚一慢，那雁翎刀已及左肩，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然一陣勁風撲向趙承武，趙承武慌不迭的要閃身招架，可是一顆頭已隨着這陣勁風飛出一丈開外，一落地那石雁飛已是落在趙承武的屍旁，這屍身還沒有倒，就被石雁飛一脚踹倒，立時血花四濺，那樹下的兩個徒弟彼此嚇了一大跳。

高天鵠還真料不到的這石雁飛的身手特疾，一個失神竟使趙承武死於敵人之手，真是既悲痛又忿恨，隨後跟蹤撲上石雁飛，也不開口將青鋼劍往着石雁飛右後領頭便刺，石雁飛一擰上半身，將劍自下往上斜挑，就將高天鵠的劍挑開，這高天鵠仍欲上右步，攔腰便砍，可是這時石雁飛突地向後一蹶，躲開高天鵠這一劍，向着高天鵠道：「好朋友你停停手，我石雁飛不是怕你，有話和你談談！」此時高天鵠一大意使自己的愛徒身首異處，已是氣紅了眼睛，那裏肯聽這石雁飛的話，仍是虎也似的撲上，這時石雁飛却又向右一閃，蹶出丈多路，高天鵠罵道：「小子你往那裏逃？我要不給我這徒弟報仇，算我高天鵠枉在山西一省混了！」旋罵着旋追將上來。

這石雁飛似乎已知道高天鵠的功夫，也是一個勁敵，又向左一跳躲開高天鵠這一劍，高天鵠罵道：「小子我叫你躲開我的劍，躲不了我的鏢！」旋說旋掏出兩支十二兩重的鋼鏢，原來高天鵠的鏢在這山西一省也很出名，差不多關內關外的拳家也都知道高天鵠以六支鏢威震山西全省，這石雁飛自然也是知道高天鵠的鏢是既準且狠，在平常高天鵠並不使這暗器，此際爲了要替徒弟報仇，就將將兩支出來，因他知道這石雁飛是一個勁敵，只一支還怕打不中石雁飛才掏出兩支來，這却招出了傷身的慘

石雁飛向旁一縱剛一落腳，高天鵠抖手就是兩鏢，一支接一支銜尾而至，在這月色之下，石雁飛已看清了兩支鏢，迅如流星似的射來，這石雁飛的武功既然精湛，對於暗器各類的接法打法當然是明白，鏢一沿身石雁飛突地向右方一煞身子，前面首一支鏢拂耳而過，第二支鏢銜尾而至，却被石雁飛用劍尖點落，高天鵠喝一聲：「小子你再嚐嚐這個，又是兩支鏢銜尾而至，破空的聲音比剛才還響還大，石雁飛也知道這兩支鏢的來勢極驟，並不在原地停留，右腳用力往下一蹬，全個身子貼着地面憑空躍出三四步路，一落地隨手一抬，竟從這石雁飛的袖口裏，「吧，吧，吧！」的一連射出三支弩箭，迅如流星似的一支接一支分向着高天鵠咽喉胸口小腹三處射來，高天鵠一見四支鋼鏢全數落地，心裏是又氣又愧，正打算再撲上石雁飛，憑着一柄劍結果石雁飛的性命，不料石雁飛暗器在身，竟也有三支弩箭一經射來，按理說高天鵠或向左或向右上伏躲閃才對，可是高天鵠是氣急了，心想憑着這一口劍將這三支弩箭全數打落，不料這三支弩箭的彈力大，射出來是快捷無比，第一支算是被劍打落了，那第二支已往着胸口射來，高天鵠忙着將劍收回來一護前胸，第二支箭是碰在劍尖上被激回去了，可是第三支「哧」的一聲就釘進了小腹，高天鵠這一痛真是痛的要命，狼命的向後一蹶，兩條腿已是支持不住，竟栽倒在地，他那兩個徒弟一看情形不好，一個一跛一拐的跑過來要扶高天鵠，那一個就要撲上石雁飛拚命。

可是高天鵠忍着痛爬起來囑住了，他望着石雁飛道：「朋友！罷了，想不到我高天鵠竟會栽在你的手裏，朋友我佩服你，我這幾個徒弟太不中用了，朋友你走吧，不必和他們計較！」說完一痛又要倒下，倒是徒弟手快將他扶住了，可是額頭上的痛汗已和豆子一樣，一顆一顆的往下墜落，痛的連聲

的慘號。

這石雁飛倒是懂得窮寇莫追的江湖事，見高天鶴中箭認輸，也就不再過事逼人，就急轉身去看視他這同伴的傷，那兩個徒弟也扶着高天鶴走向那懸馬的樹下，石雁飛爲要給他那同伴急着醫傷，也不再和高天鶴說話，四個人竟自上馬走了。

高天鶴被扶着坐在一塊大石之上，一手按着小腹，一手亂揮要想上馬，這兩個徒弟也知道師傅的意思是要趕快回去醫傷，那裏再敢攔，慌忙的扶着高天鶴上馬已是不能說話了，這個徒弟也騎在馬後抱住了高天鶴，那一個徒弟就將趙承武的屍身並一顆頭暫時找個坑掩埋了，自己又騎上一匹馬，牽着兩匹，取路回榆次而來，馬蹄剛一行動，這把高天鶴痛得暈死過去，天明時三個人四騎馬才到了平遙下店。

這兩個徒弟就忙着給高天鶴找傷科先生，誰知這在平遙偌大的一個城，只有一位傷科大夫，却又被人於清早請了去醫傷，別處又沒有，這個徒弟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好容易那大夫一回來就被這徒弟拉着就跑，也不問那大夫是給誰去醫傷，誰知一腳踏進這店門，已聽見高天鶴大叫一聲，慌忙的跑進房去一看，已見高天鶴絕氣而死，右手中還握着一支滿帶着血跡的弩箭，血流了一地，一代的名武師就這麼的含恨而死。

第六章 追鏢車血濺青鋒

這件事真把這兩個徒弟果苦了，好容易託店家將馬賣了兩匹，才將這一代名武師買棺成殮，暫寄

在一座小廟之中，先回榆次給趙承武家中報信，趙承武只有一個母親已是六十多歲了，上無兄下無弟，又無姊妹，又無妻子，這訊息一經傳來，把這趙府上鬧得驚天動地，趙承武的母親平生只這麼一個兒子，一旦身首異處的慘死，斷絕了趙門的香煙，是一痛而絕，這善後的事當然是由余觀海主持一切了，他先將趙承武的母親置棺成斂之後，這才帶着十多名得力的家丁，先到平遙買了一具上好的棺木，叫那兩個徒弟引路，那兩個徒弟還不知道余觀海是什麼人，及至一問之後，才知道是趙承武新拜的老師，怪道趙承武現在的本領勝前十倍，然而總是死了，這帶着想起他們的師傅高天鶴，不禁痛哭絕欲，余觀海也是免死狐悲，親自到那座小廟之中，祭奠了一下子高天鶴，這才抬着棺木十多個人取路到霍山去起趙承武的屍身，余觀海這一祭奠高天鶴，似乎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了，高天鶴該當受余觀海這幾拜。

幸虧趙承武的這兩個師兄，功夫雖然不好，但爲人還算精明，在那地方立了一個記號，還才很容易的找到趙承武的屍身，並那顆頭，已是沾滿了血污和塵土，這使余觀海想起五六天前，還和他同桌吃過飯，想不到幾天以後，竟這麼身首異處的身遭慘死了，不免潸淚頻揮，又想起自己這個得想的徒弟完了，連帶着雷素珠也沒了對象，一面着那十多個家丁給趙承武的屍身洗去泥污血跡，換衣服抬入棺中，一面問那兩個徒弟，當時交手的情形，那動手的人是誰？這兩個徒弟就將當時交手的情況連說帶比劃的講述了一遍，最後才說那人自稱叫做石雁飛，年約二十五六歲，是那裏人，作什麼事却不知道。

這使余觀海一聽之後，心裏突然的一陣慘痛起來止不住，對着趙承武的屍身擲淚道：「徒弟！你

的死，是爲我而死，我余觀海太對不起你和你的祖先陰靈了，是因我的一誤，以致使你身遭慘死，徒弟你的陰靈不遠，我余觀海一定捨此性命給你報仇，你瞑目吧！」余觀海這一祝告，立時淚如雨，這兩個徒弟還不知道余觀海說這話的意思，都翻眼望着余觀海。

原來余觀海知道自己誤以石雁飛爲大破黑山的石統帶，不免勾起舊事，在而上現出形狀來，以致被趙承武窺破，誤以自己與石雁飛有着宿嫌，他有心爲師洩憤，又兼之曾經受過一場無辜的被辱，自從得知他從前的幾個師兄被石雁飛所辱之後，三方面的事，使趙承武對石雁飛一千人是恨如切齒，這才跟隨高天鵠來霍山尋仇，料不到竟不是人家的對手，以致身遭慘死，余觀海知道了這個原委之後，怎不使他痛心呢。

將趙承武的屍身裝斂之後，下了霍山路經平遠，順便將高天鵠的棺木從小廟搬出，一路往榆次走，到了榆次之後，那兩個徒弟並不留腳，將高天鵠的棺木自行運回五台，好在高天鵠的幾個哥哥都是文弱書生，本來就不值高天鵠正經事不幹，却每日使槍弄棒，招些土匪每日在家胡鬧，高天鵠這一次，他的幾個哥哥倒是沒有話說，但高天鵠的幾個未曾散去的徒弟，却要給他們師傅報仇，襄集了五六個人到榆次來找余觀海，並打聽那石雁飛四個人的下落。

余觀海是在趙家主持一切，將趙承武母子二人的棺木安葬之後，因有許多田地房產的事未了，還在和賬房先生清理，準備分散給趙承武同族的窮人和養濟院，並沒有走，也是打算清理完了後，去找石雁飛給趙承武報仇，高天鵠的這幾個徒弟一到榆次，余觀海就知道這幾個徒弟，高天鵠沒有傳給他們真功夫，去給高天鵠報仇，也是白白的送死，那幾個徒弟還以爲余觀海瞧不起他們，及經余觀海稍

一指示錯誤之後，才知道高天鵠果是還沒有傳給他們真功夫，這倒不是高天鵠受了人家的頭，不肯將真功夫傳人，本來練武的事，並不是人盡可傳，大凡教武的人，都有一個約束，是擇人而授，倘若傳給那種不逞之徒，正是以技藝而濟其惡，高天鵠既是一個有名的武師，當然不肯隨便的授人，自誤，不過因從學者太多，也正打算從這些徒弟之中選擇出幾個心性好天分高的，以傳自己的衣鉢，可是總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徒弟，高天鵠當然也不肯將功夫胡亂傳人，又不能驅走或閉門不納，就這麼高天鵠的徒弟雖多，却是沒有一個可造之材，但他們的功夫比平常人好，若與名家相比可就糟不可言了，那幾個徒弟既知高天鵠沒有傳他們真功夫，也就懶得去給高天鵠賣命，各自回家去了。

余觀海打發那幾個人走了之後，跟着就將這趙承武的一切家產清理完了，僕人家丁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只剩了幾個無家可歸的人沒有走，會幾何時這偌大的一個家庭就此落得剩了一所空房，追源窮委余觀海自是痛恨石雁飛，可是不知道石雁飛是那裏人，現作何事，落腳在那裏？就將趙府上僅存的幾個家丁，每人給了路費叫他們出去探訪石雁飛幾個人的蹤跡，半個多月過去了，那幾個家丁也沒見回來，余觀海知道這般家丁是些粗人，叫他們作些粗活，還可以幹得好，如果叫他們去幹這些探詢的江湖事，無異是對牛彈琴，他們一毫也不懂，自己有大半年沒有回定州原籍了，也打算回家去看看，也好順路探訪那石雁飛的蹤跡來歷，余觀海這一想之後，就將這所房子找了個子內一個方正的人派人看守，自己騎着原來的那匹騾馬，取路回定州。

這條路余觀海有大半年沒走了，這時候正是八九月的天氣，一路上是不冷不熱的正好行道，如果照平常的走法四天就可以回到定州，但余觀海為要探訪那石雁飛的蹤跡，竟走了五六天才走到獲鹿附

近，當晚余觀海下店時，又照例的問店夥這些日子可有騎着白馬的四個少年人，由此過去？那店夥起先拿眼望了望余觀海，隨後回答余觀海可是認識那四個人，余觀海這一聽，心想果然有門了，便緊着問那店夥怎麼知道自己認識那四個人？那店夥笑着回答：「那自然，因我看客人你也是一個練武的人，練武的人十有八九都彼此聞名，客人你就是不認識他們，至少也該聞名！」余觀海知道這個店夥，是個半吊子好閑扯淡，就想法子探問這店夥可是知道那四人的姓名，在當時等那店夥無事時，夢了兩壺酒幾碟子菜肴，拉着那店夥到他房內吃酒閑談，這店夥還真是一個酒鬼，左右也無事就毫不推辭的隨余觀海進屋，一壺酒後這店夥臉上已起了紅暈，說話舌頭也短了，他盛讚余觀海真够得上是一個江湖朋友，余觀海知道已到了問話的時候了，便笑着問這店夥怎麼知道自己够得上是個江湖朋友，你也歡喜結交江湖朋友嗎？這店夥醉意闌珊的笑着答道：「豈單是客人你一個人，凡走這條道的江湖人十有八九我都認識，並且還知道他們的姓名和籍貫住址！」這話使余觀海更加歡喜，他反問道：「這話你不嫌誇大嗎？」那店夥拍着手胸脯子道：「那裏是我吹牛，你不妨將你們所認識的人告訴我，我就能說出他的籍貫地址來！」余觀海笑着道：「好！我就試試你，你不是說過你認識那四個騎白馬的嗎，我就由此考考你，你可知道他是那裏人，作什麼事？」那店夥大笑道：「還更容易極了，他們那個為首的名石雁飛，是直隸省涿鹿人，現是北京城來遠鏢店的鏢師傅，那三個人都是他的副手，一個叫單鞭周鳳，一個叫雙頭太歲周虎，一個叫小麒麟吳強，他們都是避塵老人的手下，而那石雁飛還是避塵老人的徒弟，不過不知道他們最近因甚事常走這條路去山西一帶，大概他們是在找尋鏢路……」余觀海聽了這些之後，別的也懶得多問，就將那一壺酒也請這店夥不喝也得喝了，直喝得人事

不知之後，才跟踉蹌蹌的撞出屏門去了。

余觀海既知道了石雁飛的原籍並事業來歷，並判這山西目的是找尋鏢路，也就沿着由此往北京的路上去探訪，同時順路回家，余觀海回了家後，雷大江並沒有出門，每日是在教余觀海之子余繼海的初步功夫，那幾個徒弟也沒有遠離，雷大江問余觀海這些日子沒有回家的原因，余觀海也不肯告訴他，只說在榆次投徒，這因事要去北京，故順道來家看看，雷大江也不深問，過了幾天余觀海又離了家取路往北京走，沿路已打聽得出石雁飛等四個人，已去潼關送鏢去了，余觀海又想往回裏走，可是也懶得再走了，反正石雁飛一千人必定還要往回裏走，就打算到娘子關路上去等候，不料余觀海住在一家火舖裏，第二天却受了感冒之症，頭痛身熱起床不得，及至病好後，一打聽那石雁飛已由此路經過北京去了。

余觀海道人是不達目的誓不回頭，同時想到自己的一條命是趙季武父子救的，趙承武爲了自己的事，誤死在石雁飛的手中，自己將拾回來的這條性命，再賣給趙承武也值得，所以病剛一好竟又打馬往北京走，路過定州也沒有回家，余觀海爲急欲給趙承武復仇，所以連夜攔行，只三天的功夫就進了北京城，不料余觀海病後體力銳減，這又一路鞍馬勞乏，到了北京後竟是一病不起，好容易將那匹羸驢馬賣了，才有錢住店吃飯和買藥調治，一個多月後病才好了，可是身體無力，掙扎了好多日子，才漸漸的復原，可是已在十一月中旬了。

余觀海經這一病之後，按理須得再調養，住店不成，只可回定州家中養息，可是余觀海想起趙承武的仇未報還，並不即時回家，還親自出門去打探來遠鏢店的店址，並石雁飛是否在店，準備親自登

門去找石雁飛給趙承武雪恨。

這日打聽得石雁飛剛從灑關回來，余觀海得了消息之後，即將衣服結束停當，只腰裏插了兩把匕首，這還是趙承武的遺物，本是趙承武預備給余觀海雪恨用的，却不料趙承武一死，這兩把匕首竟入了余觀海之手，倒是余觀海反過來拿着這兩把匕首給趙承武報仇了，余觀海看了這兩把匕首，止不住熱淚頻揮，祝告趙季武父子之靈默祐此行馬到成功，余觀海素常並不迷信，這一次却是迷信起來，正是一反正常，並未帶劍只插了這兩把匕首到了來遠鏢店。

這時候來遠鏢店的門口正有三四個夥計，打掃遺留在路面上的馬糞，余觀海穿着長袍懷着匕首，竟邁進了店門，敲着桌子道：「你們店內可有姓石的嗎？我姓余特來找他？」幾個夥計也正在收拾那推出來沒有用的鏢車，見余觀海橫眉豎目怒氣勃勃的樣子，不知余觀海是什麼人，便上來兩個夥計問余觀海找姓石的有什麼事？余觀海氣着道：「你問不着，只將姓石的叫出來！」那兩個夥計也看出來，余觀海是來懷有惡意，也不肯得罪他，只想給余觀海只出人來，有什麼賬叫他們自己算，剛一轉身就釘頭碰上一個矮小年約二十三四歲的人，這夥計向後一閃，又要閃身進去，可是就被那人喝阻住了道：「什麼事情，這樣冒裏冒失的？」那店夥一聽這話，即時伸手一指余觀海道：「是這個人來找石師傅……」那人望了望余觀海，見余觀海一臉的怒容，便阻住了店夥，先走過來，問余觀海道：「你姓什麼？找姓石的什麼事？」余觀海初聽那店夥向那人說找石師傅，誤以這人便是石雁飛，即時瞪圓了兩眼將這人上下打量了一番，這人見余觀海這樣形狀，也是上上下下的打量余觀海。

突然余觀海指着這人道：「哼！你就是石雁飛嗎？我特地來拜會你，領教領教你的功夫！」那人

先不回答余觀海，只將余觀海又看了兩眼；隨後問道：「我就姓石，你找我什麼事！」余觀海向前一步道：「你就是石雁飛？好！我姓余的算是找着了，沒別的我來討教一下你的本領！」說罷又向後一退步，掖袍挽袖的就要和這自稱石雁飛的較量，可是這自稱石雁飛的却向後一退步，微微含笑抱着拳道：「余師傅你大遠的來要較量功夫，可算是看得起小子，小子何幸得逢名家指教，沒別的請你先到面喝茶談談藉令教益！」說着又向着余觀海抱了抱拳，余觀海心想石雁飛的功夫就連山西一省的名武師都死在他的手中，不用說這石雁飛的人品功夫都在人之上，想不到這一見石雁飛竟是這麼一個矮小猥賤的人，就心裏存了一份看不起的念頭，想着這一見面，諒他也跑不了，也就毫不客氣的跟隨這自稱石雁飛的人，進了後面客房，這時候已有幾個鏢師傅樣子的人，低言問道這自稱石雁飛的，好似要知道余觀海是什麼人，來這裏有什麼事，余觀海本就是含怒而來，再看了這個形狀，更是氣上加氣，只呷了一口茶後，便望着那自稱石雁飛的道：「你不是請我喝茶嗎？這茶我已喝了，請問我們在那裏較量？這人却是不慌不忙，和顏悅色的問余觀海來找自己，到底是爲了較量，還是有別的事，余觀海怒氣勃勃的大聲道：「我來的就是找你，什麼事你不必問，我們過過手後再說！」說罷就立起身來，逼着那人到外面去較量，那人倒是沉了沉氣，眼望着余觀海道：「余師傅你也是個江湖人，這樣的較手，不明不白的事，誰肯貿然動手，請你先說說後我再陪你！」這時候余觀海氣極了，一下子跳出屋門，回身向着那人招手道：「你不必廢話，來！來！」那人見余觀海這麼一個態度，也有點忍耐不住了，那旁邊的幾個鏢師傅也都氣憤憤的要脫大衣，但被那人阻住了，走出屋望着余觀海道：「余師傅，就這麼較手嗎？這未免把我姓石的看的不成材，來，我們到後邊練武場去，比較寬闊一

點，也可以請個人公證一下，免得叫江湖朋友們說我姓石的欺人！」余觀海見仇人當面已是氣怒如雷，這又見他說這話，那氣更大了，也不顧及拳經上所說的：「動如脫兔伏如虎，全憑氣穴尋根源，」「養氣如養命，養命須抑氣！」這一動氣不免是犯了練武人的大忌，當下氣勃勃的隨着這人到後邊拳場之中，四五個鏢師後隨，余觀海也沒有將那匕首拔出，便赤手空拳的撲上了那人，那人一閃身就躲開了余觀海這一手，余觀海見這人身軀矮小，知道這人的身法必是靈活利於遊鬪，不過此時仇人當面，氣的什麼似的，當下也毫無顧忌的又撲上那人，那人的身子果然又向旁一滑滑將開去，余觀海可是忘了自己是氣在頭上，那人又是用着游鬪的方法要來游鬪，這一撲上那人並不還手，又向旁一滑滑出好幾步，這使余觀海更加生氣，追了兩個圈子，看着那人漸漸的退到場子邊沿上，脚步略微一停，余觀海就虎也似的撲上，不料那人微微向左一偏，余觀海就撲了一個空，那人已轉到身後，余觀海急急的一回身，向着那人的襠下挑來，這人向後一退步，余觀海又用「夜叉探海」式探手要取這人的小腹，余觀海是氣在頭上，這一手伸出安心要制敵人的死命，不知道余觀海在病後，身體未十分見痊，動作不免還滯了一些，這一探手，已被那人閃轉了身子，手在余觀海的後頸上一掌，這一掌把余觀海打的搶出好幾步路，但余觀海急拿樁立穩，一回身又要撲上那人，已被那人照準屁股上一腳，這把余觀海踢的爬下了，余觀海十多年以來，沒有吃過這樣的大虧，這一翻身爬起，隨即一口熱血自口中迸出，身子搖搖欲倒，竟又被那人攔腰抱住了並沒有倒下，余觀海竟是放聲大哭，自覺週身無力，就被那人抱進屋去，安放在榻上，並給余觀海安神止血的硃砂散，余觀海被人強制着按在牀上，住了半天才神智略清，欲要掙扎起來，但被四五個人按住了，那自稱石雁飛的，問余觀海的姓名來歷，找石雁

飛什麼事，並且說自己不是石雁飛，是石雁飛的師弟古雲飛，余觀海還是氣在頭上，就使着氣，將自己的姓名和來歷，並找尋石雁飛的原因，最後補充幾句話，只要自己的病好了，必定還要上門，給死去的徒弟報仇，這古雲飛一聽這人原來是黑山的盜首余觀海，雖然已是洗手了，但江湖人還是不值余觀海，也不願再和余觀海結仇，找着幾個人計議了一回，才找了一輛大鞍車將余觀海送回定州家中。

余觀海在家將養了兩個多月才一切恢復原狀，還要找石雁飛給趙承武復仇，雷大江是百口的勸解，余觀海萬無猛浪從事，這種報仇的事並不是那麼的簡單，須要慎重從事，況且那避塵老人是北方一帶的一位風塵奇俠，其功夫高到什麼程度，沒有人可以猜測得出，他的徒弟的功夫當然也可想而知了。余觀海還真是聽勸，隱忍了三年，在這三年之中已把雷素珠嫁出去了。

在這三年之中，余觀海一面的痛下苦功夫，一面的傳給十三歲兒子余繼海的武功，幾個徒弟也跟着練出不少的本領，余觀海也自覺功夫比早先是長進了許多，和雷大江一商量，欲行出門去找石雁飛，雷大江見余觀海在這三年之中，每日裏痛下苦工，練完後往往頓腳長嘆一聲，這見余觀海又要出門，自是不便阻止，和余觀海一商量，想要與余觀海同行，余觀海也正愁自己人單勢孤，沒有石雁飛方面的人多，這見雷大江一說正是求之不得的事。

這天聞知石雁飛的鏢車，已由北京往潼關走，已過了定州往獲鹿縣行去，打探得只是石雁飛一個人，帶着幾個鏢子手護送着三輛鏢車，餘外沒有什麼人，余觀海聞知之後，不由以手加額道：「承武這真是你的陰靈不遠，給你報仇的機會到了！」就同着雷大江連夜趕去，誰知才到正定，天突然的落起雨來，七八月間的雨，一下就是好幾天，路途泥濘十分的難行，但余觀海並不因雨停了趕路，趕

到石家莊已打聽得石雁飛的鏢車剛過去不久，度情量理那鏢車絕不能冒雨而行，勢必在前面獲鹿落店避雨，看這雨兩三天不會停止，那鏢車當然是不便起行，至少也得住三天，等路上的泥少了時才能走，余觀海也就同着雷大江在石家莊下了店，當晚一宵雨是沒有停止，第二天也下了一整天的雨，晚上雨才小了許多，但還淅瀝淅瀝的落了一夜，第三天天倒晴了，可是路上的泥還是難行，但余觀海恐怕石雁飛押着鏢車走了，就忙着出了石家莊往獲鹿趕去，好容易踏着泥漿趕到獲鹿，一打聽那石雁飛已趕着鏢車走了，余觀海還很歡喜，因為石雁飛的鏢車停在獲鹿，若去尋仇那地方人多，說不了仇沒報成，也許會被人誤為劫鏢的匪徒，只要鏢車走在路上那倒不怕什麼，兩個人就叉開過獲鹿，沿着大路追了大半天，並沒有看見石雁飛的鏢車，這倒使余觀海疑心起來，疑心石雁飛是另投他路走了，但想到四面多是小路，並不能通到滙關，而且路如羊腸曲折難行，鏢車是不能走，只好順着大路趕。

直到天黑才到了一個小村落，那雨又下起來，余觀海也要避雨，只好先到這村子內暫避，這村子也很小，左右不過三五十戶人家，村中也只有兩家店，也不知道這村子叫做什麼名，找了一家小店，余觀海嫌房子過醜，想要另找一家，聽店夥說：「客人！我們村子內共有兩家店，房子自然是他的又乾淨又闊大，不過現在叫一撥保鏢的佔住了，別人休想再住得開，我看客人還屈尊一夜吧，好在這雨明天就可住了！」余觀海一聽這話，心裏就動了一動，回頭望了一望雷大江，見雷大江也是以目示意，余觀海也不再說什麼，就和雷大江找了一間小室，僅能容納兩個人。

直到天過二更之後，那雨才小了許多，但是簷際之間那淅瀝之聲還是接連不斷的響，余觀海想着這是一柄機會，怎能放過去，就和雷大江結束好了，每人背上都揹好了青銅劍，所幸這屋的窗子是兩

屬員，同時那牆頭也不高，兩個人就冒着小雨踏着泥濘，翻出這家小店，依照店伙所指的方向逕奔那店而來。

鄉村的小店本來沒有特別標幟，雖然有的是，左右也是離不了破桌子破漆茶壺或小車或馬糞，但在這下雨的時候，又是晚上什麼標幟都找不到了，兩個人沿着大街走了五六十步，才發見在旁邊一條小巷口上有一架做棚，在那做棚底下，還推着好幾條被雨淋濕的桌椅，就知道這是一家店了，兩個人彼此會意，繞進這條小巷中，一看這牆頭並不高，但余觀海是作過強盜的人，多少明白一點作賊的禁忌，心裏一猶移，就想再繞到前面去叫門，叫開門後就不愁找不到石雁飛住的屋子，可是余觀海竟然的一頓脚，拔身上了牆頭，就覺得脚底下一滑，原來這牆頭上已長滿了青苔，又加着落雨其滑如油，忙着妙手一扶牆頭才沒有滑下去，剛要叫雷大江小心，可是雷大江也已上了牆頭，只好伸手一扶，兩個人才妙夢的立定，向着這院中看去，地下滿是泥濘，余觀海不知道石雁飛一千人是住在那間屋中，剛才要下蹤，可是雷大江已急不及待的跳將下去，余觀海已聽得門扇響，剛要叫雷大江小心，不料已有一條稍長的漢子從馬房的後邊蹤將出來，一口刀一面照着雷大江砍來，一面罵道：「好賊！你瞎了眼，劫鏢不先問問路，江湖上那有你這些不懂規矩的人！」雷大江料不到人家已經發覺了，被人家發覺了還不算，竟被人家當成了劫鏢的強盜，雷大江也不說話，將身子向旁一閃，已將青銅劍拔在手中，那人還要撲上，雷大江已然將劍敵住，只聽得「噹，噹！」刀劍相碰了幾聲後，已從那馬房後邊，並對過屋中搶出三個人，都是蹣子手的裝束，一齊撲上雷大江，雷大江還真不怕這幾個人，一面迎敵一面喝道：「不怕死的快叫石雁飛出來，我雷大爺要闖一闖他！」幾個人在泥地上爭鋒。

余觀海立在牆之上，一見雷大江下去就被人家發覺了，知道這場事有點棘手，也看得出這幾個蹀子手，絕不是雷大江的敵手，自己也不用忙着下去，靜等那石雁飛出頭，果然三兩個轉身之後，雷大江一脚踢在一名蹀子手的大腿骨上「踏，踏，踏……」向後退了幾步，一屁股坐倒一堵墻下，這堵墻的後面原是廚房，這一震動，那架上的碗碟好似奏起了音樂，「叮叮，噹噹，」響將起來，那幾個蹀子手一錯愕，雷大江撲上那名倒地的蹀子手，挺劍便扎，嚇得這名蹀子手顧不得一地的泥，竟在院子內滾將起來，躲開雷大江的劍，雷大江還要挺劍追趕，可是對面的屋門一啓，有人立在屋門口，向外厲聲高喝：「朋友，少要發威，我來遠鏢店的石雁飛在此，朋友你是新上跳板的嗎？怎不懂江湖規則？」石雁飛這一聲高喝，果然把雷大江和余觀海震住了。

雷大江即停了手，那蹀子手便一咕嚕爬起來，余觀海立在墻頭之上，看那石雁飛時，身體是異常的輕捷，穿着一領長袍，髮辮子盤在額子上，左手後攢着劍，並不和普通的鏢師傅一樣穿着一身武士裝束，只是將一角衣襟掖在腰間搭巾上，氣勢昂然的果是不凡，余觀海這一看之後，即時蹤下了墻頭，往着院中一立，手指着石雁飛道：「姓石的好朋友，你可認識我余觀海！」余觀海道「自道姓名，石雁飛就是一怔，下了台階望着余觀海上下看了兩眼道：「余師傅！你敢是爲了令徒的仇，才來追蹤我？我很欽佩你！」余觀海氣哼哼的道：「不爲了給我徒弟報仇我找你什麼，相好的你還不納命！」說着就將左手的劍交到右手，石雁飛突然一笑道：「好！我也等了好幾年，不過這地方不好動手，也免不上拖累店家，有阻子的話，可敢跟我出去找個地方較量較量？」余觀海道：「好！諒你也跑不了，就聽你的吧！」

那石雁飛不待余觀海再說第二句話，就是一矮身子撲奔墻頭，翩然而出，那身法的靈活快捷，也使余觀海吃了一驚，忙着和雷大江翻出墻去，看石雁飛時已跑出了三丈多遠，是向着西北方奔去，余觀海和雷大江也是踏着泥漿追出墻外，看石雁飛時却是向着一片高坡上跑去，余觀海和雷大江也是盡力的追將上去，看時上面却有幾顆大樹土地也還平整沒有泥濘，石雁飛已是返身立在那裏，剛要說話，可是余觀海並不答話，首先就撲上石雁飛，青鋼劍劍走「美人綰針」一指石雁飛的前胸，這石雁飛的身子，腰胯骨左右一擺動，就如一株楊柳被人猛力搖了一把似的，跟着右手的劍往左上方一抬，就將余觀海的劍平着壓將下去，跟着「轉腕子竟用「順水推舟」」跟進身向余觀海腰間斬去，余觀海將劍往回一抽，跟着身子後撤，可是那石雁飛又進左步，青鋼劍仍是用「順水推舟」跟着隨上，這使余觀海慌不迭的向旁一縱身，認不出石雁飛用的是那一路劍術，一上手竟使敵人無法返手。

余觀海這向後一縱身，那石雁飛竟停步不追，望着余觀海道：「余師傅！令高徒誤死不才的劍下誠是可惜，可是人死已不能復生，如果余師傅肯答應的話，我石雁飛願意遍請武林同道，當衆給你叩首，並建醮超度令徒，不知道余師傅肯不肯答應？」這在石雁飛原本是一片誠心，可是余觀海一聽之後，誤以為，石雁飛遍請武林同道，是要當衆辱他，同時想到趙承武一死，斷絕了趙家的香烟，並且也使雷素球沒有跟上趙承武，這口冤氣本就難伸，一聽石雁飛說出這句話，也不加以細想，即照着石雁飛啞了一口道：「呸！別說這些不要臉的話，我的徒弟一死，我的一切全完了，豈是這幾個頭所可得贖的，沒別的話說，我只取去你這一顆頭一祭亡徒之靈！」

不待說第二句話，就二番撲上，石雁飛忙行向旁一閃道：「余師傅！你且三思……」余觀海怒罵

道：「別廢話，老實拿命來！」旋說旋將青銅劍望着石雁飛的咽喉點來，石雁飛又向後一退，冷笑道：「余師傅你真是不容說話嗎，可莫怪我姓石的……」余觀海那裏肯聽這些，又一擺青銅劍撲上石雁飛，此時石雁飛冷笑一聲，將青銅劍一搭余觀海的劍身，余觀海再不像上次那樣，不等石雁飛的劍搭上，早是向左一上步，又將劍向着石雁飛左肋之下扎來，石雁飛順手抹劍，祇聽得「嗆」的一聲，又將余觀海的劍擋開，隨着扭頭望着立在一旁呆看的雷大江道：「朋友你倒是上手啊，兩個人單打未免太孤單了！」這話把余觀海氣得咬牙，那雷大江也是大吼一聲，一挺青銅劍也撲上石雁飛，不知道石雁飛學的是那一門武功，祇見一柄劍是前遮後擋，左扎右挑，週身起了縷縷的白光，竟使這又苦練了數年的余觀海和雷大江不能立時就佔上風，只見三口劍在這一高坡之上此來彼往兔起鶻落的，又鬪了一個時辰，竟未分出勝敗，

突然余觀海大吼一聲，撒手拋劍向着石雁飛擲去，已是斷去了兩個手指頭，那劍竟被石雁飛用劍打落，雷大江尚在苦鬪，余觀海已是從腰裏取出趙承武的那兩把匕首，兩手一分又撲上了石雁飛，這一下是拼上了命，果然三四個回合，石雁飛已有點手忙腳亂了，本來匕首是短兵器，近身交鋒最爲便利，在武術中有所謂「一寸短，一寸巧」就是說的但凡是短兵器，其招數多半巧妙，何況余觀海又是拼命，兩把匕首就如疾風驟雨似的左盪右旋，只找石雁飛致命的地方下手，又加上雷大江一柄劍從旁相助，這怎不使石雁飛步步後退，不過石雁飛到底不愧是受過名家真傳，並不就此心慌神亂，仍是從容應敵。

突然間余觀海兩把匕首一齊撲向右雁飛，一指小腹一指咽喉，但石雁飛向左一轉身，匕首扎空，

石雁飛的青鋼劍已如迅雷疾電似的，向着余觀海左脅扎來，余觀海喝一聲「來得好」，向上一步撲近石雁飛懷中，右手的匕首，竟用斜切藕，斜切石雁飛的右臂，但石雁飛一抬右腿正踢在余觀海的屁股上，把個余觀海跌出好幾步遠，一轉身又迎上雷大江，這把雷大江嚇了一跳，忙將劍往回一抽，可是石雁飛的身手特快，已「唰」的一聲將雷大江的一條左臂削斷，雷大江「哎」的一聲慘叫，身子往後便倒，石雁飛一轉身，已見余觀海從背後惡狠狠的撲上，石雁飛喝一聲：「你找死？」余觀海此時氣紅了眼，咬牙切齒的撲將上來，石雁飛此時也動了不是你存便是我亡的念頭，並不躲閃，將青鋼劍一挺便迎上余觀海，余觀海的匕首短，石雁飛的青鋼劍長，匕首未及上石雁飛時，青鋼劍已刺中了余觀海的前胸，由前面一直貫通到後背，余觀海一聲慘號，身子向前便倒，但又被石雁飛當胸一腳踏出丈多遠，青鋼劍也拔將出來，立時一股鮮血沖將出來，余觀海沒再第二聲慘號已是伸了伸腿成了慘死冤鬼。

石雁飛看了看余觀海已是死了，不免嘆息了一聲，回身看雷大江正躺在地上掙命，右手的劍尚未撒手，一見石雁飛過來，就望着石雁飛道：「姓石的你行行好，趕快將我結果了性命，我兄弟兩個也好一路走！」石雁飛道：「我姓石的不是那樣逞盡殺絕的人，免不上來結果你，我希望你養好了傷，再來找我報仇怎麼樣！」雷大江「哼」了一聲，就要舉右手的劍自殺，可是他這傷重右手無力，青鋼劍又「噹」的一聲落地，他嘆了一口氣道：「好！朋友我就聽你的，請你將我送回定州去！」雷大江說完了這話之後，就痛暈過去了。

石雁飛還真聽他的話，回了店後，就帶了幾個瞎子手先將雷大江抬回店去，又在村內找了一具棺

木，將余觀海成斂，可惜名震一時的黑山幫首竟這麼身遭慘死，就將他的靈柩暫時寄存在土地廟中，將雷大江留在店中治傷，隨後將那蹀鏢送到潼關去，回首走順便將雷大江並余觀海的靈柩送回定州，余觀海之妻與其子余繼海是痛不欲生，雷大江却反叫余繼海謝謝石雁飛送回來的恩德，余繼海是含恨含淚的聽從了雷大江的話，謝了石雁飛，石雁飛的心裏也很難受，沒說什麼的，就匆匆的離了定州回北京去了。

石雁飛一走之後，雷大江的傷還沒有好，突然的余繼海失了蹤跡，余繼海之母是傷痛欲絕，忙着派出這幾個徒弟出去找尋余繼海，可是這幾個徒弟都含着淚搖了搖頭，也不說明不肯出去找尋的原因，倒是雷大江明白，用着許多話才算勸住了余觀海之妻。

二十年後，余繼海才行回來，可是母親已死雷大江也走了，只有雷大江之妻和那幾個徒弟在家，如是計劃找尋石雁飛給亡父雪恨，後事續見「四海游龍」一書中。



上海勵力出版社